

醉侯詩鈔卷下

江甯劉源深少卿

送別月樵（戊子）

一年聚首無三月。百歲回頭已卅年。霜色漸愁侵兩鬢。風塵依舊聳雙肩。幾時同浪勞薪感。今日須拚買酒錢。不爲送君亦愁絕。杏花風裏雨絲天。

故人未別惟愁別。別後愁尤勝別時。一夫動須經歲月。臨歧忍吝送行詩。窮通慮豈惟衣食。貧賤交原重冷離。明日孤篷風雨夜。客窗心事只燈知。

寄銘青九江

千里關山繞夢寒。五年不見指輕彈。境仍故我情堪想。月比離人影易團。不遇翻知安命好。有家應信處貧難。何當湘水如衣帶。猶作淮流咫尺看。

北鄉道中

短策疲驢穩稱身。荒郊風景絕羣塵。成羣野樹工藏日。無主山花自媚春。問路喜逢沽酒客。聽泉雅合奏琴人。此行莫論緣何事。贏得詩成句亦新。

墨盒

飽飲金壺汗一觴。釀成多少大文章。蘊藏敢說經綸富。吐屬都含典籍光。渣滓全融形自潤。研磨已久氣俱香。漫言僅作文房玩。不竭才難斗石量。

日伴書廚與筆牀。絲綸未展且偕藏。撫衷能飲三升墨。下筆應騰萬丈光。無限功名從此出。幾經磨鍊肯輕忘。他年倘對天人策。仗爾淋漓奏玉堂。

臥觀雲勢戲作

臥游爭道少文閒。我臥觀雲趣更閒。天作翠屏風代畫。層層皺出桂林山。

詠古小草

伍員簫

一片商聲滿市秋。古今難說是窮愁。知音落落誰開眼。恩怨茫茫未出頭。寸管應斑無限淚。丈夫須報不平讎。至今空剩胥江水。夜夜潮猶作怒流。

張良椎

博浪沙頭駐袂袍。轟然一擊鬼神號。突於項羽當筵劍。險過荆卿繞柱刀。天不亡秦車竟誤。公能無恙策尤高。饒他十日窮搜去。銷鐵當年已枉勞。

周郎橋

奔代勛名尚未消。路人猶說姓周橋。論才不敵惟諸葛。豔福何脩得小喬。一戰險擒天下賊。千秋難冷大江潮。東風此後如方便。燕向瀛檀艦艦燒。

凭欄何處弔英雄。空贖長橋臥彩虹。腹內有兵爭漢鼎。眼中無地著曹公。轟轟夜走燒軍火。魏魏東來得意風。贏得千秋傳戰蹟。漁歌猶唱滿江紅。

謝公墩

一拳突翠峙江城。鳥語都含綠竹聲。局外當年誰破敵。樽前今尚怕彈爭。離山草豈無高志。出岫雲終有遁情。我亦同民憂樂客。幾時來結遂初盟。

千載鴻泥尚有痕。風流當日更無論。座中絲竹消人意。棋裏干戈斷賊魂。大隱跡原雜朝市。偏安名已滿乾坤。卻憐寥落西江客。罷相歸來苦占墩。

温太真築壘處

四望山頭弔太真。蒼蒼遺墨燦然陳。衰時最見忠良力。快事親誅跋扈臣。威望至今留草木。勳名終古亘星辰。如何天堯甘亡晉。不爲蒼生壽此人。

雷次宗講學處

鷄籠高球仰遺塵。想見巾幘侍講臣。清操獨能標濁世。瓣香我欲奉斯人。半生芳躅追陶令。後起虛名笑彥倫。遙想廬山終隱處。風徽十載定如新。

梁昭明讀書處

岩傳太子溯淵源。不愧昭明謚號尊。兩漢文章資筆削。六朝金粉獨台存。惜無永壽延梁祚。空有遺書慰夜魂。七佛菴邊風瑟瑟。至今人說舊王孫。

陶通明幽棲處

三家環峙翠巒聯。萬壑星攢靄碧烟。自昔山中來宰相。至今父老詔神仙。試尋丹竈搜奇蹟。不愧紅塵小洞天。瓦井欄邊讀遺碣。摩挲苔篆夕陽偏。

項羽鉅鹿之戰

氣欲吞秦虜。頭先墮冠軍。呼聲動天地。叱咤暗風雲。壁上觀猶怯。囊中信罕羣。如何垓下戰。不奏棘原助。

光武昆陽之戰

天未衰炎漢。昆陽殺氣生。雷霆昭聖武。風雨助威聲。帝豈能容假。師真出有名。中興如破竹。一戰已分明。

周瑜赤壁之戰

一炬全軍墨。三江澈底紅。火攻奇在水。快事好東風。獨斷吳廷策。誰知蜀相功。笑他張子布。羞說白

頭翁。

符堅淝水之戰

淝水愁雲黯。符秦禍自縈。兒曹能破敵。草木亦疑兵。投策終何用。寒流尙有聲。卻憐王景略。得主亦虛生。

新脩十廟題詠

十廟者雞鳴埭下舊有廟十明所建也兵後蕩然戊子春方伯許公以旬宣之暇於舊廟所祀刪其不經增其未備自晉迄明凡九公合以會文正爲十賢鳩工庀材同堂共祀皆有名德於金陵者也落成仍其名曰十廟徵題詠焉爰各爲一詩以代贊

王文獻公導

艱危家國兩難圖。跋扈臣多相力孤。赤族禍幾殃叔向。青年望已負夷吾。無聊不下新亭淚。可奈空權幕府符。今日春祠薦蘋藻。河山風景喜無殊。

陶桓公侃

惜到分陰志豈荒。此身誰謂懶勤王。舉朝只解遵時賊。卓識偏能關老莊。折翼妄騰無證謗。撫衷誰見不臣腸。千秋毅魄猶含痛。青史應刪字數行。

溫忠武公嶠

慷慨宣勤死不辭。誤人誰使限雷池。屈身儘可安權幕。列鎮皆知畏義旗。行酒智偏工避譖。絕裾心合怒微疵。獨憐星殞旄頭速。不見中原破賊時。

卞忠貞公壘

甘居鄙吝卻浮塵。兩晉如公有幾人。眼陋中朝名士習。身爲臨難死綏臣。一門各盡綱常分。千古無慚正

直神。翹首冶山松柏暗。荒祠野鳥自啼春。

謝文靖公 安

氣度沈閑逸韻飄。風流宰相冠南朝。一身早繫蒼生望。片語全消逆節驕。兒輩能兵原可喜。使君老淚太無聊。東山絲竹今誰屬。芳草無言綠過橋。

曹武惠王 彬

提戈操印果然真。難得才兼智勇仁。三代下無如此將。大江南盡受恩人。何須半部誇論語。自有千秋壓相臣。我向祠前三下拜。旂常不愧萬年新。

韓忠武王 世忠

騎驢一去韻如仙。三字前車勸着鞭。絕口不談軍國事。傷心無望太平年。西湖風月聊爲主。南渡江山付與天。飲恨至今仗誰說。濤聲猶似鼓淵淵。

徐武寧王 達

平地風雲際虎龍。天教草昧起英雄。身經百戰無驕色。識妙諸臣保令終。佐命開基周尙父。敦詩說禮晉元戎。朱門草沒尋常事。百世坊猶鑲大功。

常忠武王 遇春

莽莽河山列戰枰。將軍自是一時英。縱橫安用三千字。部署能提十萬兵。不敗從知真福將。善攻何地有堅城。漫云未是奇男子。婦豎猶能說大名。

曾文正公 國藩

奮武揆文赫壯猷。中興將相兩無儔。孤軍轉戰三千里。一劍功收百二州。憂樂同民范文正。寬嚴交濟武鄉侯。南都況是棠陰地。沒世馨香未足酬。

十字碑

延陵祠下訪殘碑。十字寥寥勝詠詞。先德無慚周泰伯。大書難得魯宣尼。褒題直創麟經例。贊嘆全包馬史辭。閒倚斜陽一憑弔。西風高樹滿秋思。

三高祠

茫茫名利黯紅塵。幾輩知抽宦海身。卻喜才皆儕漢傑。居然智總勝殷仁。千秋烟水餘芳躅。一例江湖作散人。今日同堂應共笑。秋風莫遣憶吳莼。

投金灘

千金揮手擲何輕。感此窮途一飯情。巾幗行藏何磊落。英雄恩怨要分明。已開漂母憐才例。直使錢奴愧汗生。不信風塵回首看。鬚眉有幾及傾城。

試劍石

巉岩怪石嶄然開。道是十將試劍來。劈破巨靈天外掌。劃分華嶽地中胎。漫將飲羽誇神勇。直似并刀快剪裁。我亦及鋒思試客。幾時展此化龍材。

桃葉渡

桃根桃葉意如何。渡口今猶唱櫓歌。夾岸烟花前日夢。六朝風月此溪多。偶然名士留住話。亘古香塵說永和。贏得詞人誇豔蹟。年年簫鼓泛情波。

梅花嶺

閣部孤忠日月光。山藏毅魄土都香。有公臣豈皆亡國。不幸君偏遇福王。繼踵武侯真盡瘁。前身文相不荒唐。清祠合在梅花下。歲歲冰霜鍊節芳。

陶貞白祠

湖光岫影綠浮煙。何必茅山小洞天。滿地松花塵不到。此中原合住神仙。

望湘樓卽目

放眼天無際。湖光冷浸星。倒涵千嶂綠。飽吸一窗青。雨過荷傾蓋。風來水送馨。凭欄思往事。一鷺下烟汀。

大鐘歌

大明天子天生雄。才掃六合乘六龍。忽思籍鐘掌禁漏。崩然斫盡銅山銅。風伯扇火日炙炭。陰陽聚煉成洪鐘。大聲隆隆發水上。穿雲裂石聞蒼穹。恐驚上帝不敢叩。頽然廢置塵埃中。臥閔興亡五百載。無聲無臭如瘖聾。一朝拂拭出泥土。寶氣騰采光熊熊。萬口喧奇走相視。肩摩足跂人如蟲。大鑄洪武廿一載。月建在戌臣部工。口徑六尺厚十寸。圍約丈許深相同。陸離斑駁土花錯。魚雅彷彿彝彝容。半身湮汨已易代。邇乃懸紉離荆叢。我聞神物不世出。顯晦有數人無功。周鼎避秦乃入洛。延津劍化精如虹。石鼓駝致貢太學。詞臣頌瑞歌車攻。方今天子甚隆聖。春秋已富天竄聰。如日初出十四載。明年親政朝羣公。此鐘忽然出塵壙。毋乃應瑞調鈞鴻。上陪鎬京振賁鼓。和聲鳴盛鏗笙鏞。下協四海震服兆。暢汭聖澤宣皇風。其間必有名世出。仰佐文治昌辟雍。方其磅礴大鼓鑄。造化鎔煨神磨礱。豈期非時莫能用。歷祀五百方顯通。允宜典重視彝鼎。萬夫鑿致登難籠。飛亭鐵柱相覆紉。曉夜撞擊開羣蒙。佇看聲韻盡醒發。寰宇熙皞歌和豐。

三十初度

回頭瞥電十年過。奈此勞人草草何。小杜風情餘夢在。大蘇經濟入詩多。雖無媚骨迎富路。終有雄心躍太阿。起舞拚如劉越石。擎天壯志不蹉跎。

榜下作

槐黃三度踏秋塵。又是西風矐矐人。失意固難避俗眼。賞心忍再負良辰。文章豈遂無知己。窮達由來有鬼神。酒熟蟹肥香滿菊。故懷且醉麴頭春。

登鐘山絕頂偕丁佩秋志蘭作

高會凌絕頂。卓然豁倦眸。罡風吹酒醒。秋色盈神州。天語疑可接。江河如帶流。羣峯轟南北。俯視皆培塿。始知人眼界。未可一例求。嗟我鬱塵壘。卑瑣同雞猴。臨風一盻目。時事方殷憂。位置欲何等。蒼茫生古愁。

郊望（己丑）

芳原延秀色。畫意擬荆關。晴翠迷前浦。虛青混遠山。翼憐飛鳥倦。夢羨睡鷗閒。徙倚思無盡。名心淡欲刪。

覆銘青

年來頗覺展眉頭。約略爲君說浪游。坐月不嫌無伴飲。看花到處有詩留。勞勞形喜猴非楚。栩栩神疑蝶化周。兩字功名清貴極。酒泉老守醉鄉侯。

別院漫賦

繡簾籠夢篆香清。輾輾東風放午晴。滿地落紅人睡起。綠楊枝上一聲鶯。

花月痕題詞

一珠一字淚穿成。多少才人痛哭聲。補恨豈真天有路。埋香偏是地多情。少陵心事空千古。小杜風懷誤一生。我亦不知爲誰感。開編處處涕縱橫。

萍因絮果幻耶真。萬古難銷此劫塵。鵲石豈空填碧海。鶯花何苦媚青春。事關聚散原須福。才到清高總誤身。未免有情誰遣此。懊儂况是箇中人。

苦縛蠶絲識恨紗。無聊誰使戀風華。人生可感惟知己。世路難行勝狹斜。萬里烽烟昏劍戟。一江秋月咽琵琶。那堪回首英雄老。青眼徒逢薄命花。

漫道花痕與月痕。眞花眞月又誰存。鏡中緣本傳虛影。海外香誰見返魂。仙佛可成惟血性。人天不朽只情根。傷心留得千秋語。羞向紅顏說報恩。

有感續題二律

軼代才華豔世姿。古今幾輩肯趨時。不生媚骨應同哭。別有傷心各自知。局裏錯誰分黑白。人間畫本重胭脂。漫嫌曲曲彈哀怨。自古青衫與淚宜。

年來潑鬢感星星。孤負樽前柳眼青。忍看鴛鴦通目語。好憑鸚鵡識心經。飄零淮海人何處。惆悵揚州夢久醒。盃酒借澆誰解得。花前說與杜鵑聽。

秦淮卽事示野橋岫東月樵

一舸隨流遣興來。清談時受管絃催。擊盃激盪情波滿。搏陣喧闐酒意頽。燈下睡棠羞不覺。風中狂絮浪難猜。劉郎已被天台誤。無限名花眼倦開。

望月吟

銅壺漏急人未眠。空庭夜白花浮煙。微風不動竹有影。明月照人清可憐。長空澄碧片雲淨。萬里一樣當頭圓。遙知天下有情目。與我同注冰輪邊。素心共此一盤照。如何人隔天涯天。凌風安得生羽翼。含笑相見丹霄巔。徘徊欲睡不忍睡。蟋蟀伴我吟階前。

偶至駐馬坡二首

逶迤沿城曲。無心登古原。言尋翠微寺。遂入蓋山園。竹裏鳥相語。花中蜂自喧。蕭然孤倚檻。嵐氣濕球軒。

小憩得幽境。流連意轉愁。塵勞驅我俗。清福妬僧修。琴韻松陰潤。茶烟竹徑淨。那知名利客。鶩夢苦難休。

湘南劉非石瑩爲旆篋者所窘旅泊金陵與之談恂恂然文雅士也爲釀貲贖之歸賦此以送

萍水無心遇。風塵兩瘦生。憐君才不俗。自古路難行。曉月催鄉夢。浮雲幻世情。林泉如可樂。莫作出山聲。

別意知何限。長亭又短亭。一篙淮水綠。千里楚山青。時事何堪說。鄉音漸喜聽。他年好相見。只恐鬢星星。

唐友蘭芝筭請題其尊人荆門先生小照

耕讀怡情數十年。莊襟老帶最翛然。文難入俗才方貴。人到能閒福卽仙。圖史百域名士業。桑麻十畝太初天。漫言不是瀛洲侶。已讓佳兒着祖鞭。

有田有硯守煙村。蝸角蠅頭總莫論。老子自饒泉石興。王侯那及布衣尊。閒中歲月忘今古。世上科名付子孫。他日樞衣瞻道範。臥龍下拜德公門。

小軒偶書

短几凭窗坐。圖書左右環。山情生畫裏。濤韻瀉松間。人與秋爭瘦。心因懶覺閒。不緣除酒出。鎮日杜柴關。

盆蘭

煙苗雨葉暗香籠。氣味清憐爾我同。不是朱門無地種。懶陪桃李媚東風。

過薛廬偶作

水環亭子柳環隄。隄上風來萬縷低。此去紅塵知幾里。綠煙遮斷路東西。

茸茸細草軟如鋪。緩步歸來日未晡。添起爐香無個事。一簾花雨夢西湖。

登金陵城四望懷古用王荆公和王微之登高齋三首原韻。

古憂萬斛無地理。牢騷蟠腹誰能徙。登高試豁雙倦眼。峯螺攢簇肩相挨。眠峨走幹一氣下。刀斫不斷青鬼鬼。環城插笏森拱衛。蒼然布陣礙空堆。長江爲塹限南北。此水眞劈銀河來。金陵古說鬱王氣。當較今日尤雄哉。滄桑塵劫何屢換。有酒當飲三百杯。振衣一嘯發狂論。放眼我欲吞八孩。古今運會雖有定。開屯畢竟資雲雷。天時地利豈足恃。成敗終仗人安排。智者防患察未起。愚者觀象迷星台。存亡倘盡譖氣數。治化何必資賢開。君不見龍蟠虎踞更幾代。當日何地非樓台。匆匆一例短如夢。若咎天運天應哈。昏亡接踵不知鑿。此恨堆若沙填淮。

天風浩浩吹黃埃。六朝宮闕安在哉。萋萋煙草渺無盡。叫月空剩寒蟹來。回憶當時苦創造。志封秦岱吞江淮。龍爭虎鬥力征繕。割據禪代紛相挨。翻雲覆雨等兒戲。幻如傀儡登歌臺。肆出詐力攘神器。那復顧忌人訾哈。豈知生子多不肖。北邙難保青堆。但識無愁作天子。遂令狎客升鈞台。舞衣歌扇恣歡譁。哀絲豪竹喧春雷。長星汝何太多事。有酒且飲葡萄杯。金土擲。珠泥篋。惟然聲色難兼該。吁嗟乎一旦烽傳孰汝守。青山不語空崔嵬。至今江邊問鐵鎖。尙有斷絙枯巖排。在德在險向誰說。菜花黃上臺城開。

金川不守龍火埋。孝陵佳氣空鬱鬼。自古知子莫若父。此誤當罰千百杯。可憐萬世鑄疑案。天下大師徒銘堆。從臣野老苦泣血。至今草木猶含哀。後來小腆分閭位。朽木豈足當驚雷。大局已失滿盤子。一隅乃欲支揚淮。荒孰况復邁六代。晝夜夢上高陽臺。駑馬遂欲任千里。賢才有幾容淘篋。長江宋已失天險。矧使鎖鑰重重開。坐令孤忠流碧血。椎心無路號三台。春燈燕子歌絕調。輔臣才藝真奇哉。選聲徵鼓費調變。他事豈尙勞安排。焉知此樂席未煖。天戈揜萼橫江來。噫吁嘻螳臂撐輪本不量。神器已定安能

回。燕怡危幕魚戲釜。此輩胡爲生絃核。紫色蛙聲那足惜。昏庸一轍殊可哈。臨風試溯往來事。銖兩末路何相挨。山川無言自青綠。令我三嘆興基才。

山寺野眺

古刹隱山坳。徑曲脩篁夾。嵐氣霏濕煙。澗聲響空峽。林鳥靜相忘。澤麋馴可狎。日落僧樵歸。一肩紅葉壓。

看放紙鳶（庚寅）

平地翻身竟上天。暗中線索要牢牽。罡風吹斷歸無路。莫到青雲便放顛。

書邯鄲借枕圖後

四十年來夢似眞。虛生去後已千春。不知此枕長多少。尙有紛紛未醒人。

青谿閒步

青谿橋畔踏青來。花隱重簾柳拂臺。偏是夭桃春意甚。幾枝含笑倚門開。

到處

絮語萍緣莫笑癡。狂吟浪飲趁閒時。前身合是劉評事。到處看花總有詩。

送許仙屏方伯入覲

介圭修覲典遵虞。一路春風上帝都。臣有嘉謨期入告。君方向學定崇儒。香沾御案雲籠袖。袍拂官花露滴珠。多少閭閻艱苦事。佇看敷奏一時蘇。

自從仙吏降蓬萊。激濁揚清妙化裁。愛士每聞勞吐握。良材無不受栽培。夷吾豈獨江東賴。管子原爲天下才。指日領圻持節出。方方爭望使君來。

游山戲作

峯青澗綠樹煙環。酒盡詩瓢伴往還。我本天台仙子侶。桃花時節慣游山。
一林幽鳥語關關。流水無言透翠鬟。祇恐紅塵人到此。轉憐山色太清閒。

暮春訪舊書感

寂寂金堂落畫塵。呢喃舊燕枉生嗔。一簾花雨香沈影。滿地槐雲綠過春。寫照自憐空賦色。工愁不合作詩人。良時畢竟緣誰負。獨倚斜陽一黯神。

樓頭柳色尚依依。可奈東風捲絮飛。已作浮萍隨逝水。更誰金縷試歌衣。流鶯葉底羞相見。杜宇枝頭苦喚歸。一覺紅窗遲好夢。天涯冉冉綠陰肥。

歌裙舞扇境疑仙。舊路重來隔幾年。花事都成蝴蝶夢。竹枝許唱鷓鴣天。鴨爐香久灰心字。鸞鏡光空照面圓。只有簾前鸚鵡好。相逢依舊語纏綿。

叩闥何人識舊腔。鴉兒樹底吠聲嗶。碧桃已嫁花餘幾。紅豆多情子結雙。春色真成婪尾酒。月痕猶在畫眉窗。紅牋疊破憑誰寄。昨夜賓鴻已渡江。

中秋夜喜銘青忽自九江至

開門一見喜驚連。何地飛來縮地仙。六載不逢千里客。今宵同對十分圓。升沈幾輩都非昔。慚愧狂奴尚似前。如水月華如夢事。君歌我飲且陶然。

送吳潤之赴粵卽步其留別韻 有引

霜林葉脫。洞庭始波。露砌蟲吟。關河乍冷。當游子將行之候。適愁人正瘦之時。固別緒之同縈。何懼懷之可索。然而生懸弧矢。志原期以四方。聘待弓旌。程尚卜乎萬里。矧嶺嶠是華夷門戶。凡島洋皆中外關鍵。宏闊歷當趁昇平。擴見聞卽增經濟。弔趙佗於古粵。好搜象郡之奇。作王粲之依劉。勝守兔園之冊。莫因遠客。遽淒淒歌行路難。倘作勞臣。且僕僕爲蒼生出。

壯先生行色。請浮此菊釀三樽。逢驛使歸來。好奇我梅花一樹。

驪歌三疊唱何酸。此去須知眼界寬。籌海正需游五嶺。易居何况勝長安。丈夫到處爲家好。聖世休歌行路難。且趁昇平探阮塞。飽看山水緩雕鞍。

浪游萬里漫心酸。客裏胸襟要自寬。鍊我才華須涉世。禦人志節是貪安。文章氣得江山壯。飽暖謀非爾我難。更盡一觴揮手去。莫拋離淚酒征鞍。

送銘青

不見六七年。忽來四五日。寸心無限懷。莽言言不出。西風獵獵鳴。悠悠吹行旆。車脂轄。馬結纓。僕夫來告君又行。行者不可住。住者若爲情。月中今夜愁聽雁。雲外聲聲唱渭城。

燕席戲作

畫筵花簇肉圍屏。宴敞瑤池會列星。仙醞濃斟香乳白。遠山遙妬秀眉青。殷勤鳳瑟樽前勸。婉轉鶯心曲裏聽。四座無言誰獨飲。醉侯今夜比人醒。

晚秋雜述

淒淒風雨黯江城。秋盡涼催氣候更。籬菊凋黃猶兀傲。盆松蟠翠自縱橫。門無客可知閒况。室有兒常聽讀聲。貧富不妨都膜置。此生未必竟虛生。

天時朝暮異寒溫。世態炎涼更莫論。他日功名難預料。如虹豪氣喜常存。西成望硯豐原少。南面擁書我亦尊。親友罕來酬應減。蕭蕭紅葉自敲門。

霜颺作勢怒呼號。萬物淒迷改舊操。荒院綠餘苔點綴。凌霄青剩竹孤高。聽談時事思投筆。醉唱離騷當舞刀。我縱無聊猶可遣。不堪情是雁嗷嗷。

搔首何須妄問天。讀書遲已悔當年。風塵事事違心曲。霜色駸駸上鬢邊。才不如人窮是分。貧而能樂命

何權。祇愁有日登雲路。空把詩文換俸錢。

濃陰漠漠黯無涯。禾稼連雲有幾家。室可容身聊偃仰。市多游手覺繁華。學難濟世書空讀。文懶趨時計自差。我不笑人人笑我。謀身都拙尙誰嗟。

嚴霜又迫歲寒朝。老圃秋容漸次凋。萬里邊聲傳鐵馬。一天寒色壓盤鵬。迷迷城草隨風靡。點點江蘆作雪飄。聞說榆關新調戍。幾人功似霍嫫媸。

夜酌有感懷月樵

簷前銅鑼響參差。城上悲笳雜馬嘶。風雨無人孤酌夜。江湖有客憶家時。書難常達思空切。世正需才學悔遲。安得桃源借隱去。困來夢亦到軒羲。

大風渡江（辛卯）

一舸乘流下。長江滾滾東。天因誰設險。風到此真雄。帆側舟欹水。濤驚浪過篷。輸他釣船叟。一笑早收筒。

二月十五夜抵揚州

星星燈火鈔關頭。何處簫聲起畫樓。難得好風相送我。月剛圓夜到揚州。

晚宴後示友人

會向青樓醉錦屏。慣燒紅燭說風情。而今懶做風流夢。獨上虹橋玩月明。

登平山堂

六一銷沈勝蹟荒。我來凭檻感蒼茫。隔江山色橫帆外。繞徑松聲落座旁。煙柳無窮剛上巳。風流何處覓漁洋。酒懷不勇詩懷減。負此鴻泥跡一場。

乘小舟渡至小金山

菱舟一葉渡湖灘。淺綠灣灣直到欄。拂檻修篁添水意。環庭怪石當山看。蕪煙十里青無際。花氣一簾春未殘。徙倚虛堂忘日暮。夕陽紅染塔尖丹。

露筋夜泊

繫纜荒祠燈火殘。舵樓縱目水天寬。不知何處漁歌起。三十六陂煙月寒。

早過高郵即目

曉霧初收堞影迷。綠煙繞郭草萋萋。沿堤少婦如花貌。楊柳陰中賣孝臍。湖煙一白拍天遙。沙鳥風帆隱現飄。我倚船窗無箇事。滿胸畫意付詩描。

晚過淮陰釣臺

舟近淮城日將暮。歸鴉也與帆爭渡。榜人指點淺蘆灘。道是韓侯垂釣處。幾家煙柳自成村。一帶茅籬半倚樹。功高險更甚風波。何似老漁溪上住。賣魚換酒樂朝朝。醉閱春秋不知數。

泊清浦有憶

曾說家臨淮水斜。門前一樹碧桃花。鴛鴦水畔閒親繡。鸚鵡簾邊解喚茶。何日雕梁移舊壘。依然咫尺恨天涯。回頭二十年前夢。空憶孤篷望月華。

宿遷阻風舟人強行半日不及十里力盡可嗟因命回船仍泊舊處買酒勞之爲作此詩

朝曦初上宿關口。鳴鈺鏗鏗解纜走。大風挾怒自北來。船若倒推水苦陡。中流溜急舟突橫。掀篷振窗烈於吼。艙中飛入迷眼沙。岸傍拜倒垂腰柳。前呼後叫爭推移。力挽千鈞非一手。進尺退丈如登天。十里未終時及酉。篙師力盡艙貼胸。縛夫背曲泥及首。吁嗟此輩誰非人。沒踝穿脛爲升斗。我無王事何皇皇。忍勤夫役敝鐘肘。不如轉舵飽張帆。回泊前宵舊沙阜。買魚煮稻同飽餐。勞爾一樽黃橘酒。由來逆境難強爭。風有順時且暫守。

銅山官舍題壁

一茶一酒總民脂。何德何功忍受之。好趁片帆歸去也。江南筍嫩鱖肥時。

歸過揚州再至平山堂

記得登臨逢上巳。再來榴火艷端陽。滿湖水點荷錢碧。平野風推麥浪黃。試聽笙歌凭畫舫。重尋墨跡上山堂。誰知前度看花客。走馬風塵又一場。

東溝田上作

穫禾喜新畢。漉酒相勤勞。招我坐稻場。促膝斟松醪。既烹籬下雌。又得江中蟹。紛起呼盡觴。置罽勿牢騷。讀書信何益。不如耕東臬。雞瓮資餘糧。蠶帛可自織。飲啄不恃人。勢利無能撓。山水名高深。樵釣恣吾曹。手足雖胼胝。心腹無煎熬。強如車馬喧。平地多風濤。近聞富貴場。功名資錢刀。朝呈黃金橐。夕着紫羅袍。既無登雲質。安能翔風翺。折腰况不甘。何若歸田韜。誰言陶淵明。乞米非賢豪。智者當因時。毋爲首領搔。感此連舉觴。不覺醉醪醕。仰看豆棚上。鸞鸞眉月高。

隴上曉望

侵晨步登隴。淡月明前溪。閑閑蛙息喧。喔喔雞一啼。露華濕草心。氣潤寒不凄。山容斂霧開。江白浮天齊。羣動寂未生。一念純天倪。佳哉平旦時。澹定超塵蹊。忽聞叱犢聲。紅日東方躋。負手尋徑返。觀茶臨寒畦。

冬渡

水落江身瘦。風定波心平。釣艇將南游。我亦乘之行。扁然如鴨浮。一葉凌空明。不覺北岸遠。但見南岸迎。泛泛意殊適。飄飄仙比輕。何不五湖去。煙波無限情。

雨夜廣陵舟中（壬辰）

煙花三月下揚州。李白當年羨此游。我傍竹西三繫纜。未聞歌吹一登樓。雷塘暮雨蕭蕭急。風月閒情黯黯收。明日掛帆又前去。綠楊那解解離愁。

清明泊袁浦

風風雨雨踏孤城。插柳看人百感生。何事年來飄泊甚。舟中兩度過清明。

上天妃閣

河流建瓴下。恃此一開東。開心沸響雷。開口洩奔瀑。下疾阪走丸。上艱車升麓。水石一磕撞。巨艦成碎木。神祠面金陵。禱者踵相逐。我來聯纜登。夫役夾岸簇。篋索爭兜牽。轆轤紛轉軸。側則避溜行。惴惴虞石觸。中流浪上噴。欲進苦難速。遂巡入閣門。氣冷訝寒谷。舟子面如灰。敵血槍首祝。隄上喧不聞。鳴金燃爆竹。挽者無敢停。觀者皆側足。我心轉夷然。禍福聽天屬。凡事盡人謀。當進豈容縮。霎時出險巖。舉船如脫楛。回視後來舟。翻覺駭心目。吁嗟天地間。危途豈此獨。方寸與風波。傾險尤可鯨。茲閣雖洶洶。難行未似蜀。一柱砥黃流。實關淮揚局。下游百萬家。胥仰天妃福。敢因舟楫艱。怨此波濤著。

自宿遷換車陸行

舟行雖云安。風波常可虞。車行雖云勞。颺馳亦足娛。漠漠平沙開。鱗鱗征輪驅。日斜車影偏。風聲驟耳呼。坦臥褰帷觀。但見樹倒趨。阪磴縱險巖。登降能匡扶。不似中流舟。驚風把握無。進退莫自由。有智亦難圖。所謂天下事。權當操之吾。成敗皆因人。胸臆烏能紓。試觀舟與車。豈徒勞逸殊。

曉發高作店

鈴鐸蕭蕭響。荒郵正五更。平沙孤月白。高樹一星明。夢思搖驟影。晨熹催鳥鳴。此行果何事。自笑太營營。

邳睢道中

寥廓下邳道。征塵嘶健驪。雨開新綠野。沙走古黃河。集陋人稀趁。田荒稅不磨。石公祠尚在。攬轡意如何。

車中望道旁罌粟作

百里稀無麥。滿田皆是花。白翻晴海雪。紅艷晚天霞。高下堆疑繡。東南稅喜加。果能成富庶。何惜舍桑麻。

龍集午尖

踰淮纔幾日。風景迥殊天。有店稱繁市。無災亦歉年。饌誇葱蒜美。茶雜土沙全。愁見蓬頭婦。來爭飲馬錢。

雙溝題壁

頻年緣底事。鹿鹿走風塵。旅夢憑燈引。雄心撫劍生。眼前誰可語。天上月無聲。明日停車處。雲黃西楚城。

望子房山

未臨魯公郡。先見子房山。何處曾橫笛。此峯終古環。浮嵐明夕照。疎磬落禪關。我亦求書客。幾時黃石還。

戲馬台弔項王

逝驩已無跡。戲馬尙留台。一曲虞兮唱。千秋過者哀。不爲兒女態。終是霸王才。省識兵戈際。功名仗運開。

登放鶴亭

不見雲霄鶴。唯聞村落雞。孤亭撐遠照。盤磴疊危梯。零落行宮迹。摩挲峭壁題。幽人渺何處。蘿徑晚煙迷。

彭祖井（在北門隅俗傳卽彭祖故宅飲此延壽今對井有彭祖祠井上有碑）

荒祠北門側。道是老彭家。古水一泉冷。短碑三字斜。壽真忘歲月。顏孰駐朝霞。祇恐長生者。不餐鶯粟花。

過范增墓詩以弔之

當決不能決。斷非成事人。翩然竟撒手。惜是暮年身。寂寂堆猶在。欣欣草自春。一增不能用。漢祖信知臣。

春暮登燕子樓

春光又將老。楊柳滿城青。燕子樓頭客。鶯聲不忍聽。煙花餘艷蹟。風絮上疎檣。誰共愁人語。淒淒窈外鈴。

送賈籽原歸金陵

去年君送我。楊柳綠纒深。今年我送君。楊柳綠陰陰。楊柳知應笑。往來無厭心。何如秦淮岸。攀柳對花吟。

孫鑑臣明府招宴快哉亭卽事成章

灣環隄子短橋支。曲折行來遠不知。樹裏亭臺遙罨畫。煙中花鳥勸題詩。礙人芳草斜侵路。出水新荷淺貼池。解散青錢助游興。人間只有白榆癡。

波晃平臺樹繞廊。綠煙濃護景蘇堂。看山合捲珠簾坐。把酒還思玉局狂。今日能豪無俗吏。古來宜醉是他鄉。舉杯問月月何在。燕子樓頭紅夕陽。

幾級居然號曠觀。登臨暫放醉眸寬。人家半倚碧潭住。城郭都教翠岫闌。閣上風傳鈴語碎。柳陰煙墮杵

聲寒。遙天一髮青山影。道是江南仔細看。
雙亭對峙一溪斜。三面軒窗做碧紗。味我詩思勞茗葉。撲人驕態笑楊花。水邊時見鷓鴣翼。柳下宜藏小
小家。多少閒情誰聒去。官私不辨是池蛙。

彭城郡樓縱目書感

一門魏峙控徐淮。鬱鬱葱蔥氣壯哉。天徙河流移險去。山從齊魯割青來。樹排榆柳連村暗。花糞芙蓉繞
縣開。不種桑麻種鶯粟。裕民端讓救時才。
遙天極目感蒼茫。山斷雲連接大梁。野麥離離隨意綠。驚沙漠漠撲人黃。賣刀誰尙思鬪遂。扛鼎今猶說
項王。煙戶蕭條民氣悍。知誰富教駐車商。
黃樓倚堞尚嵯峨。六百年來閱變多。夏貢居然真賦土。秋防且喜不憂河。萑苻警廣稀車馬。梁稻艱餘少
鴨鵝。我有羽衣慚愧着。狂吟空憶老東坡。
側身四顧意踟躕。搔首幡然自笑迂。謀國由來歸肉食。登城何事發狂呼。山中梅鶴情堪狎。江上蘓鱸味
漸腴。好乞醴醪千甕去。花前酣飲學糊塗。

漢高廟漫題

放蕩當年孰似公。得人基遂奪重瞳。八千子弟同看日。百廿兒童竟唱風。身貴斬蛇皆瑞應。事成屠狗亦
英雄。從知興敗關時運。不盡兵強兩字功。
一劍縱橫四五春。九州馬上得來神。腐儒無用原宜罵。亭長何官本不純。羹竟忍言分乃父。殫應頒惠到
諸臣。平生豁達皆無賴。史似龍門尙欠真。

泗上亭石闌

本在沛。移嵌道署壁。高二尺許。長六尺餘。上鏤人物車馬形。二人持戈夾車立。一人曲背作

拱迎狀。餘俱剝落不可辨。好事者每榻之。以爲得秦畫意。然實模糊不足觀。

塊然芒屨一石耳。偶作亭闌何足喜。亭長忽然作天子。亭闌之石亦傳矣。星霜剝蝕未摧殘。庀入官衙金石比。斑駁猶存秦畫形。酒掃不知漢王幾。當年無賴醉眠時。誰識蛟龍蟠隱此。歸來擊筑歌大風。流覽故鄉應念爾。蒼莽數千年。塵塗經萬指。人貴物亦奇。勢利自古起。劉季若終作亭官。蠶爾榛蕪誰走視。

勘鶯粟

以下俱徐州新樂府率親見聞實言無飾芻蕘苟采罪我不妨

田乾沙燥麥盡枯。農民愁苦官吏吁。民愁無食。官愁無租。勘災羽檄飛星符。莫勘禾苗區。先勘鶯粟株。花萎苞結漿有無。國家新例開捐輸。報最賴此臣當劬。丞令胥役紛然趨。星夜履畝兼繪圖。歸來道賀煙無虞。長官色喜僚佐諛。二麥雖悴土捐映。定有餘羨非鐫銖。還看異獎來中樞。

捕蝗謠

捕蝗捕蝗誰敢阻。胥勇如龍役如虎。有蝗無蝗那能數。頃頃禾苗撲落土。村村驚駭老幼奔。跪進金錢羅酒脯。公請毋怒民自驅。幸留殘禾濟飢釜。男婦紛紛淚如雨。捕蝗人歸歌且舞。吁嗟乎官不捕蝗蝗亦驅。官來捕蝗禾先腐。長官方叙捕蝗功。百姓正悲捕蝗苦。

青沙瘴

秋禾彌天青滉漾。夾道百里無空曠。中通線徑僅容車。暑日蒸風噴熱浪。飢寒醜類生狡心。狙伏深叢挾兵仗。黃昏未近斷往來。白晝公然肆劫掠。鎗機在手火在繩。刀光躍躍無敢抗。傾筐倒筐聽搜求。解囊飽纒任所向。驚心幸保驅命全。垂頭敢悼資斧喪。奔訴官府官曰宜。爾豈不知青沙瘴。

黃河流

黃河流至徐慮衝。黃河流去徐益窮。舟楫不達商不通。貨財支絀資年豐。旱蝗爲厲食不充。鋌而走險持

兵攻。殺人奪貨道路中。絕無駭異沿爲風。誅不勝誅誅實恫。誰能束手梏腹終。黃河來去歸蒼穹。溝洫灌漑資人功。倘興水利豐菽莩。招亡警惰安噉鴻。衣食苟足誰興戎。吁嗟乎。衣食苟足誰興戎。

老虎凳

老虎凳。矮如几。囚腰縛柱挺坐倚。雙木橫壓雙膝伸。足踵支磚隆隆起。骨聲格格筋聲崩。痛入心髓血漲紫。哀號淒惻陰風生。天高不聞命如螳。堂上赫赫官坐看。堂下森森鬼來視。吏役忽白囚已昏。官尚笑言僞如此。嗟哉爾囚如早知。願受飢寒不受是。

飛騎兵

飛騎兵出鞭馬飛。巡邏往往擒盜歸。鳩形鵠面襁褓者。卽當一鎖牽之回。上官昨夜下急足。緝盜逾限糾勿違。有司惶然正比捕。得盜何暇詢是非。堂皇急坐備三木。指事嚴鞠服以威。一人屈。衆人肥。騎兵有賞官有輝。古來慈吏不可爲。

沛縣捕

天下捕役皆通盜。沛縣之捕不通盜。不通盜。自爲盜。盜喜同道竟不到。爲盜不爲捕。盜尙畏捕捕。爲捕兼爲盜。盜尙畏誰告。盜氛滿城鄉。一日四五報。民號官躁權捕來。假盜悲啼眞盜笑。樂哉沛衙挂捕號。

豐土關

豐土關上巡役羅。煌煌條告新章多。土關國課不容隱。信及商賈期無訛。漏私鬻假殺無赦。邦有正典非予苛。過者停車擔者息。檢箱驗篋違遭訶。鄉僻老翁不識字。側聽人說頻手搓。憶昔宣宗臨馭日。深惡煙毒爲民病。赫然震怒頒大誥。敢食賣者斬不頗。一時時人人懼天網。窩藏私室爭濯磨。豈知忽成公共物。私相授受乃犯科。歸語鄉鄰好販運。今日權煙如權斃。

排單到

夜半蕭蕭馬鳴號。驛官知有排單到。槽頭選馬呼健夫。日食錢糧須報效。公文夜發非等閒。勿憚星霜長泥淖。一驛接遞一驛驚。人語馬嘶鈴亂譟。限程緊急誰敢延。奔如星流如雨暴。長途喘殺奉公人。高衙卻喜接家報。

背繯難

背繯難。背繯難。官船過境傳繯班。雨淋日炙難偷安。有翁七十孫十三。破褐見肘袴不完。被拘受役來河干。自朝至晡未及餐。筋疲力竭腰脚酸。僵僕傾跌泥沙灘。喘喘一息飢且寒。跪求一飯延喘殘。貴人怒喝何刁頑。家丁馬筆鞭撻攢。老狗敢爾情難寬。翁孫撲地淚不乾。翁莫嘆。兒莫傷。聽我告爾循環端。前世爲官苦驅役。今始爲役報答官。不然官豈無心肝。

打刀店

打刀打刀刀滿店。東鑄鋼鋒西鑄劍。紛紛開滿打刀店。朝錘鐵液飛紅星。夕燄洪爐亮紫電。磨者磨。煉者煉。購者如雲價不賤。借問購何爲。有刀可防變。人人防變皆有刀。刀與刀逢有血濺。手若無刀那能便。

荒書坊

百工喧市列肆居。一肆寥落獨賣書。買書舍此他無餘。叩以經史大半無。賣書書不儲。讀書將何如。主人微笑公何愚。此間此物非要需。後虧資本何所圖。君不見富家調馬窮牧豬。皮閣插架誰咿唔。甯慕健兒不慕儒。

啖葱皮

兒飢兒啼兒莫啼。那有閒錢買果飴。兒且啖葱皮。謀食難於上天梯。東家昨斷炊。西家聞賣妻。蝗飛迷

迷。歲又將饑。爲盜犯法爲丐宜。有力無處尋粥糜。那有閒錢買果飴。兒飢兒莫啼。兒且啖葱皮。

走私貨

走私貨。心懸懸。犯出罰數倍。何如納官錢。處處納官錢。物物本不全。冒險百計子母權。僥倖升斗餉。歲年。心懸懸。知法犯法聊苟延。但能本一利萬千。我願處處完釐捐。

食粥去

食粥去。食粥去。江南富人肯賑助。豈不重離鄉。飢寒日難度。漠漠沙路長。謀食苦無處。破門扃。短車御。懷乾餼。堆敗絮。敝蓆支棚兒女聚。莫憂鬻賣免流離。同到江南食粥去。

明日來

尼庵密密門不開。鐘鼓寂寂修清齋。妙尼年約二八纒。倚扉送客臨官街。藕衫荷帶纈花鞋。嫣然一笑紅桃腮。今日齋醮休悶懷。看花有興明日來。明日來。他庵姑子工詐財。

年當豐

年當豐。時雨時風。年當儉。不雨而風。風風雨雨非人功。既種既植邊天公。不信看田中。良苗棲草叢。種麥不種莠。莠亦青葱葱。植禾不植蒿。蒿亦自蓬蓬。禾麥倘與蒿莠同。我輩坐穫尤省工。天恩何獨待草濃。

富來訟

冤可控。冤莫控。衙前虎役千百衆。兵有糧。官有棒。此輩衣食誰與供。不取爾民財。餓殺官亦痛。官尙資爲牙爪用。冤可控。冤莫控。爾如富家速來訟。

中貴信

一差十人求。一官百人競。十人九人愁。百人無百印。此望彼退。彼怨此進。進退難憑才猷定。得力莫

如中貴信。

大人威

晨起車馬奔。奔登大人門。大人臥未起。小官饑欲死。大人見。榮爭羨。大人辭。憂且疑。大人問。福有分。大人誇。樂無涯。大人色喜。言言稱旨。大人意怒。面面相顧。大人所是是是。大人所非非非。爲民可罵大人卑。爲官敢犯大人威。一日在位一日威。

送金紱青歸汴省親

相送無他語。同爲可笑人。干時偏尙氣。憂道本應貧。菽水如能飽。關河莫問津。行行好歸去。我亦有慈親。

宴逍遙堂奉酬桂徐州履真

短塵疎尊敞綺筵。逍遙退食憶前賢。何期今日黃堂宴。又見當年玉局仙。滿地槐花閒展繡。一庭竹意淨浮煙。催詩雨更跳珠急。此會無聞六百年。

政成訟理萬民謳。抽得閒身樂唱酬。愧我無才非真父。此官可愛是徐州。羽衣明月應相識。白酒黃花又近秋。且請掀髯同暢飲。彭誠老守要風流。(時嚴信禁故戲調之)

西園晚坐

白月灑光下。散爲煙滿林。涼思生獨坐。清景澹詩心。征雁爾何往。孤蟲時一吟。援琴自寫意。何必有知音。

夜坐聞雁

一聲聲雁過郵亭。旅夜人孤酒乍醒。此境不堪燈下想。年來偏在客中聽。關山路迥雲千里。風露寒深月一庭。知爾擇栖何處好。迢迢海碧與天青。

到放鶴亭野眺

多時未暢登臨興。今日來尋放鶴亭。路隔紅塵四五里。酒携黃麴兩三瓶。山隨人看無今古。雁極天飛入杳冥。我亦閒身孰羈絆。回頭惆悵酒盃停。

登黃茅岡岡在雲龍山麓。野草迷路。怪石成羣。上有石刻東坡詩。醉中走上黃茅岡。滿岡亂石如羣羊。岡頭醉倒石作床。仰視白雲茫茫。醉倒岡頭枕石眠。髯仙爲吏直如仙。我來黃草正迷徑。仰視白雲猶在天。峭壁詩尋昏夕照。疎林樵響隔秋煙。題名也向蒼崖勒。留與青山紀歲年。

入秋驟涼率意書此

秋前逢閏秋深早。八月涼於九月天。夜酌頗嫌頻煖酒。曉寒漸欲_等輕棉。蟲驚孤枕初長夜。雁滯他鄉又一年。如葉扁舟好收拾。鱸魚風正起江邊。

贈武伶小雲仙觀舞劍作

雪花團聚裏驚鴻。燕比輕盈花比容。媚裏勝人餘俠在。客中笑我易情鍾。迷離誰向筵前辨。綽約疑從月下逢。倘宴瑤池定播爾。雲鬢仙擁劍芙蓉。

中秋對月

去年今夜鎖闌中。今歲今宵魯郡東。月色仍如前度好。風光不與故鄉同。草黃淮北霜零早。葭白江南露滿空。等是一輪明似鏡。照人何事感飄蓬。

城外酒樓偶作

萬里天光一盪收。登臨悔作四方游。山無世態容能靜。雲有歸心風強留。漠漠沙開盤馬路。蕭蕭葉落晚蟬秋。清樽獨把難成醉。孤負彭城賣酒樓。

將歸金陵留別同幕

蕤滑鱸肥正及秋。他鄉何事苦勾留。模稜難學蘇丞相。款段宜追馬少游。黃葉村應添酒旆。白蘋風好送

歸舟。故人他日如相訪。但向江南問醉侯。

將行買酒一罇

年來貪酒客徐州。酒好依然不解愁。醉裏糊塗終是假。客懷寥落易傷秋。隄邊楊柳誰青眼。江口蘆花漸白頭。且載一罇伴歸去。故鄉新釀已堪留。

宿高作店和壁間韻

停車荒店夜淒迷。燈影搖青挂壁西。回首兩年如短夢。此間三度駐征蹄。風雲離合天難測。星斗橫斜月未低。我亦關河苦奔走。感懷悔看粉牆題。

途中聽蟬

落葉蕭蕭下。征蹄得得前。疎煙荒驛路。高樹夕陽天。急響傳秋籟。商音播怨弦。已拚抱孤潔。何事尚囂然。

過宿關謝葉篤臣明府饋酒

生平宜醉不宜醒。客路方愁酒罄瓶。何意白衣傳東至。居然綠醴潑杯馨。醇醪飲我真傾倒。交際如公見性靈。此去車中不嫌寂。看山酣臥任劉伶。

醉後觀陳馨山煙雲小隱畫幀放筆書此

世人愛山不住山。紅塵插脚終日忙。名韞利鎖苦牢繫。牽如傀儡登歌場。胸中那復有丘壑。筆底何處尋文章。唯有樵閒石隱輩。澹然能與塵相忘。偶然下筆寫所見。峯回澗合雲蒼蒼。林缺隱約露村舍。誤入疑是桃源莊。尺幅具有千仞勢。想見腕底煙雲磅。倘掃草堂張素壁。足使熱惱回清涼。我生夙有山水癖。六朝佳處恣徜徉。餐霞鍾阜曉嵐秀。眠花桃渡暗波香。自從風塵事奔走。滿眼齷齪迷欲盲。對此倍覺動歸興。安能鬱鬱儕糝糠。明朝鼓棹江南去。一洗洛下緇塵裳。醉題數語誌鴻迹。寄語愛者常珍藏。慎

勿持向貴人賣。貴人無此閒心腸。

泊鈔關口

沙岸人喧舟競橫。卸帆又到綠陽城。一千餘里飄蓬轉。二十四橋正月明。永夜不堪聽角語。好風何處度簫聲。明朝定訪瓊花去。莫更匆匆負此行。

廣陵雜詩

年年不肯負秋光。難得揚州菊正香。把酒詩螿何處飲。梅花嶺上作重陽。小杜風流跡久埋。我來還弔重徘徊。十年軟夢渾閒事。誰似奇章解愛才。鶯花如繡酒如池。好是乾嘉極盛時。百十年來零落盡。更無人唱冶春詞。閣訪雲山剩草煙。當年賓主一何賢。而今縱有秦淮海。空賦台星不值錢。萬佛樓中禮佛容。闍黎蔬笋氣何濃。祇愁近日齋堂外。尚有英雄聽飯鐘。玉鈎斜畔月如鈎。霜草淒淒蟀語幽。香土一杯千古艷。勝他大業十三秋。閒倚半山堂上窗。秣陵佳氣望中降。青山諒識風塵苦。綠滿南都不過江。西風瑟瑟響蘆花。燈滿鹽船管笛譁。短棹夜深眠不得。江空月白聽琵琶。九月十二夜泊瓜州夢與月樵相晤得詩一章醒後惟記秋煙寒洞庭五字因成一絕時月樵客長沙故人書久斷衡陽。愁聽江天雁唳霜。倦倚孤篷苦相憶。一燈扶夢過瀟湘。渺渺秋煙寒洞庭。聯吟恰對楚山青。醒來依舊人千里。月滿孤舟露滿汀。

紅行即日

片帆斜挂趁風偏。秋水茫茫接遠天。料得鱸魚應上市。半江紅樹一江煙。雲闊天長一雁飛。江湖何處稻梁肥。笑余坐倚孤篷看。也自關河閱歷歸。

玉漢臣屬題其尊人遺照展卷見也僑詩屈指去今十八年矣墨迹猶新斯人久謝撫今思昔爲之黯然成句（
癸巳）

誰貌羲之澹遠神。老虔渴墨尙嶙峋。蠅川想見王摩詰。谷口難尋鄭子真。十載石交零落盡。廿年棋局幾
番新。翛翛梧竹虛留影。空憶桃花源裏人。

古劍用五仄體

孰聚百鍊鐵。鑄爾玉可切。匣響虎氣射。鞘朴麝簇纒。燦訝掣影電。冷駭耀眼雪。斗宿采下吸。土鏽不
敢齧。雨晦暈隱現。縷縷萬古血。待贈俠烈士。手斬海宇孽。

古硯

秀毓陵理密。孕聚地脈溢。孰自補鍊贓。琢此片璞出。腹陷暈聚墨。眼活點若漆。勃或擬厚重。玉可比
縑栗。肯作俗士玩。記掃頡聖筆。陋彼漢魏瓦。閱世始幾日。

消寒雜詠三十律 有序

積雪封徑。可人不來。碎片打門。慰我惟醉。感歲寒之鍊骨。撫年華而悚心。悄焉無所寄思。陶
然有時得句。排題拈韻。冷懷藉消。比興雜陳。嘲譽莫辨。坡仙有語。不必定是此詩。步兵詠懷
。所謂借人之酒。寫意而已。工拙置之。

戀夢

臥擁絨衾怯曉寒。重尋好夢莫教闌。窩真安樂香生煖。國到華胥幻亦歡。回首黃梁休笑假。稱心白日轉
嫌難。浮雲富貴都如此。真僞何妨一例看。

養慵

年來懶散傲維摩。一縷慵情冷更多。出手無權回氣候。息心聊自葆天和。焚香消受清閒福。閣筆祛除翰

墨魔。只是觀雲猶動念。悠悠何處作滄沱。

息游

萬峯如睡雪巖巖。收拾游心百不貪。小紀陰晴圖九九。久忘曲折徑三三。僧來責負探梅約。客至歡留煮酒談。更代行人憂路滑。出山辛苦已深黯。

覓醉

風雪漫天一事無。祛寒時復煖斟壺。世間清濁那如爾。箇裏糊塗且任吾。愁府要尋歡伯掃。酒城合建醉侯都。此中樂趣憑誰寫。領取劉伶荷鍤圖。

懷禮

爐扇煤温巧更輕。貼襟春意盎然生。熏心勢欲參人事。隔膜炎涼任世情。誰借灰燃談抱負。好從火色卜功名。箇中冷暖終須定。頭腦冬烘且聽卿。

炙硯

吟情苦受凍毫封。細薰松麩炙硯銅。煖透冰心春意逼。暈開鸚眼活波融。還君和潤温文質。悟我爐錘煨煉工。揮洒煙雲從此便。漫勞晴日曉窗烘。

温被

街頭霜柝報更深。趁取爐温熨繡衾。一點青燈孤不語。連天白雪凍難禁。好留紙帳幽人夢。淒絕蓬牕旅客心。誰識偎紅倚翠者。孤帷猶自說寒侵。

贖裘

檢點寒衣失故裘。長生庫裏竟勾留。難從蘇季囊中覓。空向巖光畫上求。搦搗青妖種子母。抵償白袷易春秋。莫嫌落魄無住士。曾脫金貂換酒籌。

埋炭

愁減爐温炭頂增。撥灰勻覆掩層層。稽遲火候知卿屈。絕續薪傳仗爾承。莫怨埋頭光黯淡。有時炙手箠飛騰。由來早發非佳識。好借韜藏鍊骨稜。

烹冰

凍合蒼牙雪積天。紅爐爇火汲冰煎。寒傾壺玉盟心好。響唱瓶笙沸眼圓。解味清涼無渴惱。縱餐煙火亦神仙。夜來倘有幽人訪。聊把茶甌當酒泉。

負暄

曝背南檐趁午暄。暖逾挾纊十分温。披來美勝黃棉襖。被德歡騰白屋門。反手公然看日捧。鞠躬須不負天恩。菲簷多少孤寒者。願薄陽和徧與暄。

鑿凍

盈庭積雪凍寒飈。摧爾何須見睨消。響聽冲冲勞斧鑿。拋驚片片碎瓊瑤。還吾鏡宇清平象。免作冰山倚勢驕。埽灑乾坤須似此。未堪安坐擁金貂。

聽風

噫氣排空怒莫降。悲生萬竅響齊撞。玉龍矯矯剛行雪。鐵馬蕭蕭正近窗。怨女停機傷永夜。征人孤棹泊寒江。世間憂樂真無定。何處傳來板笛腔。

眺雪

銀海光搖高復低。山河一色玉玻璃。俗真不染紅塵點。詩正宜誇白戰題。驢背馱來人洒落。鴻泥認處感淒迷。天涯悵望誰知己。我欲乘舟下剡溪。

除酒

一月二十九日醉。百年三萬六千場。穠無半畝如彭澤。麴卻何方覓杜康。武負幸能書券記。文君竟許倚壚嘗。從知此債尋常事。忍對梅花不舉觴。

烘花

寒勒花枝吐艷遲。低圍獸炭炙胭脂。巧移青帝嬾妍令。一洗紅顏冷落悲。有福暖如金屋貯。此情只許美人知。疑鬟疑笑舒眉纒。應感回春手段奇。

慰柳

搖落長亭又短亭。銷魂減卻舊娉婷。風流忍忘當年態。煙景猶思往日形。暫耐年華安寂寞。莫傷憔悴感飄零。東君指日回春馭。珍重風塵待眼青。

問梅

香魂底事謫瑤臺。淡守春光鬱不開。貴骨今誰知爾傲。天心是否老卿才。描來疎影人何似。修到仙班幾世纒。如此清寒如此瘦。眼前爭怪俗流猜。

讀松

蕭條萬木盡凋冬。挺翠惟餘勁節松。壓雪蔭猶招宿鶴。戰風聲欲敵吟龍。要扶天地貞元轉。肯畏冰霜錯折凶。倘盡陽和覘際遇。更誰知爾異凡庸。

側笋

愛食冬林笋味甜。鴉鋤細剝凍苔黏。寒疑耕雪冰流響。香早掀泥穎脫尖。饑意呪他千畝遍。酒懷笑我老饕除。奇材披盡心方快。風味如君忍聽潛。

嗽壺

冷翠生生玉滴函。茶餘酒後見彌饒。脆逾茈白冰侵齒。嫩愛芽黃凍關絨。澹泊根源耐咬嚼。清寒味本具

酸臠。熱中人若知咀此。多少凡心不盡矣。

煮腐

研豆凝膏蒸柳柴。清香宜佐太常齋。汁融牛乳烹尤嫩。滴溢蜂窩凍更佳。酸腐莫嫌儒素氣。溫柔偏合老人懷。果然至味歸平淡。玉液瓊脂未足儕。

腊豕

度歲休言旨蓄微。預謀乾脯佐觥揮。味嫌竹笋燒來淡。香抹椒花熟更醅。謀國豈因餐爾鄙。束脩未必及卿肥。笑余孤負封侯相。燕頤徒誇食肉飛。

庖羔

雪意漫天酒意高。侑觴無饌合烹羔。呼烏田舍何方醉。稱兕公堂未免勞。爲政莫題前日夢。淺斟且逞此情豪。不知黨氏尖酸婢。底事沾沾苦詣陶。

祀竈

絳蠟黃羊祀竈君。盤堆錫貝薰檀熏。廿三廿四期誰定。爲送爲迎禮獨勤。趨媚當權應爾爾。平安四季祝云云。終年飽德忝烹飪。釜不生魚合報勛。

掃塵

掃舍迎春詠吉辰。巡簷拂壁跡推陳。果然輝頓生蓬蓽。畢竟人須撲俗塵。愛惜香泥留燕壘。摧除愁緒捲蛛輪。眼前醜醜都勾卻。氣象從今喜換新。

祭詩

一年辛苦忍輕拋。把盞相澆略解嘲。拜手有時勞奏雅。嘔心多日費推敲。論緣真合聯香火。潤筆休嫌祇酒肴。最是難忘情洽處。每從窮後見深交。

避債

剝啄驚聞戶外胥。一天詩興敗來初。妙人誰信空空手。算子難言格格除。臺合登從高處住。鄉應遁入醉中居。試看債帥爲官去。誤我何嘗不是書。

錢歲

辭年爆竹又家家。一盞相澆且住車。眼底看君飛電火。鬢邊催我染霜華。揮金難買駒陰駐。伏櫪空慚馬齒加。歲歲依人常栗碌。羞他春又到梅花。

待春

耐盡嚴寒春自還。圖填綵瓣漸爛斑。賞心樂事將如願。袖手觀時且養閒。準備看花先蓄酒。安排行屐好游山。冰霜能有幾時惡。梅已先人展笑顏。

江樓遠眺偶書（甲午）

偶暢登臨興。翻縈悵望愁。輪煙昏海宇。樵結滿神州。險盡咽喉失。功難指臂收。可憐當局者。日日說網繆。

新亭

名士過江多比鯽。中原何日沸涓塘。登臨莫話滄桑感。如此河山忍棄將。

落星岡懷太白

落拓江湖作酒星。仙才何事苦飄萍。路難行處原宜醉。事懶談時不必醒。空借文章抒壘塊。但逢名勝總羈停。而今何處尋君飲。江上青峯終古青。

讀徐仲蕃作率書其後還之

文章得失幾人知。正始元音久變夷。下筆誰扶八代弱。讀書我悔十年遲。風流今見如君者。天意其猶未

喪斯。從此城南望城北。依依雲樹莽相思。

重陽前二日東月樵剝蟹

秋懷初好菊初香。月正弦時地未霜。買得肥螯烹得酒。遲君來醉早重陽。

昨招月樵食蟹未至復戲東之以續前約

生平見蟹輿勃發。昨得雷螯喜欲殺。臍團跪巨海鼓青。橙切香黃時正恰。呼妻漉酒兒烹茶。女揉菊葉奴臙鴨。速排湯鑊火侯勻。細瀾桂薑醃醬雜。要使彼族皆倒戈。貢厥元黃無敢狎。歡然折柬招馬周。來與劉伶同荷鍤。燈花敲盡期不來。饒吻癢難蟹爪刮。把酒獨酌苦無味。收拾杯盤且眠榻。丈夫行樂無終期。佳會豈能竟抹殺。橫行醜類誓全吞。那許爬沙弄戈甲。曉來列鼎重調梅。昨日豪情今定愜。先生嗜昔醉何方。賤子仍郵詩代札。霜風漸欲作重陽。乘興速來醉重八。酒香茶熟蟹已紅。菊花滿頭待君插。慎勿再作馬牛風。垂我鬢涎嘆無法。

題彭剛直蘭草小幀

四十年來蔚楚材。湘花湘葉總奇胎。而今零落無芳草。祇賸孤香紙上來。

秋風忽涼率成二十八字

簷鐵蕭蕭作寒寒。拾羅衫子頓嫌單。世情算是秋風熟。頃刻炎涼便改觀。

咏物四律

水煙袋

氣饒薰人笑爾曹。自忘銅臭錦纏緜。潛通聲息吹噓力。外假光明拂拭勞。信口煙雲工變幻。藏胸水火苦煎熬。只愁中飽終須剔。括盡脂骨計枉操。

旱煙筒

解谷移根莫怨嗟。高人心總辭煙霞。無形節操圓通妙。有餘文章吐屬嘉。破我睡魔何必酒。耐人尋味勝於茶。難忘最是無聊際。一挹清芬氣自華。

鼻煙壺

壺公何日遁天方。賺得元丹詔腹藏。豈果清香生鼻觀。爲誰傾到叩頭忙。幾人打破葫蘆謎。傲我榮誇瑪瑙裝。頂戴輝煌緣底事。相參端合動彈章。

洋煙槍

毒餒誰教四海流。居然枉席起戈矛。烽煙四逼方兒戲。刁斗頻驚尙臥游。燃盡死灰無熱性。割完膏土不焦愁。可憐如許槍林隊。不作干城作禁囚。

何當

一畝荒園半畝居。種花時過也栽蔬。漸生白髮平豪氣。閒蘸丹毫校舊書。可與言無幾人在。不求名已十年餘。何當滄海浮家去。日在煙波綠處漁。

鏡裏霜鬢鬢已皤。不名一藝悔跼蹉。貧能安爲周旋拙。事少成因議論多。豪放今知辜北海。聰明曾憶誤東坡。何當懺盡狂奴態。門虱無言憤墮過。

小院沈沈靜對城。古苔新草繞庭生。雨餘綠意肥於畫。風過青聲淡有聲。閉戶且欣曠易卻。出門翻恐路難行。何當安學陶彭澤。吾愛吾廬任世更。

鎮日攤書寂掩關。看人游記當游山。乘風已負宗生願。玩日聊同稚子頑。庭有樹陰禽自下。門無客扣犬都閒。何當長養稽康懶。萬古雄心一例刪。

幾曲疎籬亂綴花。秋光偏富野人家。楓爭染赤霜能畫。菊滿堆黃酒合賒。本不清醒何礙醉。願同憂樂自慚夸。何當僅作怡情計。一任邊城急鼓笳。

漠漠癡雲蔽日陰。小園徒倚費沈吟。樹因蟠蠹多空腹。竹到凌霄少實心。張緒當年誰復似。謝安中歲感難禁。何當也學癡彈法。莫管蒼生望雨霖。

散步城陰繞斷隄。幾家茆屋亂臨溪。枯籬半畝青添竹。寒菜初肥綠漲畦。驅鴨童歸炊飯熟。賣漁翁返酒壺提。何當伴此漁家傲。鎮日磯頭醉似泥。

戍鼓宵嚴雜吠庵。燈前看劍斗撞雙。雁沈遠信雲千里。蚌咽寒思月半窗。豪興頓因秋興減。壯懷空借酒懷降。何當天外尋奇侶。會有虬髯霸海邦。

感事十六首 自此以下補錄乙未至辛丑零散舊作不復詮次

萬疊浮雲掩翠螺。登高愁看好山河。艱危時豈忠良少。富貴人原畏事多。國是有謀惟割地。海氛何處不揚波。九朝養士恩誰念。捧日心空熱澗阿。

聞道長安局屢新。齊東野語幻耶真。垂簾竟復勞文母。棄世何嘗盡亂臣。誤國誰原王介甫。卜居我憶屈靈均。瀟湘信是無情水。慣殺長沙痛哭人。

道滿豺狼澤滿鴻。東南杼柚亦其空。風塵伏莽憂難弭。星使持籌計獨工。四海今餘幾家飽。百官皆富至尊窮。安能徧予成金術。民不流離府自充。

謀國年年取理財。宏羊今日果呈才。九重但覺民輸樂。四野誰憐子鬻哀。已嘆流亡稀土著。那堪饑饉更天災。瘡痍滿目君知否。處處萑苻起戰埃。

籌餉籌兵策孰長。盈廷無跟好封章。南漕幾見停河運。北鄙惟聞失塞防。國旅豈真農寓武。催科翻覺吏加忙。桃源有路如能訪。雞犬無驚信樂鄉。

鐵馬撞戈苦戰秋。西風瑟瑟起邊愁。胸無兵甲羞談武。壁有輿圖儘臥游。拊背誰通東道險。扼吭竟鎖北洋喉。爭如迷入天台去。免對河山切杞憂。

購艦修戈四十年。年拋千萬帑金錢。東風未火全軍墨。西舶如雲萬里煙。內戶翻教外人守。邊防畢竟幾時堅。愁來合寫離騷賦。焚向丹霄問九天。

袞袞諸公建節旄。承恩疊賜紫纓纒。健兒爭控桃花馬。侍妾都排柳葉刀。豈意三軍工棄甲。竟無一士矢同袍。可憐若裹沙場革。孤負連雲甲第高。

仗鉞誰非扼險屯。陳雲未合已全奔。生回敢犯雷霆怒。帝澤原如雨露恩。罷鎮歸都成巨室。亡身癡絕是忠魂。傷心此法成兵法。鎖鑰重重啓北門。

百萬貔貅扞國難。君心民力兩俱殫。但聞閭外尊三帥。幾見軍中有一韓。海岸都成新市幻。邊疆不似舊時寬。從今應懶登臨興。省上新亭觸淚彈。

天曠曾無一木撐。火冰水炭但私爭。模稜宰相原充位。跋扈將軍各擁兵。剴切誰陳朋黨論。拜廳都負禹泉名。苦營門戶分新舊。知否堂頽幕亦傾。

總是中朝第一流。巍巍疆寄古諸侯。習勞安用陶公鑿。匡坐宜登庾亮樓。帝謂羌戎服老將。誰期胡騎滿神州。可憐宵旰知何似。尙憶廉頗赫壯猷。

夾道珊瑚翠羽飄。幾人不戴侍中貂。讀書自古羞干祿。載寶而今信滿朝。民社責都歸市儈。官威勢直挾天驕。試看薄宦歸田者。琴鶴誰非駕百輶。

變夏紛紛詔用夷。辟雍鐘鼓慘淒淒。陳相豈獨殊曾子。武叔公然毀仲尼。藝未身通先畔道。樂非名教也從西。誰知解譯旁行革。便是時髦絕品題。

鶴唳風聲沸耳騰。訛言喧市莫之懲。囂然不靖知民志。無故相驚是亂徵。兵氣銷須和氣釀。怨心深卽禍心興。積薪已蕪猶駢臥。搔首天胡喚不醒。

漫嘆憂危患已深。扶天無手枉傷今。下民終具尊親志。上策先收渙散心。果判賢奸鋤莽莠。豈無豪傑出

山林。茫茫天意知何若。抱膝空爲梁父吟。

游金陵五學堂詠

水師堂

天欲大一統。五洲洋沸波。鯨蛟習海戰。鸞鷲森兵戈。聖王識天意。廣鑿昆明河。南都首重鎮。蜃市通歐倭。綢繆有元老。練卒盧龍阿。教以蹈海勇。簡練而揣摩。泗駭水魅遁。技與波臣磋。綠桅鄙楮鈍。跋浪疑鯨拖。駛船勝駛馬。潛雷驚潛鼉。出沒捷鳧鴨。喧囂撓鸚鵡。樓船陋晉武。艤艦卑吳歌。藝成復颺渡。海線紋呈螺。瀛寰破浪遠。兵甲填胸羅。三年成一軍。水旅雄且多。我來壁上觀。悠然詠菁莪。果能以此守。雷池誰敢過。果皆以是戰。何憂英法俄。曷哉剽犀英。報國慎毋頗。天子有明詔。平戎永不和。

陸師堂

陸戰雄五洲。歐西首推德。豈其異人勇。抑以訓練得。我皇勵神武。整戎遠取則。詔建陸師堂。干城羅奇特。金陵關廣場。新法嚴部勒。一洗舊式庸。不嫌軍令刻。步伐齊鼓鼙。距躍凌羽翼。鳥輕瀟灑過。猿攀崖陡陟。有士皆糾桓。無技不造極。平原兩陣開。槍炮逼雲墨。蛇行彈雨隙。鶻起呼殺賊。伏避巧盤旋。命中工量測。騎隊掣電飛。塵揚昏日色。所向空闊無。奔濤下天側。矯健各專門。以攻胡不克。保障我東南。允能丸泥塞。所惜膠州灣。慾未鑿德國。俄熾東下心。法肆南服慝。中原將多事。莽莽煙塵黑。聖主獨殷憂。宵旰不遑食。願爾矢同袍。荷戈爭逐北。

練將堂

練兵先練將。一語括陰符。後人昧戎機。專閫徒武夫。一丁目不識。六韜胸更無。時來膺節鉞。坐鎮糜軍需。喧帳有歌舞。畫壁無輿圖。鶴唳風偶驚。鸚鵡魂欲酥。烽逼綏勉交。鼠竄恨馬驚。嗟此欲掉圍。

三軍誰不俘。矧今列雄爭。海陸紛長驅。雖夷能節制。習武如習儒。兵整將有謀。智勇威廉俱。法嚴而餉優。恩義交浹孚。翼以堅利資。赴敵莫惜軀。鷹隼縱虎步。蠶食時堪虞。苟乏登壇英。禦侮誰援桴。夷吾帥江左。桑土策蜀紆。特開練將堂。幕府山爲郭。握奇啓秘鑰。運用迪智珠。爲國求頗牧。教戰超孫吳。誓瀕懦將羞。無俾勁敵揄。偉哉作育謀。探本得兵樞。才俊爲時出。諸公慎勿辜。海波方震撼。天討當行誅。好奮忠勇心。櫓槍掃五胡。

備材堂

備歡先積穀。營宮先求木。疾深而艾思。噬臍悔不蓄。人才得更難。倉卒知誰孰。梁公宏樂範。周王培械樸。濟濟多國楨。菁莪皆早毓。需殷斯遴揄。奔走缺臣僕。南畿來大賢。中朝老方叔。憂時若乏材。關館宏樂育。秀埶三江英。步期一時獨。武緯更文經。禮陶兼樂淑。道藝貫中西。兵刑判品目。將以人事君。不辭糜廩祿。我偶登堂瞻。忭美復振觸。憶自海氛開。邊封日云燼。寄命多峨冠。受任爭覆餗。割地成例章。失機誤庸碌。干城早富儲。那敢遺一鏃。而今收桑榆。乃見此堂築。努力勿蹉跎。巖疆仗爾復。

格致堂

治平首格致。道由窮理基。傳缺失其宗。異說今乃滋。致曲專重藝。格物微析絲。水火神功能。電化窮幽思。雖難淺近窺。實亦推測知。譬諸木牛馬。天動而淵移。冲之千里船。張衡四游儀。墨翟神九攻。無非機械施。俗學不返鏡。驚創駭欲癡。遂令侮聖流。變夏思用夷。腐儒守糟粕。泛應無一宜。苦張衛道吻。翻從虛矯譽。豈知聖教宏。體用一貫之。依仁必游藝。多能卽仲尼。本未循序進。精粗靡髮遺。四科七十賢。誰非經世資。後儒尙空談。六藝斯罕師。能挾西學精。足補闕經疑。立道偉厥幹。達藝暢其支。自有夔龍才。安用鸚鵡持。載游格致院。三嘆興贊詞。緬懷毓俊心。諒不河漢斯。識時衆英傑。

翻空當易奇。尚勿徒機巧。昧我綱常彝。他年出匡王。好宏一統規。會看配天道。偷軌同清時。

過電報局戲作

蜒蜿一線作郵筒。羅網居然織滿空。頃刻機宜天下曉。幾多消息暗中通。流光似爾真虛度。捷報知誰奏大功。聞語甘泉廬賀表。好傳露布慰宸衷。

同社生以柳絲柳絮柳眼柳腰屬賦爲各題一律

柳絲

牽枝帶葉影濛籠。雨織煙梳幾縷通。綠捲東風蠶月裏。青颺北舍繭香中。休癡離緒傷春老。且隱垂綸學釣翁。最是亂萌須斬斷。莫教莽擾翳晴空。碧闌干畔起還眠。長短亭邊送客天。一把淚痕經雨掛。半籠髮影向風偏。新添愁思歌金縷。舊夢征塵逐玉鞭。辜負風流張緒態。爲誰嫁線壓年年。

柳絮

轉綠回黃雨霽纒。柳花成陣逐風來。可歌可泣虞兮舞。宜醉宜狂白也才。撲上征衣增客感。襯成煙景見仙裁。漁竿點遍漁磯滿。錯認蘆花四月開。團團飛白柳塘西。點點飄來路欲迷。喜上畫樓真愛舞。慣穿繡陌不嫌泥。風狂情緒纏綿極。雪樣才華品格低。只惜視池空絆爾。浪游踪迹那堪題。

柳眼

勞勞送別古郵亭。老去年華眼倦青。對我何其狂也蕩。宜人正是醉初醒。漫矚羣黛通心曲。應爲青衫感鬢星。好盼征驂自珍重。春風得意定重經。生小秦淮學畫眉。多情青眼不輕垂。流連一任斑驪繫。偷覩由他粉蝶覩。張緒風流傳阿堵。步兵賞識果

伊誰。懊儂無力攀條去。秋水盈盈不盡悲。

柳腰

漫將楚女比輕盈。宰相風流舊擅名。曾爲三眠思雅致。難將五斗屈先生。皇華出使何搖曳。天子臨軍不送迎。減却帶圍緣底事。六朝如夢豈無情。

嬈如十五女兒嬌。百種娉婷一搦腰。好是東風沈醉裏。那堪殘月聽歌宵。曾聞漢苑人同瘦。相送長亭意也銷。莫向風塵怨搖落。憐才青盼有時邀。

春日苦雨偶見杏花春雨字遂賦之

杏鬧春時雨似繩。游懷懶散酒懷稜。一天冷色剛寒食。十里香泥軟繡塍。村路何人思買酒。小樓今夜儘挑燈。明朝定買花來看。紅濕胭脂豈不勝。

尋梅過村舍書壁

尋花生不惜精神。況是梅花妙絕倫。貪看何辭橋頂雪。先開誰寄嶺頭春。軟紅塵本希高士。翠綠仙原懶見人。茆舍竹籬功物色。奇才多半在風塵。

遠携醞醑碧盈樽。踏雪來尋古樹村。應有神仙藏玉府。本無消息在朱門。試巡流水窺香影。擬向羅浮證夢魂。傲骨冰心竟誰抱。寥天一鶴喚黃昏。

小雪漫賦

地僻留紅塵未斷。龍公初試技猶微。薄纒縷徑無鴻印。堆未封山有鶴歸。暖開我方思煮酒。窮途誰正嘆無衣。可知同一光明界。苦樂都由境指揮。

消寒詠梅四章

梅影

蕭疎疑遇古癩仙。搖曳山前更水前。斷岸孤村明月裏。江橋野店夕陽邊。知誰顧爾隣同瘦。笑我傳神畫不全。畢竟天成高格調。橫斜寫照總超然。

梅骨

天教鐵骨裏妍皮。雪壓風驚不受欺。寒到極時偏矯健。瘦堪憐處倍清奇。剛操生有原非傲。俗媚全無貴可知。此節鍊來應有用。冰霜多是玉成資。

梅韻

風度清無半點塵。應從明月問前身。心高有態人疑冷。骨傲無言氣自春。一段香中饒雅致。十分神肖祇詩人。亂頭粗服都天趣。絕妙丹青寫不真。

梅魂

老梅繞屋雪迷村。清絕渾疑見玉魂。幾樹飛花飄白墮。半庭微月霽黃昏。暗香領略渾無迹。舊夢思量尙有痕。惆悵巡檐徒索笑。啁啾翠羽正當門。

吳天發神識碑歌有序

碑舊在江甯學官之尊經閣。嘉慶十年燬於火。眞搨遂無。金石家每嗟惜之。然以孫皓之虐淫覆國。勒此妖妄之詞。雖至今存。夫何足取。玷我鑿舍。燬之殊宜。好古敏求。亦當擇善。瑯琊之罌之刻。且無取焉。矧乎此碑。有以拓本來求跋者。琳琅滿冊。率多名流。余愧無考訂才。又雅不喜睹是類文字。爰爲歌而還之。

周宣中興勒石鼓。昌黎乃作石鼓歌。研究偏傍考訓詁。慨然思古窮摩挲。物以人重意有取。豈因字體隸與蟬。東南老碑有神識。天璽元祀銘山窩。臣覈撰文臣象筆。詞妖且誕乖祥和。三石剝落復燬火。拓本雖有皆重摩。結體如篆折如隸。銳參鐘鼎懸垂波。勳險奇古亦足愛。所惜文義多詭訛。吳自大帝好符瑞

。元龍元鳥元嘉禾。信讒果殺惑讖緯。沿及主帥驅江河。鬼目作芝石爲壘。矯誣肆虐無敢礙。不知青蓋
竟入洛。空使紫髯悲鍾阿。瑯琊之采白夸頌。聖王取鑿且拒網。矧此詆世敗國物。殘鈞缺泐形神訛。獨
笑世人太好古。濫相衿賞窮搜羅。揭之泮宮比宣鼓。珍逾拱壁嵌巍峨。聖神赫怒大滌盪。凜然一火轟然
磨。秦磚漢碣世豈少。寶玩要視人如何。君從誰家得紙本。考訂贊賞名卿多。觸我狂思發狂論。違衆不
願遭譙訶。佛頭著糞吾豈敢。還君什襲手勿撻。吁嗟乎車攻馬同字更古。盍不繹玩思廉頗。

題折枝芙蓉便面

無數新花炫眼時。誰從扇上寫秋思。疎疎紅蓼兩三朵。淡淡芙蓉四五枝。老我情懷緣病葉。讓人粧飾謝
胭脂。東風莫羨香生晚。本色由來見賞遲。

紛紛桃李漫相猜。也是東風熱鬧來。傲骨懶爭三月豔。孤芳留向九秋開。縱無知己香終在。自有真心老
不衰。多謝丹青工寫影。一番披拂一徘徊。

不畫三春沒骨花。獨描秀色晚江斜。也同絕代人如玉。別有風流氣自華。出浴楊妃新醉酒。凌波仙子正
迎霞。天然標格天成韻。那羨胭脂粉上加。

幾朵疎花幾葉霜。嫣然染出好秋光。豈無鉛粉供顏色。早已青年愛淡妝。瘦影儘容人寫照。素心相對自
生香。幽情脈脈憑誰語。久醒繁華夢一場。

彩筆婷婷畫折枝。雅人丰韻美人姿。不爭春色應無妬。欲寫風流只有詩。斜日漁村霞影外。西風江上月
明時。笑余蕭瑟年來甚。對此茫茫感鬢絲。

窈窕風姿映水紅。人間誰似玉芙蓉。嬌無俗態神原淡。香不勞薰趣自濃。禁得霜華清在骨。掃除春意懶
修容。回頭三十年前夢。會記瑤台月下逢。

絕世幽香孰畫成。此花合贈許飛瓊。掃眉才子今無幾。瘦骨詩人舊有名。獨殿羣芳知晚節。久瀟凡豔見

冰清。祇憐猶有秋心在。花底曾聽促織鳴。
絡緯淒淒夜氣幽。芙蓉嫋嫋露光稠。阿誰寫此蕭騷景。感我頻年落拓愁。烈士胸襟難服老。美人心事易傷秋。何當共挺黃花節。一洗紅顏不遇羞。

咏史二首

張浚

曲端罪可殺。殺不當其罪。遂令千載人。疵議生每每。斧鉞雖王章。羅織毋乃殆。有慶由咸中。書言慎當采。

葉向高

上書不見納。拂衣強見留。三朝元老臣。何事甘沈浮。扶善延國脈。聊爲高厚酬。鬱悒豈得已。殷殷懷隱憂。碩果占剝膚。天意非人由。不見葉公去。碧血波清流。

春興八首用杜秋興韻

二月江南花滿林。風風雨雨忽蕭森。麀羶逆上連天暗。海氣蒸空萬里陰。韶景飄煙成昨夢。壯懷捧日仗誰心。嬉春莫道金陵好。祇覺邊聲急亂砧。

休向臺城看御斜。興亡不縮自芳華。柔條豈是撐天木。枯幹翻爲泛月槎。終與銅駝埋野棘。誰令鐵騎響邊笳。可憐管苑吳宮地。都付荒烟冪落花。

江城宵燾月澄輝。北極樓頭望紫微。目想天狼中夜落。心隨歸雁上林飛。高寒玉宇知何似。迢遞觚稜恨久違。九陌看花今孰在。迷天芳草馬空肥。

誰賭風流宰相碁。匆匆落子太堪悲。未明黑白興奇劫。空痛元黃酒戰時。早識漫天妖霧幻。爭教犯座客星馳。燕雲漠漠春無色。北望京華不忍思。

鬱葱佳氣滿西山。春勝蓬萊閬苑間。豈意鯨波翻渤海。忽聞鶯鶯入秦關。九重城闕迷烟影。四海山川失笑顏。太液恩光仍舊廣。教人含愧憶朝班。
太行西望雪盈頭。三月風光似似秋。八駿遠無迴驛信。六飛都有乏糧愁。未堪過慮悲巢燕。除是忘機學海鷗。惆悵登臨人不解。秦雲遙指說皇州。
東漸朔質聖人功。羈索分明版籍中。一夕傳烽飛警電。五陵佳樹咽悲風。旂旗有氣皆成墨。桃李無心尚自紅。極北天驕誰絕得。扣橈空憶鄭漁翁。
行雲都忘路逶迤。錯認吳江作渭波。幾見飛熊符吉卜。頻聞乾鵲墜高枝。南天半壁花誰繡。北地聯營旆未移。四顧那勝多難感。燕然銘竟幾時垂。

題謝皋羽集

賸水殘山滿目前。側身何地問蒼天。淵明心事惟宜醉。庾信文章總可憐。高絕獨饒雄直氣。哀留疑唱繞梁篇。先生亦是冬青樹。不爲冰霜改節堅。
高歌慷慨意闌珊。兀傲今猶見一斑。往事難言餘涕淚。中原愁認舊河山。孤忠空寄文章內。浩氣常留天地間。慚愧集賢新學士。也將翰墨照人寰。

詠史四首

霍光

子孟廢昌邑。志誠伊伊志。無負先帝托。足任社稷寄。有古大臣風。平勃遜其粹。駿乘萌禍胎。牝雞逞逆意。遂令隆降功。赤族在繼嗣。人憐光不學。所以爲術智。我嘆光學非。正由有術累。功成卽宜退。家齊國乃治。伊尹且告歸。胡久戀高位。石碯義滅親。胡自矜叛志。營營惑權勢。忽忽恤私誼。但恃術彌縫。豈知葬無地。從來小不忍。必至亂大事。悲哉霍子孟。九仞虧一蹷。

狄仁傑

僞周攘唐鼎。盈廷無忠臣。梁公偉哉人。胡亦辱其身。或曰此大志。不忍宗社淪。沉機以伺變。降志聊相親。欲運回天力。勢當據要津。所以狎反正。不辭姑逡巡。嗚呼此幸爾。臣道究非純。羣狐既握柄。牝雞顯司晨。不能舉義兵。卽當遁海濱。何能事逆后。颯顏垂大紳。僥倖不可必。先自隕貞筠。若使不老壽。斯志何時伸。吾願爲臣者。出處慎所因。自非大聖人。勿曰磨不磷。

韓琦

軍中有一韓。虜心寒潑水。以此諛魏公。腐談非信史。西夏餒久張。宋兵弱無比。范老甲羅胸。鎮邊亦爾爾。軍事非韓長。何容虛溢美。我賢韓魏公。大節不在此。母后久懸朝。內奸肆煽毀。旭日掩明光。羣陰泣堂陛。文富莫敢言。羣僚更波靡。公獨任危疑。障天一身倚。厲聲呼撤簾。盈廷驚欲死。浩氣凌九霄。大義昭萬紀。至今思其聲。猶如震雷起。神勇乃如斯。千古一人矣。卓哉社稷臣。巖然嘆觀止。

于謙

冤哉于少保。千秋爲之悲。功方奠社稷。族已受誅夷。悠悠昏亂朝。刑賞真逆施。然而禍之本。實自景泰貽。監國本權宜。迎變胡遲疑。大寶旣久假。易儲又何爲。相煎何太迫。煮豆乃燃箕。小人煽其間。骨肉成險巖。夷齊世有幾。交讓古難之。奪門勢必至。變豈待卜知。致令捍禦臣。殃及同魚池。我悲公沈冤。我惜公失規。不能匡君讓。何弗范蠡師。功成不受賞。五湖儘可怡。鴻飛入冥冥。夫誰能弋羈。右醉侯詩鈔二卷。先君少卿公遺著。初署味梅花館詩集。蓋取舊齋名名之。旣以意別有托。改署今稱。而人情習故。往往沿舉舊名不廢。故見於公私載記或猶稱味梅花館詩集云。詩起光緒二年丙子迄二十七年辛丑。都古近體五百七十餘首。其壬寅以後之作。則更別爲卷。曰潛翁醉遊草。爲詩凡古近體二百二十餘首。今無存。僅以醉侯詩鈔付割闕。先是宣統二年庚戌。先君捐館舍。年五十二

。遺著十餘種。皆手自寫訂。藏於家。紹基等屢謀付梓。終阨於貲未果。會丁丑寇深。兄弟負稿出走。輾轉至衡陽。敵機猝襲。燬逆旅。僅存於燼餘而完整者。惟此醉侯詩鈔與鄂渚紀聞二種而已。其駢莊緯左兩漢事文滷檢。均殘闕。而潛翁醉游草醉侯文鈔醉侯賦鈔醉侯雜著醉鄉醉話讀史臆劄燕魯楚越遊記等稿。全付劫灰矣。猶憶往昔偶及見他人有刊其先世遺書者。輒盡然疚懷。移日不能已。今劫後歸來。雖幸校刊此一詩鈔。而遭時變亂。致先君遺著遺墨。燬滅實多。罪奚可道。刊既竟。不禁相對歎歎。悲從中來也。中華民國三十六年歲次丁亥夏五月男紹基紹楨謹識。

上元縣志卷之十

人物志二

帝 帝王之都也。自孫吳建國。豪傑景從。典午南渡。中原人士避難江左。內遷家者。皆在吳。梁。衣冠文物。蟬聯不已。豈可謂非鍾山川之秀而生者哉。他可知已。我本龍門。上。張。之京。隸諸司各衛。而所居者。皆照境也。今賢哲之生。殆倍於邑人。子。孫。亦列之人物。使不至湮沒而無傳云。

吳

張昭 字子布。彭城人。漢末避亂渡江。孫策命為長吏。文武之事一以委昭。昭每得北方士大夫書疏。專歸吳昭。策聞之歡笑曰。昔管仲和齊。一則仲父。二則仲父。而桓公為伯者宗。今子布賢。我能用之。其功名獨不在我乎。策臨亡以權託昭。昭率羣僚立而輔之。魏使者邢真拜權為吳王。入門不下車。昭謂真曰。夫禮無不敬。法無不行。而君敢自尊大。豈以江南寡弱無方寸之刃乎。真遽下車。吳主於武昌臨釣臺飲酒大醉。使人以水灑羣臣。曰今日惟醉墮臺中。乃當止耳。昭正色而出。吳主使人呼昭還。謂曰。為公作樂耳。公何為怒乎。昭對曰。昔紂為糟丘酒池長夜之飲。當時亦以為樂。不以為惡。吳主默然有慚色。遂罷酒。吳主既稱尊號。拜輔吳將軍。班亞三司。改封婁侯。食邑萬戶。昭每朝見。義形於色。曾以直言逆旨。中不進見。後蜀使來。稱蜀德美。而羣臣莫拒。權歎曰。使張公在座。彼不折則廢。安復自誇乎。明日遣山仲勞問。後權以公孫淵稱藩。遣張彌許晏至遼東拜淵為燕王。昭固諫不可。言不用。稱疾不朝。權恨之。士塞其門。昭又於內以土封之。淵果殺彌晏。權數慰謝昭。昭辭疾篤。權燒其門。欲以恐之。昭更閉戶。權使人滅火。佯門良久。昭諸子共扶昭起。權載以還宮。深自克責。昭

不得已然後明會。權皆曰。孤與張公言。不敢妄也。舉邦憚之。年八十一卒。遺令幅巾素棺。斂以時服。權素服臨弔。諡曰文。

諸葛瑾

字子瑜。琅琊陽都人。漢末避難江東。曲阿弘咨見而異之。薦於孫權。權賓待之。後爲長史

。轉中司馬。權遣瑾使漢通好。與其弟亮俱公會。退無私面。與權談說諫諭。未嘗切諤。微見風采。麤陳指歸。如有未合。則舍而及他。徐復託事造端。以物類相求。於是權意往往而釋。嘗曰。顏氏之德。使人加親。豈謂此邪。從襲關羽。封宜城侯。以綏南將軍代呂蒙領南郡太守。漢昭烈東伐吳。吳主求和。時或言瑾別遣親人與昭烈相聞。權曰。孤與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負孤。猶孤之不負子瑜也。後遷左將軍。督公安。假節。封宛陵侯。瑾爲人有容貌思度。於時服其弘雅。權亦重之。子恪。才俊有盛名。瑾每歎非保家之子。卒。遺命素棺。以時服斂。

是儀

字子羽。北海營陵人。初爲縣吏。後仕郡避難江東。吳主權徵儀專典機密。吳主遷都秣陵。太子

登留鎮武昌。使儀輔太子。太子敬之。事先諮詢然後行。呂懿誣曰。故江夏太守刁嘉謗誦國政。吳主怒。收嘉繫獄。儀獨云無聞。吳主遂舍之。嘉亦得免。後拜尚書僕射。南魯二宮初立。儀以本職領魯王傅。儀嫌二宮相切近。乃上疏言二宮宜有降殺。書三四上。爲傅盡忠。動輒規諫。事上勤。與人恭。不治產業。不受施惠。爲屋舍纔足自容。服不精細。食不重膳。拯贖貧困。家無餘蓄。吳主聞之。幸儀宅求視視蔬飯。親嘗之。對之歎息。儀時時有所進達。嘗言人之短。事國數十年。未嘗有過。呂懿歷白將相大臣。或一人以罪聞者數四。獨無以白儀。吳主歎曰。使人盡如是儀。當安用科法爲。

石偉字公操

南郡人。少好學修節。介然有不可奪之志。舉茂才賢良方正皆不就。孫休卽位。特徵累

遷光祿勳。後主朝廷昏亂。以老耄痼疾乞身。拜光祿大夫。晉太康二年詔曰。吳故光祿大夫石偉。秉志清白。皓首不渝。雖處危亂。廉節可紀。年已過邁。不堪遠涉。其以偉爲議郎。加二千石。以終厥世。

偉遂佯狂爲盲。不受晉爵。卒年八十三。

晉

周處字子隱。義興人。膂力絕人。不修細行。州里患之。自知爲人所惡。慨然有改勵之志。謂父老曰。今時稔歲豐。何苦不樂。父老曰。三害未除。何樂之有。南山白額虎。長橋下蛟。并子爲三害。處曰。吾能除之。乃入山射殺虎。沒水搏殺蛟。屬志好學。心存義烈。克己期年。州府交辟。仕吳爲東觀左丞。築臺城東隅。爲退食讀書處。吳平入洛。累遷爲御史中丞。凡所糾劾。不避寵戚。朝臣惡其強直。及氐人齊萬年反。因共舉之。乃使鬱夏侯駿西征。時賊衆七萬。駿逼處以五千兵擊之。遂力戰而沒。

陸機字士衡。吳郡人。祖遜。吳丞相。父抗。吳大司馬。機少有異才。文章冠世。服膺儒術。非禮不動。抗卒。領父兵爲牙門將。居金陵。年二十而吳滅。閉門勤學。積有十年。太康末與弟雲俱入洛。造太常張華。華素重其名。如舊相識。曰。伐吳之役。利獲二陸。成都王穎假機後將軍河北大都督。率諸軍二十餘萬伐長沙王乂。戰敗。宦人孟玖譖之。穎怒收機。遂遇害。臨刑歎曰。華亭鶴唳。可復聞乎。機天才秀逸。辭藻宏麗。張華嘗謂之曰。人之爲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弟雲嘗與書曰。君苗見兄文。輒欲燒其筆研。其爲人所推服如此。雲字士龍。六歲能屬文。與兄機齊名。雖文章不及機。而持論過之。號曰二陸。爲成都王穎右司馬。與機同遇害。

賀循字彥先。會稽山陰人。其先慶普。漢世傳禮。世所謂慶氏學。族高祖純。博學有重名。漢安帝時爲侍中。避帝父諱。改賀氏。會大父以下。俱仕吳。循操尚高厲。童觀不羣。言行進止。必以禮節。陸機上疏薦之。召補太子舍人。轉侍御史。辭疾去職。石冰亂揚州。循與王矩顧秘周昉等討平之。卽謝兵士杜門。不豫功賞。陳敏之亂。詐稱詔書以循爲丹陽內史。循託病辭之。敏不敢逼。敏平。徵辟皆不就。元帝選鎮東將軍。引以爲軍司。執逼不得已。乃與疾至建康。元帝親幸其舟側。諮政道。循羸疾不堪。

拜謁。乃就加朝服。賜第一區。車馬床帳衣褥等物。循一無所受。建武初改拜太常。時朝廷新建。凡有疑滯皆諮之。循輒依禮經以對。爲當世儒宗。其後以循清貧。賜六尺床薦席褥并錢二十萬。循不得已留之。初不服用。及踐位。以循行太子太傅。固讓不許。疾漸篤。車駕親幸。執手流涕。太子問疾者至。往還皆拜。儒者以爲榮。太興二年卒。

王導字茂弘。琅琊臨沂人。光祿大夫覽之孫也。少有風鑒。識量清遠。元帝爲琅琊王。與導素相親善。及鎮建康。居月餘。士人莫有至者。會三月上巳。王親觀禊。乘肩輿。具威儀。導及諸名士皆驕從。紀瞻顧榮賀循竊覘之。咸驚懼。乃相率拜於道左。導勸引之。以結人心。乃使導躬造循榮。二人皆應命而至。由是吳會風靡。百姓歸心焉。及洛京傾覆。士女避難江左者什六七。導勸帝收其賢人君子。與之圖事。導爲政務在清靜。朝野傾心。號爲仲父。帝從容謂導曰。卿。吾之蕭何也。晉國既建。以導爲丞相軍諮祭酒。桓彝初過江。見朝廷微弱。謂周顛曰。我以多故來此。欲求全活寡弱。如此將何以濟。往見導。極談世事。還謂顛曰。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及帝登尊號。引導升御床共坐。導固辭至於三四。曰若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乃止。既劉隗用事。導漸見疎遠。任真推分。澹如也。敦之反。隗請悉誅王氏。導率羣從昆弟子姪每且詣榮待罪。元帝以導忠節有素。赦不問。明帝即位。導受遺詔輔政。敦平。進封始興郡公。進位太保。明帝崩。復與庾亮等同受遺詔輔幼主。是爲成帝。及蘇峻作亂。宗廟宮室並爲灰燼。溫嶠議還都。導曰建康古之金陵。舊爲帝里。又孫仲謀劉玄德俱言王者之宅。古之帝王。不以豐儉侈都。苟弘衛文大帛之冠。則無往不可。若不續其麻。則樂土爲墟。議遂寢。導簡素寡欲。倉無儲穀。衣不重帛。帝知之。給布萬匹。又嘗幸其府。縱酒作樂。其見敬如此。咸和五年卒。成帝舉哀於朝堂。喪事極極之禮。一依漢博陵侯及安平獻王故事。自導渡江。子孫遂家建業。衣冠文物。一時爲盛。導六子悅恬洽協勛奮皆知名。洽別有傳。

卞壺字望之。濟陰人也。弱冠有名譽。累轉御史中丞。領尚書令。明帝不豫。與王導等俱受顧命。成帝即位。司徒王導以疾不至。壺正色於朝曰。王公豈社稷之臣邪。大行在殯。嗣皇未立。寧是人臣辭疾之時。導聞之。乃輿疾而至。是時導稱疾不朝。而私送車騎將軍鄒鑿。壺奏導虧法從私。無大臣之節。御史中丞鍾雅阿縱不舉劾。並請免官。事雖寢不行。舉朝震肅。後蘇峻舉兵。壺率諸軍拒戰。敗績。壺時發背創。猶未合。力疾而戰。遂死之。二子眇眇隨之。亦赴敵死。夫人裴氏撫二子尸哭曰。父爲忠臣。汝爲孝子。夫何恨乎。葬冶城旁。至今廟祀不絕。

諸葛恢字道明。琅琊陽都人。祖誕。魏司空。以起義被殺。父說。奔吳爲大司馬。恢弱冠知名。值天下大亂。避地江左。名亞王導庾亮。導嘗謂曰。明府當爲黑頭公。及導拜司空。恢在座。導指冠曰。君當復著此。於時潁川荀闞陳留蔡謨並字道明。與恢俱有名譽。號曰中興三明。人爲之語曰。京都三明各有名。蔡氏儒雅荀葛清。元帝承制。調爲會稽太守。臨行。帝爲置酒謂曰。今之會稽。昔之關中。足食足兵。在於良守。以君有蒞任之方。是以相屈。太興初以政績第一。詔增秩中二千石。後拜中書令。明帝時以恢爲侍中。加奉車都尉。討王含有功。進封建安伯。

王嶠字開山。太原晉陽人。司徒渾之族。永嘉末。携二弟避亂渡江。時元帝鎮建鄴。教曰。王祐三息始至。名德之胄。並有操行。宜蒙飭叙。遷太子中舍人。以疾不拜。王敦請爲參軍。爵九原縣公。敦在石頭欲禁私伐蔡洲荻。嶠曰。中原有菽。庶人採之。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若禁人樵伐。未知其可。敦不悅。敦將殺周顛鼓淵。嶠於座諫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安可戮諸名士以自全生。敦大怒。欲斬嶠。賴謝鯤以免。敦猶銜之。出爲領軍長史。敦平後除中書侍郎。遷廬陵太守卒。

顏含字弘都。臨沂人。少有操行。以孝友聞。元帝時過江。累遷光祿勳。乞遜位。成帝美其素行。就加光祿大夫。賜床帳被褥。敕大官四時致膳。固辭不受。於時論者以王導帝之師傅。名位隆重。百僚宜

爲降禮。太常馮懷以問於舍。舍曰。王公雖重。禮無偏敬。降禮之言。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識時務。旣而告人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向馮祖思問佞於我。我豈有邪德乎。郎璞嘗遇舍。欲爲之箴。舍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己而天不與者。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著龜。或問江左羣士優劣。答曰。周伯仁之正。鄧伯道之清。卞望之之節。餘則吾不知也。致仕二十餘年。年九十三卒。自含渡江。九世皆葬建康。曾孫延之。有名於宋。

張闓字敬緒。丹陽人。吳輔吳將軍昭之曾孫也。少孤。有志操。太常樞兼言闓才幹貞固。當今之良器。元帝引爲安東參軍。甚加禮遇。累遷侍中。出補晉陵內史。在郡甚有威惠。所部四縣。並以旱失田。闓乃築曲阿新豐塘。溉田八百餘頃。每歲豐稔。葛洪爲其頌。以擅興造。免官。後公卿爲之言曰。張闓興陂溉田。可謂益國。而反被黜。使臣下難復爲善。帝感悟。以闓爲大司農。帝晏駕。爲大匠卿。營建平陵事畢。遷尙書。蘇峻之役。闓與王導俱入宮侍衛。峻使闓持節權督東軍。王導潛與闓謀密宣太后詔於三吳。令速起義軍。陶侃等至。假闓節行征虜將軍。與陶回共督丹陽義軍。闓到晉陵。盡運四部穀以給募。又與蔡謨王舒等招集義兵。討峻。峻平。以尙書加散騎常侍。賜爵宜陽伯。遷廷尉。以疾解職。拜金紫光祿大夫卒。

謝鯤字幼輿。陳國人。少知名。通簡有高識。不修威儀。老好易。能歌。善鼓琴。渡江居建業。明帝嘗謂鯤曰。論者以君方庾亮。自謂何如。對曰。端委廟堂。使百僚準則。臣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謂過之。

衛玠字叔寶。河東人。總角乘羊車入市。見者皆以爲玉人。觀者傾都。謝鯤雅重玠。相見欣然。言論彌日。玠常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義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愠之色。因天下大亂。遂扶老母將家南行。至豫章。以王敦非純臣。不可久留。來向建業。京師人士聞其姿容。觀者如堵。時人謂之

看殺。卒年二十七。

郭璞字景純。河間聞喜人。好經術。博學有高才。而訥於言論。詞賦爲中興之冠。好古文奇字。妙於陰陽算曆。雖京房管輅。不能過也。王導引參已軍事。帝與導令璞筮。皆有奇應。帝深重之。璞因天人休咎之徵。輒上疏論時政。選尙書郎。數言便宜。多所匡益。明帝在東宮。與溫嶠庾亮有布衣之好。璞亦以才學見重。埒於嶠亮。後王敦起璞爲記室參軍。敦之謀逆也。嶠亮使璞筮之。璞對不決。嶠亮復令占己之吉凶。璞曰大吉。嶠等退相謂曰。璞對不了。是不敢有言。或天奪敦魄。今吾等與國家共舉大事。而璞云大吉。是爲舉事必有成也。於是勸帝討敦。敦將舉兵。使璞筮。曰無成。敦固疑璞之勸嶠亮。又聞卦凶。乃問璞曰。卿更筮吾壽幾何。答曰。思向卦。明公起事。禍必不久。若佐武昌。壽不可測。敦大怒曰。卿壽幾何。曰命盡今日日中。敦怒。遂斬之。年四十九。

郭文字文舉。河南軹人。少愛山水。尙嘉遯。嘗遊名山。入吳興餘杭大辟山中居焉。時猛獸爲暴。文獨宿十餘年。竟無患。曾爲猛獸去骨綆。王導爲相。使迎至京師。於西園築臺置之。朝士咸共往觀。文頽然箕踞。旁若無人。溫嶠嘗問之曰。先生安獨無情乎。文曰情由憶生。不憶則無情。居冶城七年。一旦忽求還山。導不聽。乃逃歸臨安。及蘇峻之亂。而臨安獨全。人以爲先見。

王洽字敬和。導中子。少與荀美俱有美稱。弱冠歷散騎中書郎。吳郡內史。徵拜領軍。尋加中書令。固讓。表疏十上。穆帝詔曰。敬和清裁貴令。昔爲中書郎。吾時尙小。數呼見。意甚親之。今所以用爲令。旣機任須才。且欲時時相見。共講文章。待以友臣之義。而累表固讓。甚違本懷。其催洽令拜。竟不受。

王羲之字逸少。司徒導從子。口口口口氣不類常流。年十三。嘗調周顛。顛察而異之。隨留阮裕有重名。爲王敦主簿。敦嘗謂羲之是吾家佳子。弟當不減。阮主簿裕亦目羲之與王承之悅爲王氏三少。時

太尉郗鑒。使門生求女壻於郗。尋令就東廂徧觀子弟。門生歸白曰。王氏諸少並佳。然聞信至。咸自矜持。惟一人在東床坦腹臥。獨石不聞。鑒曰。此正佳壻也。遂以女妻之。起家秘書郎。後爲右軍將軍。會稽內史謝安總中書。安好聲律。期功之慘不廢絲竹。士大夫效之。遂以成俗。嘗與羲之登冶城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羲之謂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壘。宜思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世所宜。安不能用。尤長於隸書。爲古今之冠。人謂羲之人品甚高。爲書名所掩云。

王彪之 字叔武。丞相導之姪。初除著作郎。屢遷吏部尙書。桓温欲北伐。詔不許。温輒下武昌。人情震懼。或勸殷浩引身告退。彪之謂浩曰。彼抗表問罪。卿爲其首。事任如此。猜釁已構。欲作匹夫。豈有全地邪。且當靜以待之。令相王與手書。示以款誠。陳以成敗。當必旋旆。若不順命。卽遣中詔。如復不奉。當以正義相裁。無故忽忽先自猖獗。浩曰。決大事正自難。聞卿此謀。意始得了。温奉旨果不進。長安雷弱兒梁安等詐云。殺苻堅以降。請兵應接。時殷浩鎮壽陽。便進據洛營。復山陵。屬彪之疾歸。上簡文牋陳弱兒等容有詐僞。浩未應輕進。尋弱兒果詐。姚襄反。浩大敗退守譙城。簡文笑謂彪之曰。果如君言。自頃以來。君謀無遺策。陳張復何以過之。温將廢海西公。百僚震慄。莫知所爲。彪之既知温不巨迹已著。理不可奪。乃謂温曰。公阿衡皇家。便當倚傍先代耳。命取霍光傳。禮度儀制。定於須臾。曾無懼容。温歎曰。作元凱不當如是邪。簡文崩。羣臣疑惑。未敢立嗣。或云當須大司馬處分。彪之正色曰。君崩。太宰代立。大司馬何容得異。若先稟諮。必反爲所責。於是朝議乃定。及孝武卽位。太皇太后以帝冲幼。加在諒闇。令温依周公攝故事。彪之曰。此異常大事。大司馬必當固讓。使萬機停滯。稽廢山陵。未敢奉命。謹封還。事遂不行。温遇疾。諷朝廷求九錫。袁宏爲文以示彪之。彪之視訖謂宏曰。卿固大才。安可以此示人。聞彼病日增。亦當不復支久。自可更小遲迴。宏從之。温

亦尋死。遷尚書令。與安共掌朝政。安每曰朝之大事。衆不能決者。諸王公。無不得判太元二年卒。

謝安

字安石。陳郡陽夏人。少有重名。朝命敦辟皆不就。人爲語曰。安石不起。當如蒼生何。年四十餘。始應大司馬溫命爲司馬。溫深重之。徵拜侍中吏部尚書中護軍。簡文崩。溫入赴山陵。止新亭。大

陳兵衛。延見朝士。或言將害王謝。遂移晉室。坦之甚懼。見溫流汗沾衣。倒執手板。安從容就席。坐定。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邪。溫曰。正自不能不爾。遂笑語移日。時孝武帝富於春秋。政由己不。溫威振內外。人情噂噉。互生同異。安盡忠匡翼。終能轉移。及溫病篤。諷朝廷加九錫。使袁宏具草。安見輒改之。由是歷旬不就。會溫薨。錫命遂寢。尋爲尚書僕射。詔總關中軍事。苻堅率衆號百萬入寇。次於淮淝。京師震恐。加安征討大都督。玄入問計。安夷然無懼色。答曰。已別有旨。旣而寂然。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清。安遂命駕出山墅。親朋畢集。方與玄圍棋賭別墅。安棋常劣於玄。是日玄懼。便爲敵手。而又不勝。安遂遊陟至夜乃還。指授將帥各當其任。玄等旣破堅。有驛書至。安方對客圍棋。看書竟。便攝放床上。了無喜色。棋如故。客問之。徐答云。小兒輩遂已破賊。旣罷。還內。過戶限心。喜甚。不覺屣齒折。其矯情鎮物如此。會稽王道子專權。安出鎮廣陵。築新室而居之。安雖受朝寄。然東山之志。始末不渝。每形於言色。及鎮新城。盡室而行。雅志未就。尋卒。贈太傅。謚文靖。安避亂渡江。遂家建業。衣冠人物。與王導等。時稱江左王謝。

王坦之

字文度。其先太原人。祖承。避亂渡江。父述。爲尚書令。坦之弱冠與郗超齊名。時人爲之語曰。盛德純倫郗嘉賓。江東獨步王文度。簡文帝臨崩。詔大司馬溫依周公居攝故事。坦之自持詔入於

帝前。毀之。帝曰。天下儻來之運。卿何所嫌。坦之曰。天下宣元之天下。陛下何得專之。帝乃使坦之改詔。溫薨。坦之與謝安共輔幼主。盡忠帝室。遷中書令。俄出鎮廣陵。臨終與謝安桓冲書。言不及私。惟憂國家。朝野痛惜之。

王獻之字子敬。羲之最幼子。少有盛名。而高邁不羈。常與兄徽之操之俱詣謝安。二兄多言俗事。獻之寒溫而已。既出。客問安王氏兄弟優劣。安曰。小者佳。客問其故。安曰。吉人之辭寡。獻之工草隸。善丹青。七八歲時學書。羲之密從後掣其筆不得。歎曰。此兒後當復有大名。爲謝安長史卒。

謝玄字幼度。太傅安之姪也。少穎悟。爲安所器重。及長。有經國才略。屢辟不起。後桓溫辟與王詢爲掾。並禮重之。苻堅彊盛。邊境數被侵寇。時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安乃以玄應。舉中書郎。郗超雖素與玄不善。聞而歎之曰。安違衆舉親。明也。玄必不負舉才也。時咸以爲不然。超曰。吾嘗與玄共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履屐間亦得其任。所以知之。及苻堅自率兵次於項城。衆號百萬。爲先遣劉牢之領五千人直指洛澗。斬梁成堅列陣澗水。軍不得渡。乃使謂苻融曰。君遠涉吾境。而臨水珍陣。是不欲速戰也。使諸軍稍卻。令將士得周旋。僕與君緩轡而觀之。不亦樂乎。堅衆皆曰。宜阻澗水。勢必萬全。堅曰。但令半渡。我以鐵騎蹙之。融亦以爲然。遂揮使卻陣。衆因亂不能止。於是堅等以精兵八千。涉澗水大戰。堅中流矢。臨陣斬苻融。敵衆奔潰。自相蹈藉。投可死者不可勝計。澗水爲以不流。餘衆棄甲宵遁。聞風聲鶴唳。皆以爲王師已至。草行露宿。重以饑凍。死者什七八。獲堅乘輿水物。軍資山積。牛馬驢贏駱駝十餘萬。於是命玄乘勝經略舊都。三魏皆降。加玄都督七州軍事。封康樂縣公。病卒。追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諡曰獻武。

王珣字元琳。洽之子。弱冠與陳羣謝玄爲桓溫掾。俱爲溫所重。嘗謂之曰。謝掾年四十。必擁旌仗節。王掾當作黑頭公。皆未易才也。時溫經略中夏。竟無寧歲。軍中機務並委珣焉。文武數萬人。悉識其面。孝武雅好典籍。珣與殷仲堪徐口王恭郗恢等。並以才學文章見昵委。珣端右。珣夢人以大筆如掾與之。既覺。與人云。此當有大手筆事。俄而孝武崩。哀冊讜議。皆珣所草。官至散騎常侍。

范寧字武子。南陽順陽人。少篤學。多所通覽。時浮虛相扇。儒雅日替。寧著論以王弼何宴之罪。深

於榮紂。累遷中書侍郎。孝武帝雅好文學。甚被親愛。朝廷疑議。輒諮訪之。嘗指斥朝士。直言無諱。出爲豫章太守。在郡大設庠序。又起學臺。功用彌廣。江州刺史王凝之上言以此抵罪免官。家於丹陽。猶勤經學。終身不輟。初嘗以春秋繫梁氏未有善釋。遂沈思積年。爲之集解。其義精審。爲世所重。

吳隱之字處默。濮陽鄆城人。美姿容。善談論。博涉文史。以雅標名。年十餘。丁父憂。每號泣。行人爲之流涕。事母孝謹。及執喪。哀毀過禮。家貧無人鳴鼓。每至客臨之時。恆有雙鶴警叫。及口練之夕。復有羣雁俱集。時以爲孝感所致。隆安初爲廣州刺史。未至卅二十里。地名石門。有水曰貪泉。飲者懷無厭之欲。隱之至泉所酌而飲之。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飲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及在州。清操愈厲。罷官之日。裝無餘資。所居內外茅屋六間。糞垣仄陋。妻子不免饑寒。初隱之爲奉朝請。謝石請爲南將軍主簿。隱之將嫁女。石知其貧素。乃令移廚帳助其經營。使者至。方見婢牽犬賣之。此外蕭然無辦。其清介如此。

南北朝

王曇首太保弘少弟也。幼有操尚。兄弟分財。唯取圖書而已。與從弟球俱詣宋高祖。時謝晦在座。高祖曰。此君嘗梁盛德。乃能屈志戎旅。曇首答曰。旣從神武之師。乃使懦夫有立志。晦曰。仁者果有勇。爲文帝鎮西長史。高祖謂文帝曰。王曇首沈毅有器度。宰相才也。汝可每事諮之。及文帝被迎入奉大統。議者皆致疑。曇首與到彥之俱勸。並言天人符應。上乃下率。州府文武。嚴兵自衛。及即位。謂曇首曰。非宋昌獨自無以致此。以爲侍中。尋領右軍將軍。徐羨之謝晦等誅。曇首與有力焉。文帝欲封之。因拊床曰。此坐非卿兄弟。無復今日封詔。成出示曇首。固讓不受。七年卒。文帝爲之勸。中書舍人周起侍側曰。王家欲衰。賢者先殞。文帝曰。直是我家衰耳。追贈左光祿大夫。

謝弘微晉太傅安之族孫。從叔峻無後。以弘微爲嗣。幼時精神端審。時然後言。叔父琨。名知人。

曰此兒深中夙敏。文成佳器。襲峻爵建昌侯。弘微家素貧儉。而所繼豐泰。唯受圖書數千卷。國吏數人而已。遺財祿秩。一不關預。琨聞而驚歎。琨風格高峻。少所交納。唯與族子靈運瞻暉弘微。並以文義贊會。常共宴處。居在烏衣巷。故謂之烏衣遊。其外雖復高流時譽。莫敢造門。瞻等才辭辯富。弘微每以約言服之。琨特所敬貴。號曰微子。義熙八年。琨以劉毅黨獲罪。其妻晉陵公主詔與謝氏離絕。公主以家事委之弘微。琨仍世宰輔。一門兩封。田業十餘處。僮僕千人。唯有一女。年數歲。弘微經紀生業。事若在公。一錢尺帛出入。皆有記籍。宋高祖既即位。以琨得罪前代東鄉君。節義可嘉。聽還。謝氏自琨亡至是九載。而室宇修整。倉庫充盈。門徒僕使。不異平日。田疇墾闢。有加於舊。東鄉君歎曰。僕射平生重此子。可謂知人。僕射爲不亡矣。累官尚書吏部郎。參預機密。加侍中。東鄉君薨。資財鉅萬。弘微一無所取。自以私祿營葬。琨女夫殷獻。素好撝撝。聞弘微不取財物。乃濫奪以歸戲責。內人皆化弘微之讓。一無所爭。

雷次宗

字仲倫。豫華南昌人。少慕棲逸。不受徵辟。元嘉十五年徵至建康。館於雞籠山。聚徒教授。置生徒百餘人。時四學並建。文帝屢幸次宗館。資給甚厚。又除給事中不就。久之。還廬山。後又徵詣建康。爲築室於鍾山西巖下。謂之招隱館。使爲太子諸王講喪服禮經。次宗不入公門。乃使自華林園東門入延賢堂就業。二十五年卒於鍾山。

王僧綽

曇首子。幼有大成之度。衆以國器許之。好學。有理思。練朝典。宋元嘉徙尚書吏部郎。參掌大選。究識流品。語悉人物。拔才選能。咸得其分。遷侍中。任以機密。僧綽沈深有局度。不以才能高人。文帝末年。頗以後事爲念。以其年少。方欲大相。付託朝政。大小皆與參焉。文帝欲廢元凶劭。召僧綽謀之。僧綽勸令速斷。言甚切至。帝猶豫不決。及劭弑逆。料檢巾箱。及江湛家書疏。得僧綽所啓。鑿士并廢諸王事。乃收害焉。時年三十一。

王僧虔 僧綽弟。世爲宰輔。昆仲有時名。太保弘每與兄弟集會。任諸子孫相戲。僧達下地跳作虎子。僧虔年數歲。獨正坐探蠟燭珠爲鳳凰。弘曰。此兒終當爲長者。弱冠善隸書。宋文帝見其書素扇歎曰。非唯跡逾子敬。方當器雅過之。兄僧綽爲元凶所害。親賓咸勸僧虔逃。僧虔涕泣曰。吾兄奉國以忠貞。撫我以慈愛。今日之事。苦不見及耳。若同歸九泉。猶羽化也。出爲武陵太守。兄子儉於中途得病。僧虔爲廢寢食。客慰諭之。僧虔曰。昔馬援處兒姪之間。一情不異。鄧攸於弟子更逾所生。吾實懷其心。誠未異古。亡兄之嗣。不宜忽諸。若此兒不救。便當回舟謝職。無復遊宦之興矣。累官尙書令。齊高帝革命。遷持節。都督湘州諸軍征南將軍湘州刺史侍中如故。清簡無欲。不營財產。百姓安之。兄子儉爲朝宰起長梁齋制度小過。僧虔視之不悅。竟不入戶。儉卽毀之。永明三年卒。

袁淑 字陽源。陽夏人。少有風氣。年數歲。伯父湛謂人曰。此非凡兒。元嘉中。累遷尙書吏部郎太子左衛率。元凶劭將爲逆。其夜淑在直。呼淑及瀟斌等告以明且將行大事。望相與戮力。淑斌並曰自古無此。願加善思。劭怒。斌懼曰。謹奉命。淑叱之曰。卿便謂殿下真有是邪。殿下幼時嘗患風。或是疾動耳。劭愈怒。因問曰事當剋否。淑曰居不疑之地。何患不剋。但旣剋之後。爲天地所不容。大禍亦旋至耳。淑出還省。遶床至四更乃寢。劭將出。已與瀟斌同載。呼淑甚急。淑眠不起。劭停車奉化門催之相續。徐起。至車後。劭使登車。辭不上。劭殺之。武帝卽位。贈侍中太尉。諡曰忠獻。兄子顗齊前廢帝時爲吏部尙書。出爲雍州刺史。明帝定大事。顗舉兵討之。衆潰而死。

柳世隆 字彥緒。河東解人。元景弟子也。幼挺然自立。及長好讀書。涉獵文史。元景愛賞異於諸子。言於宋孝武。得召見。帝謂元景曰。此兒將來復是三公一人。累官尙書左僕射。世隆少立功名。晚專以談易自業。善彈琴。世稱柳公雙鎖。爲士品第一。兼曉術數。於倪塘創墓。與賓客踐履。每往。長坐一處。及葬正其坐處。

謝靈運 玄之孫。少好學。博覽羣書。文章之美。爲江左第一。襲封康樂伯。出爲永嘉太守。郡有名山。靈運素所愛好。出守既不得志。遂肆意遊遨。理人聽訟。不復關懷。所至輒爲詩詠。以致其意。在郡一周。稱疾去職。居會稽。每有詩一首至郡下。貴賤莫不競寫。宿夕間士庶皆遍。靈運詩書皆獨絕。並文章稱爲三寶。

謝惠連 方明子。靈運族弟也。幼有奇才。十歲能屬文。不爲父方明所知。靈運去官還會稽時。方明嘗守。靈運造焉。遇惠連。大相稱賞。靈運性無所推重。獨重惠連。與爲刎頸交。每有篇章。對惠連輒得佳語。嘗於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忽夢見惠連。卽得池塘生春草。大以爲工。嘗云此語有神助。非吾語也。

謝朓 字玄暉。少好學。有美名。文章清麗。善草隸。長五言詩。沈約嘗云二百年來無此詩也。朓好獎人才。會稽孔圍粗有才筆。未爲時知。孔珪嘗令草讓表。以示朓。朓嗟吟良久。手自折簡寫之。謂珪曰。士子聲名未立。應共獎成。無惜齒牙輿論。其好善如此。

謝莊 字希逸。弘微子。七歲能屬文。宋文帝見而異之。曰藍田生玉。豈虛也哉。時南平王獻赤鸚鵡。普詔羣臣爲賦。袁淑文冠當時。作賦畢示莊。及見莊賦。歎曰。江東無我。卿當獨秀。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也。遂隱其賦。

袁粲 初名整孫。顛從弟。幼慕荀奉倩爲人。改名粲。字景倩。明帝時累官尙書僕射。領吏部加中書令。又領丹陽尹。粲負才尙氣。愛好虛遠。雖位任隆重。不以事務經懷。獨步園林。詩酒自適。家居負郭。每策杖逍遙。當其意得。悠然忘返。郡南一家。頗有竹石。粲率爾步往。亦不通主人。直造竹所。嘯詠自得。主人。出笑語款然。俄而車騎羽儀至門。方知是袁尹。明帝崩。與褚彥回劉裕並受顧命。齊高帝方革命。粲不欲事二姓。謀矯太后令率宿衛兵攻之於朝堂。事洩。高帝遣戴僧靜向石頭。粲衆奔散。

梁還坐。列燭自照。謂其子最曰。本知一木不能支大廈之崩。但以名義至此耳。僧靜挺身暗往。奮刀直前欲斬之。子最覺有異。抱父乞先死。兵士人人莫不隕涕。祭曰。我不失忠臣。汝不失孝子。僧靜乃并斬之。顛子昂。齊永明中爲吳興太守。梁武帝起兵州郡。望風皆降。昂獨拒靜。帝手書喻之。建康城平。昂舉哀慟哭。帝使豫州刺史李元履巡撫東土。敕元履曰。袁昂道素之門。世有忠節。天下須共容之。勿以兵威凌辱。元履至宣旨。昂亦不請降。開門徹蔽而已。及至。帝亦不問其過。後爲尚書令。

王儉字仲寶。僧綽子。幼有神彩。專心篤學。手不釋卷。齊高帝爲太尉。引爲右長史。恩禮隆密。專見任用。儉少有宰相之志。物議咸相推許。時大典將行。儉爲佐命。禮儀詔策。皆出其手。齊臺建遷右僕射領吏部。時年二十八。制度草創。儉識舊事。問無不答。高帝歎曰。詩云維嶽降神。生甫及申。今天爲我生儉也。永明二年領丹陽尹。三年領國子祭酒。四年兼領吏部。儉長禮學。諳究朝儀。每博議引證。先儒罕有其例。八佐承郎無能異者。令史諮事。賓客滿席。儉應接銓序。旁無留滯。十日一還。學監試諸生巾卷。在庭劍衛。令史儀容甚盛。作解散髻。斜插幘簪。朝野慕之。相與倣效。儉嘗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唯有謝安。蓋自比也。武帝深委仗之。士流選用。奏無不可。儉屢啓求解選。不許。七年卒。

謝朓字敬冲。弘微孫。幼聰慧。十餘歲能屬文。父莊。遊土山賦詩。使朓命篇。朓攬便成就。莊因撫朓背曰。眞吾家千金。宋孝武遊姑孰。敕莊攜朓從。使爲洞井贊。於座奏之。孝武曰。雖小。奇童也。朓道成輔政。遷朓爲長史。敕與褚炫江數劉俱俱入侍。就爲天子四友。道成方圖禪代。思佐命之臣。以朓有重名。深所欽屬。論魏晉故事。言石苞不早勸晉文。死方慟哭。方之馮異。非知幾也。朓答曰。晉文事魏氏。將必終身北面。假使魏早依唐虞故事。亦當三讓彌高。道成不悅。及齊受禪。朓爲侍中。當日在直百僚陪位。侍中當解璽。朓伴不知。曰有何公事。傳詔曰解璽授齊王。朓曰。齊自應有侍中。

及引枕臥。傳詔。懼。乃使稱疾。黜曰。我無疾。何所道。遂朝服步出東掖門。乃得車還宅。是日遂以王儉侍中。解璽。既而太子頗言於高帝。請誅黜。高帝曰。殺之則遂成其名。正應容之度外耳。遂廢於家。後復出居郡。建武四年。徵爲侍中書令。抗表不應召。梁武踐祚。徵之。亦不屈。遣使敦辟。明年六月。黜輕舟出詣園自陳。既至。詔以爲侍中司徒尙書令。黜辭足疾不堪拜謁。乃角巾肩輿詣雲龍門謝詔。見於華林園。明且武帝幸黜宅。與語盡歡。黜固陳本志。不許。因請自還迎母。乃許之。臨發。復臨幸。賦詩餞別。士人迎送相望於道。建康敕材官起於舊宅。武帝臨軒。遣謁者於府拜授焉。

明僧紹

字休烈。平原人。明經有儒術。宋元嘉中再舉秀才。永光中鎮北府辟功曹。並不就。隱長廣郡楊山。聚徒立學。魏剋淮南。乃渡江。齊高帝爲太傅。徵爲記室參軍。不至。住攝山。聞沙門釋僧遠夙德。往候於定林寺。帝欲出寺見之。僧遠問曰。天子若來。居士何爲相對。僧紹曰。山藪之人。正當鑿坯以遜。若辭不獲命。便當依戴公故事。昔戴顓高臥牖下以山人之服加其身 既而遷還攝山。建棲霞寺而居之。帝甚以爲恨。後賜以竹根如意筇籜冠。

謝瀹

字義潔。黜之弟。少簡靜有韻度。王彧見而異之。言於宋孝武。孝武召見於稠人廣衆中。舉動閑詳。應對合旨。孝武甚悅。爲吳興太守。有美績。後爲吏部尙書。瀹鸞廢。鸞林領兵入殿。左右驚走報瀹。瀹與客圍棋華局。乃還齋臥。不問外事。鸞又廢海陵自立。瀹遂屬疾不視事。後燕會功臣。尙書令王晏等與席。瀹獨不起。曰。陛下受命應天從民。王晏妄叨天功以爲己力。明帝大笑解之。

劉瓛

字子珪。小字阿稱。沛郡相人。丹陽尹談之六世孫。篤志好學。博通訓義。兄弟三人共處蓬室一間。爲風所倒。無以葺之。怡然自樂。習業不廢。聚徒教授常數十人。丹陽尹袁粲聞而請之。指廳事前古柳謂瓛曰。人謂此是劉尹時樹。每想高風。今復見卿。可謂不衰矣。齊高帝踐祚。召入華林園談語甚悅。欲用爲中書郎。使何戢喻旨。瓛笑曰。平生無榮進意。後以母老闕養。再爲郡丞。當時郡下士子貴

游。莫不下席受業。當世推爲大儒。住在檀橋。瓦屋數間。上皆穿漏。學徒傲慕不敢斥。呼爲青溪焉。璣有至性。祖每病疽經年。手持香藥。漬指爲爛。母孔氏甚嚴明。謂視戚曰。阿稱便是今世曾子。居母憂。廬墓不下山。足爲之屈。杖不能起。此山常有鴟鵂鳥。三年不敢來。服闋還家。乃至。梁武少時嘗從受業。天監初詔爲立碑。謚貞簡先生。弟璉。字子璣。嘗與友人同舟。友留有岸上女子。璉舉席自隔。不復同坐。璣夜隔壁呼。璉不時應。問之。曰束帶未竟耳。

周顒 其先汝南人。於鍾山立精舍。清貧寡欲。終日長蔬。後應詔出仕。將過北山。孔稚圭爲北山移文卻之。後累官國子學士兼著作郎。所著有四聲切韻。子捨。博學精義理。齊時弱冠舉秀才。除太學博士。梁初召拜祠部郎中。禮儀損益。多自捨出。累遷吏部郎。預機密二十餘年。帝以爲有公傳器。與徐勉同參國政。俱稱賢相。

何點 字子皙。廬江人。年十一。居父母憂。幾至滅性。及長。感家禍。欲絕婚宦。祖尙之強爲娶。將親迎。點屢涕泣。求執本志。遂得罷。點明目秀眉。容貌方雅。真素通夫。不以門戶自矜。博通羣書。善談論。家本素族。親姻多貴仕。點雖不入城府。性率到。好狎人物。遨遊人間。不簪不帶。以人地並高無所與屈。大言箕踞。公卿下之。或乘柴車躡草屨。恣心所適。致醉而歸。士大夫多慕從之。時人稱重。其通號曰游俠處士。從弟遁。以東籬門園居之。孔德璋爲築室焉。豫章王巖命駕造點。點從後門去。司徒竟陵王子良聞之曰。豫章王尙望塵不及。吾當望喘息心。後點在法輪寺。子良就見之。點角巾登席。子良欣悅無已。遺以稽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鎗。梁武帝與點有舊。及踐祚。召見於華林園。賜詩酒。恩禮如故。乃下詔徵爲侍中。掎帝餐曰。乃欲臣老子邪。辭疾不起。仍下詔所在資給之。初兄求。隱吳郡虎丘山卒。弟胤。爲中書令。亦棄官游會稽。世謂何氏三高。

王志 字次道。僧虔子。九歲居所生母憂。哀容瘦瘠。爲中表所異。爲宣城內史。清謹有恩惠。郡民張

倪吳慶爭田。經年不決。父老乃相謂曰。王府君有德政吾。曹鄉里。乃有此爭。倪慶因相携請罪。所訟地遂爲閒田。後爲東陽太守。獄有重囚十餘人。悉遣還家。過節皆返。惟一人失期。獄司以爲言。志曰。此自太守事。主者勿憂。明且果自詣獄。辭以婦孕。吏民益歎服之。轉吏部尚書。梁武入京。百僚署名送。東昏首。志聞而歎曰。寇雖敵可加履乎。因取庭中樹葉按服之。爲悶不署名。武帝覽牋無志名。心嘉之。弗以讓也。未幾。除丹陽尹。爲政清靜。去煩苛。建康有寡婦無子。姑亡舉債以葬。旣而無以還之。志愍其義。以俸錢償焉。時年饑。每旦爲粥於郡門。以贍百姓。民稱之者不容口。家世居建康禁中里馬糞巷。父僧處以來。門風多寬恕。志尤惇厚。兄弟子姪。皆篤實謙和。時人號馬糞諸王爲長者。

沈約字休文。吳興武康人。幼孤貧。篤志好學晝夜不釋卷。博通羣籍。善屬文。梁武在西邸與約游舊。後佐命爲尚書僕射。立宅東田。囑望郊阜。嘗爲郊居賦以叙其事。約左目重瞳子。腰有紫痣。聰明過人。好填典。聚書至二萬卷。都下無比。歷事三代。該悉舊章。博物洽聞。當世取則。謝玄暉善爲詩。任彥昇工於筆。約兼而有之。不能過也。著宋書一百卷。齊紀二十卷。梁武紀十四卷。又撰四聲譜。卒謚憲族。

王筠字元禮。僧虔孫也。幼警悟。七歲能屬文。年十六。爲芍藥賦甚美。及長。清靜好學。有重譽。尚書令沈約當世詞宗。每見筠文。咨嗟吟詠。以爲不逮也。嘗謂筠昔蔡伯喈見王仲宣稱曰。此王公子也。吾家書籍。悉當相與。僕雖不敏。請附斯言。自謝眺諸賢零落已後。平生意好。殆將都絕。不謂疲暮後逢於君。又嘗啓梁武帝曰。晚來名家。惟見王筠獨步。昭明太子愛文學士。嘗與筠及劉孝綽陸倕到洽殷芸等遊。玄圃太子獨執筠撫孝綽肩而言曰。所謂左把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其見重如此。累官中書郎。奉敕撰中書口奏三十卷。及上。沈約云。自開闢以來。未有爵位蟬聯。文才相繼。如王氏之盛者也。

到溉字茂灌。武原人。曾祖彥之。宋驃騎將軍。遂家建康。溉少孤貧。聰敏有才學。早爲任昉所知。

由是聲名益廣。起家爲湘東王長史。梁武帝敕曰。到漑非直爲汝從事。足爲汝師。間有進止。每須詢訪。遭母憂。居喪盡禮。服闋猶蔬食布衣累載。除江夏太守。入爲左民部尙書。所蒞以清白自修。性復率儉。不好聲色。虛空單床。傍無姬侍。自外車服不事鮮華。冠履十年一易。朝服或至穿補。傳呼清路。示有朝章而已。性友愛。初與弟洽常共居一齋。洽卒後。更捨爲寺。因斷腥膻。終身蔬食。蔣山有延賢寺者。漑家世創立。故生平公俸。咸以供焉。又不好交游。惟與朱異劉之遴張綰同志友密。及臥疾家園。門可羅雀。三君每歲時鳴鶴柱道以相存向。置酒叙生平。輒歡而去。臨終。囑子孫薄葬。洽字茂沿。亦聰慧夙成。文辭敏贍。天監中與漑俱擢用。而洽尤見知賞。從弟沆。亦有時名。武帝嘗問丘遲到洽何如。漑沆對曰。正清過於沆。文章不減漑。加以清言。殆將難及。時人比之二陸。

傅昭字茂遠。其先靈州人。六歲而孤。哀毀如成人。宗黨異之。太原王延秀薦昭於丹陽尹袁粲。梁爲所禮。羣爲郡主簿。使諸子從昭。每經昭戶輒救曰。經其戶寂若無人。披其帷其人斯在。豈得非名賢。齊明帝踐祚。引昭爲中書通事舍人。時居此職皆勢傾天下。昭獨無所干預。器服率陋。身安粗糲。常插燈於版床。明帝聞之。賜漆盒燭盤等。敕曰。卿有古人之願。故賜卿古人之器。出爲臨海太守。縣令。嘗餉粟置絹於簿下。昭笑而還之。昭爲政不善嚴肅。居朝廷無所請謁。不畜門生。不交私利。終日端居。以書記爲樂。雖老不衰。博極古今。尤喜人物。魏晉以來官宦簿伐姻通內外。舉而論之。無所遺失。居身行己。不負閭室。後進宗其學。重其道。人人自以爲不逮。終於建康。

蕭朮素蘭陵人。思話孫也。天監中丹陽丞初拜。武帝賜錢八萬。朮素一朝散之親友。性靜。少嗜欲。好學。能清言。榮利不關於口。喜怒不形於色。在人間及居職並任情通率。不自務高。天然簡素。士以此咸敬之。久居建康。有終焉之志。乃築室攝山。微爲中書侍郎不就。獨居屏事。非親戚不得至其籬門。

阮孝緒 字士宗。其先尉氏人。父彥之。宋太尉從事中郎。孝緒七歲出嗣從伯胤之。胤之母卒。遺財百餘萬。孝緒一無所納。盡以歸胤之姊琅琊王晏之母。性至孝。與兒童遊戲。恆以穿地築山爲樂。年十三。遍通九經。十五冠。父誠勉之。答曰願述松子於瀛海。追許由於窮谷。庶保促生以免靡累。自是屏居一室。非定省未嘗出戶。家人莫見其面。外兄王晏貴顯。屢至其門。孝緒以爲必至顛覆。常逃匿不見。曾食醬美。向之。云是王家所得。便吐餐覆醴。及晏誅。竟獨免。所居室惟有一鹿牀。竹樹環繞。天監中御史中丞任昉尋其兄履之。欲造而不敢。望之歎曰。其室雖邇。其人實遠。爲名流所欽尚如此。曾於鍾山聽講。母王氏忽有疾。兄弟欲召之。母曰孝緒當自至。果心驚而返。鄰里嗟異。會藥須得生人蔭。舊傳鍾山所出。孝緒躬歷幽險。累日不值。忽見一鹿前行。孝緒感而隨之。至一所。就視。果獲此草。母服之遂愈。時皆歎其孝感。南平王聞其行。致書要之。不赴曰。非志驕富貴。但性畏廟堂。若使靡靡可驂。何以異夫驥驂。鄱陽王妃孝緒之姊。嘗命駕欲就之遊。孝緒鑿垣而逃。卒年五十八。門徒諱其德行。謚曰文貞處士。

劉訐 字彥度。平原人。幼稱純孝。數歲。父母繼卒。訐居喪哭泣。幾至滅性。赴弔者莫不傷焉。與族兄蔽阮孝緒爲三隱。卜築鍾山。有終焉之志。著穀皮冠。披衲衣。遊山澤。風神勁俊。意氣彌遠。遇者以爲神人。

庾沙彌 潁陰人也。寓居金陵。嫡母劉氏寢疾。沙彌晨昏侍側。母亡。晝夜號痛。鄰人不忍聞。莫在。新林。因有旅松百餘株。日生墳側。族兄都官尚書詠。表言其狀。應純孝之舉。梁武召見嘉之。以補敬令。隨了所生母憂。更遷都。濟浙江。中流遇風。舫將覆沒。沙彌抱椀號痛。我而風靜。蓋孝感所致。

淳于量 字思明。其先濟北人。世居建業。量偉姿容。有幹略。善騎射。以軍功封晉陵男。侯景陷臺城。元帝承制。以爲巴州刺史。景西攻巴州。與王僧辯並力拒景。大敗之。擒其將任約末子仙。景平。

封謝沐縣侯桂陽刺史。入陳以功進封醴陵縣公。卒贈司空。

江綰字含潔。考城人。居金陵。父舊光祿大夫。患眼。綰侍疾將朞月。衣不解帶。夜夢一僧云。患眼者欲慧眼水必差。及覺說之。莫能解者。綰叔祿與草堂寺智者法師善。往訪之。乃因智者啓捨同夏里舍爲寺。以慧眼爲名。洩故井。井水清冽。異於常泉。因取水洗眼及煮藥。遂差。時人謂之（以下闕文）

唐

李白字太白。蜀郡人。白之生母夢長庚星。因以名之。十歲通詩書。喜縱橫術。擊劍爲任俠。輕財好施。天寶初至長安。賀知章見其文。歎曰。子謫仙人也。言於玄宗。召見金鑾殿。帝賜食。親爲調羹。有詔供奉翰林。白猶與飲徒醉於市。帝坐沉香亭。意有所感。欲得白爲樂章。召入而白已醉。左右以水頰面。稍解。援筆成文。婉嘖精切無餘思。帝愛其才。數燕見。白嘗侍帝醉。使高力士脫鞵。力士素貴。恥之。謫其詩以激楊妃。帝欲官白。妃輒沮止。白自知不爲親近所容。懇求還山。帝賜金放還。白浮遊四方。嘗乘月與崔宗之自采石至金陵。著宮錦袍坐舟中。旁若無人。居金陵上秋浦。多所題詠。後卒於采石。

南唐

李建勳字致堯。官至司徒。致仕居金陵。號鍾山公。臨卒戒家人曰。時事如此。吾得良死幸矣。勿封土立碑。聽人耕種於上。免爲他日開發之標。及江南亡。諸貴人家無不發者。惟建勳冢莫知其處。

宋

徐鉉字鼎臣。廣陵人。十歲能屬文。與韓熙載齊名。江南謂之韓徐。仕南唐爲翰林學士御史大夫吏部尚書。宋圍金陵。唐主煜遣鉉朝京師。求援兵。太祖以禍遣之。後隨煜主至京師。太祖責之。鉉對曰。臣事江南。國亡不能死。臣之罪也。不當向其他。太祖歎曰。忠臣也。以爲太子率更令。太平興國初。

直學士院從征太原。加給事中。出爲左散騎常侍。坐事貶黜。李穆嘗使江南。見鉉及其弟錯文章。歎曰：「陸不能及也。錯事江南爲內史舍人而卒。鉉好李斯小篆。尤得其妙。隸書亦工。尺牘爲士大夫所得。皆珍藏之。有集三十卷。又有質疑論稽神錄行於世。」

王安石

字介甫。其先撫州臨川人。父益。通判江寧府。卒於官。因家金陵。安石第進士。累遷知制誥。夫人吳爲買一妾。用錢九萬。安石見之曰：「何物女子。」曰：「夫人令執事左右。」曰：「汝誰氏。」曰：「妾之夫爲軍大將部米運失舟。家資盡沒猶不足。必賣妾以償。」安石愀然。還其夫。盡以錢賜之。相神宗雖誤行新法。而文章節義頗謂過人。但執拗耳。後以使相判江寧府。居近謝公墩。每日跨驢遊鍾山。或不至而還。自號半山居士。卒謚曰文。安仁安道。弟安國安世。安禮安上。自益以下。並葬建康。

鄭俠

字介夫。福清人。治平初隨父輩赴江寧府監稅。得清涼寺一小室。閉戶讀書。時王安石以中書舍人持服寓金陵。俠携所業往見。安石稱許之。四年擢進士甲科。年二十四。調光州司法以歸。相見愈厚。及俠赴光州。安石入參大政。俠數言新法之害。不聽。後監在京安上東門屢上書言事。被謫。及還鄉。所餘唯一拂而已。因自號一拂居士。後人爲祠於清涼寺以祀之。卽公讀書處。

楊德逢

隱居蔣山西麓。近玄武湖。與王荆國相往來。荆國有題湖陰先生壁詩。

阮思聰

字仲謀。罔始人。膂力絕人。善騎射。喜讀左氏春秋及兵家書。積戰功累官吉州團練使。知黃州事。來居建康。歷官所至有聲。嘗遣人詣賈似道。欲重兵守鹿門山。又言當由海以搗青齊。則襄園自解。皆不見聽。師潰。聰歸建康。權馬司徒王榮都統翁福等昇制置司以下印鑰來告曰：「大兵且至。趙制置已去。城中唯節使官高。望救一城之命。」聰曰：「我宋臣子也。不敢以城獻。」榮等知不可強乃止。至元十八年病歿。家人見神人長丈餘。被甲立廳事前。聰遂卒。聰受知呂文德。趙蔡王鑑皆加器重。慷慨有大志。治軍二十餘年。未嘗戮一人爲郡處事。務在平恕。所至民皆德之。篤於親義。嫁孤女十餘人。

素有知人之鑒。薦李珏於朝。其舉其部將也。張世傑之初歸。久未知名。聰召與語。奇之。薦於文德。後竟忠節云。

文復之 字廷實。合州人。登甲榜第三名。授閩州掌書記。累官至湖北提刑。以起居舍人召。每切齒丁大全所爲。人言我見上必極言其奸邪。大全覺之。止不得見。乞祠祿授朝散大夫。主管成都府玉局觀。欲還蜀。道經建康。時邊事亟。馬光祖守郡。留不聽行。遂居郡之修文坊。元康希憲宣撫江東。欽其名。待如師友。欲以故官薦之任。力辭不應。以經史自娛。終其身。子揆嘗爲工部架閣。遵父志亦不仕元云。

楊剛中 字志行。其先處之松陽人。曾大父遂知黃陂縣。徙家建康。剛中幼穎異。力學家貧。與兄敏中竭力以養。內行淳篤。行臺移治建康。至者必禮其廬。由是聲名益振。以省辟主江寧縣學。遷福建廉訪司幕官。行李蕭然若旅寓者。部使者至。改容禮貌。察察與之言。必稱先生。兩主文衡。所選拔皆知名士。或以不及貢額爲言。曰國家設科目。求賢才。可濫取以充額邪。丞相脫歡薦於朝。召爲翰林待制兼編修。官月餘。謝病歸。居家講學不倦。所著有易通微說。詩講義若干卷。

李栢 剛中甥。以鄉舉累官浙江儒學副提舉。亦以文鳴江東。其文紆餘豐潤。學者多傳之。

陳遇 字中行。其先曹人。宋建炎中曰義甫者。爲翰林學士。南渡。遂家建康。遇誠純篤實。德宇粹然。博學綜覽。元末教授溫州。尋棄官歸。高皇帝定金陵。搜訪人才。御史秦元之薦遇。上素聞其名。御書稱中行先生。以伊呂孔明濟世安民起之。遇就召。上與語大悅。遇亦竭誠委己。禮待日隆。凡三幸其第。命以官。輒辭不受。上卽帝位。詢保國民大計。遇以不殺人蒞斂任賢爲對。再除翰林學士。固辭。

賜輿一乘。衛士十人。被命使兩浙還。稱旨。賜金。除禮部侍郎。又固辭。會疾遣醫診視。愈入謝。上稱君子者再。召對華蓋殿。賜坐。草平西詔。賞賚有加。西域進良馬。諫卻之。兩除太常卿。禮部尚書。皆固辭。上曰。朕不强卿以官。成卿之高。每進見陳說。必根諸仁義。人有過被譴。皆力爲言。上每俞允。其優禮寵渥。羣臣莫敢望。嘗曰。卿老矣。有子可帶刀侍衛。遇伏地對曰。臣三子皆幼。待成立以效馳驅。及卒。上親爲文以祭。賜葬鍾山。子恭仕至工部尚書。

杜環字叔循。其先廬陵人。從父遊宦金陵。遂家焉。好學謹飭。重然諾。好周人急。父執事。常允恭死於九江。家破。母張氏老。投充恭知交。無所納。歷訪至杜。杜禮送。留養。村貧。黽勉率見妻馬氏敬事母。母性褊急。少不愜。輒詬怒。杜私誠其家順之。勿以困故爲慢。如是者十年。母有幼子伯章。失所在。念之成疾。杜以事道嘉興。遇伯章。具以語。伯章逾半載始來。值杜初度。母子相持大笑。家人以爲忌。杜曰。此人至情。任之。旣伯章實貧。又度母老不能行。竟托故捨去。母疾增劇。杜事之彌謹。又三年卒。則爲葬。且時祀焉。杜後補晉王府錄事。

姚金玉其先浙人。洪武初取實京師。隸上元。生平孝謹無過。母病百藥不治。割股肉以進。獲愈。有司聞於朝。詔旌爲孝行之門。復其家。後其女選入內宮。改隸錦衣衛。六世孫汝循。舉進士。仕至大名知府。

徐佛保南京江陰衛人。事母丁氏以孝聞。永樂二年丁患痢。醫罔藥效。佛保禱於天地。取刀剖腹割肝以爲湯藥。母疾遂愈。鄰人見而驚駭。陳諸有司。屢實以聞。旌表孝行於門。

張瑄字廷鑑。江浦人。寓居金陵。由正統壬戌進士授刑部主事。歷陞右副都御史巡撫福建河南。皆有善政。後陞南京刑部尚書。謝政。天性儉約。居官五十年。自奉如寒士。所著有香泉稿。擬清集。閩汴紀巡錄。南征錄。安拙類稿。各若干卷。

童軒字士昂。其先鄱陽人。以欽天監家應天。景泰辛未進士。授南京吏科給事中。時貢翠毛魚鮓諸物。以萬計。軒上疏止之。又陳弭盜安民數事。多見採納。蜀寇起。往諭之。罔弗率。三原王恕云公不加兵而四境甯。官至南京禮部尚書致仕。家無餘資。卒贈太子少保。賜葬祭。

李應禎名姓。以字行。其先吳人。以醫士家南京。少警朗力學。好古博雅。尤尙氣節。慕范文正公之爲人。題其所居室曰范齋。宣德癸酉中鄉試。久之選授中書舍人。屢有建白。郊祀畢有宴。因奏中書舍人坐科道官後非制。時雖不從。識者韙之。荆襄流民相聚。朝議惡爲亂。欲逐散之。乃上疏言民墾田築室爲定居。逐之祇益辭耳。不若因而撫之便。後增置郡縣如其言。尋直文華殿。有旨寫佛經上疏謙。言其剽切。人皆危之。上不問。累遷南太僕少卿乞休。歸吳中。性素下急少容。其氣象巖峻。若不可親。然喜交游。尤好汲引後進。朋友死經紀其喪。恤其妻子。顧華玉稱其一介不取予。文翰如鈇戟利劍。掉以淮陰之雄。可謂介而文焉。

史瑄字彥章。其先延安安定人。父以軍功爲南京留守後衛指揮。瑄顯敏厚重。議論英發。游武學。大司馬李公試策優等。擢爲浙江衛總。布袍蔬食。門無私調。累陞都指揮僉事充參軍。分守靖州。靖爲古槩粵夷種。夷獠雜居。恃險築傲號。稱難治。瑄宣布天朝威德。遠邇帖然。而清慎之操。終始一致。且飾以文事。雅有儒將風。卒於任。歸葬金陵。

賀確字存誠。其先隴西人。國初徙四明。再遷金陵。行醇學博。少事舉業。試有司。一不利卽棄去。曰是不足以盡吾儒之學。遂益肆力學問。自六經三史以至天文地理醫卜之書。無不覽究。爲文章有古風。視世事若無足以當其意者。學士周公叙嘗以其有史才薦修宋遼金三史。力辭不就。年九年三卒。所著有友菊詩集八卷行於世。

王徽字尙文。江浦人。錦衣衛籍。天順庚辰進士。拜南京禮科給事中。卽疏五事。曰親覽史書。開言

路。重大臣。選良將。全內官。時中貴牛玉專恣。大臣失職。皆時所忌諱。微劾之甚剴切。謫普安判官。考滿歸。遂杜門不出。治治甲申薦起爲口西左參議。逾二年。乞致仕。時年六十有三。爲人耿介不阿。年八十有三卒。

陳鋼字堅遠。其先邨人。國初籍太醫院。遂世家南京。鋼獨喜儒術。從師游。講讀不倦。舉成化乙酉鄉試。授黔陽知縣。爲政通大體。恤養憫獨。民有無告者闢荒田俾墾爲己業。積穀數千石以備荒。民翕然懷之。乃興學校。謹禮讓。黔俗居喪擊鼓羣歌。歌且俚。鋼知其難卒禁也。獨教以歌哀辭。俗遂改。沅湘水合流城下。數攘民居。乃治石堤數萬尺。水遂不溢。縣有道經崖上。石險狹僅容人跡。辰沅諸路軍守靖州者。往往夜墮崖下。鋼聚薪烈石而鑿之。外繚以索。行者賴焉。秩滿當去。民遮道泣留。擢判長沙。修復岳麓書院。三年。以母喪歸。遭疾卒。

蔣誼字宗誼。太醫院籍。世居金陵。成化二年進士。授杭州府推官。以父喪歸。服闋改介興。又改金華。治行皆卓異。授南京河南道監察御史。風紀肅清。以疾卒。鄉里惜之。

任彥常字吉夫。其先合肥人。國初籍江陰衛。幼遊京庠。刻苦有志。蒐獵羣書。爲文辭理並到。天順壬午鄉試第一人。成化壬辰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歷陞福建提學僉事。體悉士類。甚得其心。弘治改元。致仕歸。八府諸生遣人赴京奏保。連上一十二章不報。從容林下。十有二年而歿。所著有克齋稿若干卷。

董宣字繼善。欽天監籍。自幼穎敏。游京庠。累舉不第。成化己未需次貢春官。授青田儒學訓導。修明職業。迎母於官所。晨起課諸生畢。卽候於寢門。承顏曲盡其歡。母病號泣求醫。湯藥必嘗乃進。母卒。摧頤隕越。絕而復甦者數四。郡守以下愍之。競資其歸葬。服闋除親藩講讀。卒於官所。著有青田雜錄若干卷。

都勝

字廷美。其先河間寧津人。父忠以廢改南京羽林左衛指揮僉事。勝年十五。入武學。讀書綴文。與儒生等。江東名士樂與之遊。繼父官懋著聲績。累遷都指揮僉事。奉敕守備儀真。軍務嚴整。盜賊屏息。而廉慎詳密。百廢俱舉。真民畏愛之。壬辰奉敕備倭。鹽徒金落等犯嘉定上海。聞之散去。已而復乘巨艦數百欲犯江陰。勝率衆捕獲之。俘獻於朝。漕運總兵平江伯薦勝充參將協同漕運。仍鎮守淮安地方。乙巳出陝饑。奉敕運米百餘萬石往濟之。是年平江伯擢勝代之。三歲陞中府都督。屢上疏乞休致。卒於家。

陳鏞字宗之。其先紹興人。以欽天監家南京。少與弟欽有文學名。成化丙午同舉應天鄉貢。鏞第一人。明年同舉進士。皆由郎署爲督學副使。鏞山東。欽廣東。鏞成就學者甚多。至今思之。官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卒於官。所著有矩菴謾稿若干卷。金陵人物志二卷。

蕭春字秉常。其先江夏人。寓居金陵。性至孝。父政病痢。春衣不解帶者逾月。每夕沐浴。仰叩北辰。及病劇。痢忽變紫。臭穢狼藉。春泣曰。吾父不復生矣。兩手據床。一吸殆盡。其母往見。相抱悲苦。遂絕良久乃甦。父既卒。哀毀幾不能生。廬墓側者期年。

徐震字廷威。其先吳郡人。寓金陵。以節行自高。錦衣揮揮呂貴。嘗以白金十二斤密託以遺少子。貴死。召其子還之。其子啓疑疑焉。震不與辯。後數日召數人并其子出貴手帖示之。其子愧謝。博士沈立者。善數學。推其子後當貧。嘗託以白金三斤。後訪其子果貧。亦召而與之。其不負然諾如此。

梁材字大用。其先大城人。國初籍金吾右衛。遂世家南京。材舉進士。授德清知縣。以廉介著稱。入爲刑部主事。逆瑾用事。每以其意生殺人。材據法力爭。不少屈。晉郎中改監察史。出知嘉興府。調杭州府。皆有惠政。而在杭尤著。始至適歲饑。告濟者前後塞路。材語云五日即發粟以賑。時倉無儲積。人皆惑之。材密訪某鄉某人有粟若干斛。皆得其實。屆期。材親至其家。曰汝有粟若干。當糶半以銀償。

上元縣志卷之十

之。卽命賑其鄉人。事完以報。一日數虛皆遍。饑民數萬。卽日皆得食。無侵漁留難之弊。遠近大服。陞浙江按察使。轉雲南。先是有土酋相仇殺。御史屢劾未結。將謀變。材至。曰是未可治以中國法。乃以贖論。土酋大驚喜。卽應命。御史難其太輕。材曰不爾則變矣。後偵知夷果密調兵。聞無他乃止。累遷戶部尚書。總覈財賦。抑冗費。條奏十餘事。會計爲清。未幾致仕。後以戶部難其人。仍以材任。適遇考察京官。肅皇帝素知材清正。命監部院考察。凡黜陟進退。材議居多。是歲刑部有獄不決者四事。上命掌刑部讞之。俱得情。奏上。上喜。在職六年。上眷注甚厚。幾欲正位端揆。爲侯勛所中而止。後竟罷歸。涓潔之性。暮途愈貞。爲尙書宅憂歸。始有家室。卒未久。而家人食貧。豈古所謂居官廉。雖大臣無厚著者哉。隆慶初賜葬祭。贈太子太保。謚端肅。

劉麟字元瑞。南京鷹揚衛籍。弘治丙辰進士。外戚張氏驕橫。中外側目。豪諫龐津等歷詆罪狀。天子震怒詔下獄逮治。麟上疏申救。聲譽遂起。授刑部主事轉員外。出守紹興。郡大治。以不修問。逆瑾矯旨廢爲編民。郡人如失父母。爲立生祠。旣失官。貧不能歸。乃寓居長興。與孫一元輩爲湖南五隱。瑾敗。起知西安。父歿葬長興。遂定居於瀆南坦上。服除。陞陝西參政。屬歲饑。虜數入寇。朝廷遣貴臣督兵餉。擬加賦以給。諸司莫敢持異。麟獨不可。曰靖邊本以衛民。民可先困乎。議遂阻。而軍興亦不乏。累遷工部尚書。奏建節慎庫。與臺臣同典出納。歲一查盤。自是財無濫用。凡工部上供。牽關內府中貴人。輒陰自增損。不受覆覈。麟乃條上當裁省者一十四事。並見嘉納。中貴以是憾之。會遣近璫督造龍袍於蘇松。麟謂尙衣自有常供。請罷之。而銜者益深。竟令致仕。家居三十餘年。蕭然一室。賦詩自娛。嘗欲建樓以居。而無資。文內翰徵明爲畫一圖。名曰神樓。騷人墨客爭詠之。平生尙氣節。以文學鳴於時。律詩步盛唐。選擬漢魏。字法義獻。片紙隻字。人得之爲至寶。卒年八十有八。贈太子少保。謚清惠。

使。未任卒。

楊銳爲都指揮。守備安慶。正德己卯。宸濠反。留兵守南昌。自率大軍盡奪官民船。賊衆數萬。舟楫蔽江而下。聲言直取南京。經安慶。銳與知府張文錦等衆誓死固守。令軍士鼓譟登城大罵之。濠怒。遂駐師督衆運土填塹。肉薄攻城。城上矢石如雨下。賊衆多死傷。數日不能克。濠乃令僉事潘鵬遣其家人持書入城諭降。銳手斬之。支解其屍。投城下以徇。賊衆遂衰。會王新建兵入南昌。濠回軍救之。安慶之圍遂解。是役也。南京已有爲濠內應者。使濠乘初起之銳。順流而下。則天下事未可知。使銳等不激怒之。彼亦未必留攻安慶也。銳之功其可少哉。

姚隆字原學。國初籍留守衛後。家金陵。舉弘治壬戌進士。初令浙之新昌。時旱。民多流殍。設法賑濟。多所全活。數辨冤獄。有懷百金謝者。拒之不受。陞禮部主客司主事。轉郎中。出守荊州。威惠並行。明年大水。人附高阜大樹。日夜嗷嗷。隆命人駕小舟千艘以濟之。仍各給以米。活者數千人。是冬大雪。殍者塞途。又命搭簷舍於江岸。以庇遠來趁食者。而於近境爲粥以啖之。活者亦數千人。又明年修築黃潭等處決堤。曲盡規畫。雖工費數萬緡。皆不取於民。時取佛中官過郡。從者殺人。捕而抵罪。中官恐以奇禍。隆弗爲變。政績大著。歌謠載道。忽罷歸。民皆扶老携幼。攀轅號泣。至不可前。爲祠肖像以祀之。立碑曰去思。歸家不入城府。不道時事。有田二頃。僅供朝夕。處之宴如也。

王韋字欽珮。徽之子。沈毅清介。動準禮法。性至孝。奉親禮恭氣和。小心周慎如一日。登弘治乙丑進士。改庶吉士。以親老乞爲南考功主事。南曹考察。以力持公論見憚。擢河南按察副使。督學政。繩以禮法。緩以恩氣。凡請託一切謝絕。有被黜者則深自引咎。士咸歸心。擢南京太僕少卿。時居母憂。且病。竟卒。顧司寇兄弟選其遺文刻之。名南原家藏集。行於世。

周金字子庚。其先武進人。國初以閩右徙南京。隸籍府軍右衛。因家焉。弱冠爲應天學生。正德戊辰

舉進士。擢給事中。爲人豁達警敏。有經制才。都督馬昂進女弟謀奸叵測。力爭出之。人以爲難。尤通達邊務。凡山川夷險。亭障疏數。將士勇怯。守禦難易。咸習知之。與客縱談。虜如在目中。歷陞僉都御史巡撫延綏宣府。善撫將士。得其心力。宣府糧不時給。衆大譟。將爲變。金肩輿諭之。投戈解散。徐治其窳帥而已。邊告無事。乞歸。久之起撫畿內。入佐本兵。擢右都御史總督漕運。章聖梓宮南祔。始奉旨由江。而諸護行大臣至儀真議從陸。衆知不可而不敢言。金獨力言沿江山險。路不可通狀。且奉玉體上下山阪。恐有撼頓奈何。乃從江。沿江千里居人。免伐樹發屋。役夫數萬人得無走死山谷中。皆其力也。致仕歸武進卒。賜葬祭。贈太子太保。諡襄敏。

蔣達 字文學。江都口口口後衛籍。家南京。少以文學名。正德戊嘉口口口與知縣。拜御史。值宸濠叛。出軍江上。口口口疾卒。贈光祿少卿。諡祭。

李重 字元任。其先江都人。國初隸籍南京金吾後衛。遂家焉。舉正德辛未進士。授戶部主事。時戶部芻粟所在。皆有中官預之。重以清苦自持。中官餽遺悉拒卻。明年奉輿書督賦兩浙。時鎮守太監劉璟所侵官銀至二十萬許。密欲厚有所遺冀鉗其口。重正色曰。與其遺我。孰若口民償所負。以足國乎。璟憚其嚴。盡以所侵輸官。由是兩浙宿負完百三千餘萬。前此來之有也。歷員外郎中。擢德安守。會有告言宗藩羣校豪橫不法事者。重直其民。悉寘如法。以是坐深構。至廷臣鞫之。事始白。謫官。去德安日。民哭送之。祀於名宦祠。戊子漕河壅。用大臣薦復起爲工部郎中。擢守九江。俄進江西按察副使。持憲愈厲。以不能俯仰。與上官不協。坐罷。後老而貧。教授生徒於高淳溧陽之間以自給。尙書霍公韜欲贈以所毀淫祠及寺廢。俱固辭。年八十卒。

王鑾 子汝和。其先吳江人。國初隸籍錦衣衛。遂家南京。舉正德辛未進士。試政吏部。時流賊甫平。郡縣瘡痍未復。鑾恐悲後憂。乃爲原治二篇。大略論今之賊盜。皆由守令非人。監司惟利趨承。撫按罔

覈實效。以致浸淫潰敗。其弭盜根本。則欲禁奢立禮。敦教化。嚴貪墨。太宰楊一曰異之。補文選主事。秉公持衡。不與人交接。尋改考功。節益峻。朝散扁鍵自防。人罕認其面。晉驗封郎中。

陳沂字魯南。鋼之子。生而穎秀。丰采照人。五歲能屬句。比長益博綜羣言。爲文汪洋雄偉。時諸文人宦南都者咸相與倡和。聲譽翕然。顧獨不能規規習逐時好。正德丁丑始第於春官。在位者知沂有著述才。改翰林庶吉士。除編修。與修毅皇帝實錄。甲申與鄒守益楊慎再論大禮。乙酉實錄成。進侍講。每經筵進說。必委曲寓規諷意。上問宰執知其名。明年出參江西。進山東左參。多惠政。嘗按鉅野。有羣盜謀劫縣。沂偵知之。即調兵掩捕。盜驚散。改山西太僕卿。再疏乞歸。築遂初齋杜門著述。沂詩宗盛唐。文出入史漢。晚益臻奧理。所著有金陵圖考。又山東通志。南畿志。皆其筆削去。

何遵字孟循。其先吳江人。國初隸籍欽天監。遂世家南京。遵爲人正質。不尙矯激之行。居常訥訥然。於世故泊如也。因自號曰味淡。舉正德甲戌進士。授工部主事。督商稅荊州。荊故利府。以墨敗者相繼。遵處之若無與。已卯返命闕下。毅皇帝頻巡幸。逆臣江彬者實導之。始狩於近郊。後遂歷上谷雲中諸邊。至是有詔除道。將登封岱宗。遵吳會浮江漢而上。以禱於太嶽。逆藩伺變。禍且莫測。兵部郎中黃裳修撰舒芬等皆遵。先後進諫。彬怒。矯詔下帶等獄。且以死脅言者。遵不顧。復上疏言帶等無罪。不宜誅諫臣。語益剴切。彬愈怒。并下遵於獄。榜掠瀕死。復罰跪廷杖。逾二日竟死。遵之將諫也。貽書鄉人周金陳沂。以親老爲託。語不及私。嘉靖初錄遵忠。贈尚寶卿。廢一子。爲國子生。

劉璽字廷守。其先山口人。洪武間從戎有軍功。隸龍驤衛。世襲指揮同知。璽少業儒。有名。居官廉潔。不受錢。羣公推轂。致位兩府。初分闡江西。計廩而食。妻子布衣不完。巡按叅御史相特疏薦之。有僚友比之學宮。家人謂之窮鬼等語。推總漕運。上識其名。喜曰。是前窮鬼邪。亟可其奏。璽夙詣利弊。興罷殆盡。侯勛方有寵。請璽爲市南物付運舟分載入都以罔利。璽不應。以疾請告。久之。總漕非

人。復召用。竟以不屈忤當道論劾罷歸。卒。

沈越字中甫。國初籍錦衣衛。家金陵。登嘉靖壬辰進士。授羅田令。逾年邑大治。移令平江。擢山東道監察御史。平江民思之。爲立志思碑。羅田亦祠於名宦。爲御史持廉秉公。釐奸革弊。一時風裁大著。以甲辰監試事忤旨落職。出判開州。稍遷衛輝府推官。又遷德安同知。以不能隨時俯仰。竟歸。而田廬無所增置。所著詩文并集古今雜事若干卷。藏於家。

陳鳳字元舉。其先岷山人。國初以良醫隸籍太醫院。遂家金陵。早年聰穎不羣。書過目輒成誦。搖筆爲古詩文動凌作者。舉嘉靖乙未進士。授南陽推官。郡有疑獄數端。久不決。鳳至原情覈實。得並釋之。人稱神明。丁外艱服闋。補彰德。陞刑部主事。決囚多所平反。省中故有白雲樓。暇日與文學寅僚眺詠其上。目爲西曹雅社。歷郎中出僉江西。母憂服闋。再補四川。改陝西。是時已病。聞邊事急。冒暑而行。抵慶陽。扶病經畫。未幾竟卒。平生負氣任性。觀覽甚富。藻思絕倫。所爲文辭皆秀朗瀟逸。卓有短度。所著有欣慕編。清華堂稿稿存。行於世。

顧源字清甫。國初籍錦衣衛。世居金陵。豪雋不羣。詩書畫皆不泥古法。信筆點染。天趣迥絕。然實自古法中來。其論書曰。書須古法四分。己意六分。乃妙。不然縱筆筆能似古人。終成奴書。不足貴也。中年究心禪理。大有悟入。晚節與名僧舉西方社會戒律。精嚴無與爲儷。臨終端坐而瞑。舉室聞蓮花香三日始歇。

盧璧字國賢。其先安東人。溧盱人。祖陸國初爲金吾右衛指揮使。遂家金陵。嘉靖戊戌進士。選南京戶部主事。歷陞漳州知府。改漢陽陞苑馬少卿。罷歸。璧性孝友。父病以身爲禱。親喪衣不解帶者半載。突毀骨立。居官。常諫外秋毫無取。及歸家計益窘。處之恬如。杜門掃軌。不通公府。性峭直。終身不媚一人。僚佐間亦不假辭色。勸遵禮法。夫妻相敬如賓。子孫必正衣冠。然後敢見。惟愛菊。購奇品

聚之園中。躬自澆灌。菊之好爲京師第一。卒年七十八。所著有治漳備忘錄。關中集。兩山墨談。客窗閒話。東籬品彙等集。藏於家。

殷邁 字時訓。世爲南京留守衛人。少穎敏端靖。始授書輒成誦。默志聖學。二十登鄉薦。肄業南雍。於江西何善山氏聞陽明先生學。已而又從少司成南野歐陽公論理道。有當於心。以爲非靜無以成學。遂屏居山寺。鍵關默養。參究佛乘。多所自得。辛丑舉進士。授戶部主事。以病乞南改吏部驗封司。進文選郎中。累遷至南太僕寺卿。每改官輒固辭。當道益重之。疏上皆寢。乃不得已赴任。居無何又固辭。必得乃已。歸則杜門卻掃。一切世好如洗。萬曆初撫按交薦。起爲南太常卿。進貳南禮部。施以原官管國子祭酒。累疏乞休。卒。邁賦性恬淡。在官什三。在告什七。難進易退之操。始終如一。少年求格致之義。不得其說。哽咽終日。究心中庸。證諸內典。已而收斂耳目。澄思靜照。久之忽有省。自言一日於幽寂中恍惚見其良心。始知此心虛融周遍。而身內有形之心。非吾心也。其所得如此。所著有懲忿窒慾編。逍遙訣。測言。閒雲館野語。行於世。

張祥 字元吉。其先洛陽人。遷常州。祖通國。初以功爲錦衣衛千戶。遂家金陵。幼爲郡諸生。有文名。累屈於有司。貢爲泗水學博士。中山東鄉試。辛丑舉進士。授河南鄆陵令。入爲工部主事。歷郎中選萊州知府。已而調雄。歷遷按察副使。罷歸。祥居官服廉守介。請託餽遺。一切拒絕。及歸家無餘資。跣步不出戶庭。絕口不問有司事。茹淡服疏。夷然自樂。終其身未嘗有他營。卒年八十七。

馬汝篔 字誠望。錦衣衛人。年十四。遊京庠。嘉靖初應選貢。壬子領鄉薦。再試南宮弗售。遂仕爲慶元令。歲值攢造。篔曰大造繫十年利病。可容奸胥私弊乎。遂率而盟諸城隍之神。書誓辭於兩楹。歸而晝夜親閱。纖毫不假。再逾月而冊成。當道賢之。事載慶元誌中。受撫院檄禦閩劇賊李文標。篔率鄉兵左右之。竟滅賊。三載入覲過家遂謝不赴。篔恬靖隱厚。喜浮屠家言。嘗買地城南遷暴贊。五年

積千餘副。嘗貸邵氏五金無券。邵歿。其家不知也。必致還之。居常泊如。不自鳴其善。書逼右軍。其餘事也。年八十二卒。

鄭守矩

字汝方。歐之子也。檢於操履。閑於世故。對客才情豁如。談時事屢有條。一座傾聽。游郡學常試高等。壬子舉於鄉。時已強仕。又十載以祿仕爲南城邑博。師範端肅。典試東土。衷司監臯吉周司徒繼皆出其門。擢令邵陽。廉明仁恕。尋以乏嗣乞休。里居三十餘年。神采不衰。育族子爲後。卒年八十有三。

陳芹

字子野。景泰中隸籍羽林前衛。家金陵。自幼穎秀過人。十歲能賦小詩。領嘉靖甲午鄉試。屢上春官不第。乃往來天台攝山之間。日與黃冠緇衣爲方外遊。壬戌乃就選教諭崇仁。陞尹奉新。調寧鄉。非其好也。三上書求歸。歸而絕意世事。起邀笛閣五柳亭於秦淮水上。日與儕輩臨流觴詠。居家十五年。未嘗履公庭及談時政。所著有子野集。鳳泉堂稿。忠孝說義。行於世。郡守姚汝循嘗許其詩清婉幽澹。有陶韋王孟風度。書小楷則鍾太傅入室弟子。畫則長於寫生。而於竹特妙。在本朝當是王孟端後一人。人以爲確論。

蔡銳

字抑之。留守左衛籍。家貧養母盡孝。性端介。與人不苟合。臨財不苟取。人有過面折之不假借。交友皆嚴憚之。爲博士弟子。每試常居高等。顧委諷於場屋。提學真定楊公名知人。得其考貢卷數曰。是科目才也。豈有如此才而以偃蹇終乎。竟中嘉靖丙午鄉試。又再蹶於南宮。乃謁選銓曹。得河南通許知縣。有政譽。顧不能媚事上官。遂爲所中。大計時下遷杭州府學教授。始至。勸廉隅。端軌範。士無親疏厚薄。儼然臨之。非公事不具衣冠無敢登其門者。士始懼其拘檢。去某月。翕然尊信之。曰古君子也。越四年竟以不能俯仰遷襄府紀善。夫之日士多裏糴相從。有至數百里外者。立去思碑於學宮。至今人猶稱之。歸而環堵蕭然。豁如也。足跡未嘗一謁公府。人亦無有以私干之者。年八十餘卒。

焦瑞字伯賢。國初以武功隸籍旗手衛。爲百夫長。遂家金陵。爲人清方慤勸。不妄語。弱冠爲應天府學生。以家督當戶。生事甚寔。藉授徒爲活。然來請業者束修之間。必程其學而後受。有終歲不受一錢者。曰教未益也。累試不第。以選貢授靈山令。時一條鞭法已行十餘年。有司以僻遠。里甲之供如故。瑞至首罷之。民始灑然有更生之望。縣多叢筍密箐。羣盜嘯聚其中。督府檄節推劉往剿之。賊執劉將加害。瑞率衆往援。賊見驚拜曰。此真吾父母。奈何犯之。遽斂衆去。乃拔節推還。俘斬且衆。竟不上功幕府。故賞亦不及焉。嶺南去天萬里。仕者率取明珠翠羽以自潤。漁利之孔百端。悉罷之。有牛稅。入滋多。沿爲縣用。亦貯之庫。絲粟之費。以已俸償之。不支一錢。縣產龍膽天竺黃花石諸物。上司不時需索。皆力辭。百姓恐失之。咸願輸以緩其怒。固不從。然竟其去亦無取靈山一物者。時賊猶窺伺。瑞慮武備單弛。檢諸兵日訓練之。以銀爲射的。中輒賞之。由是諸兵競勸。賊不敢近。見邑士多不勤於業。躬督課之。日夕靡倦。月試輒加賞勸。由是人人自奮。權相納國。賦歛嚴急。鄰郡縣爭趨爲刻深。赭衣塞道。於是歎曰。吾安忍以民命博一官乎。遂以疾告歸。徙步辭上司。不復駕靈山輿矣。先是督賦嘗出俸百金爲民代償。去官未幾。輸者滿額。攝者盡以返之。卒不納。曰吾業以心代之。不忍易吾心也。歸之日。囊餘八金。半皆曩時射的也。卒於途。聞者惜之。弟竑。己丑殿試第一人。

李逢暘字維明。國初籍金吾後衛。家南京。幼端謹如成人。家庭間顰笑不苟。雖盛夏恆整衣冠危坐。終日無傾側容。視世沒溺財利。惟恐汙之。游郡庠。京兆喻時延置學塾教其子。逢暘以師道自重。出入未嘗左類。見者肅然。喻亦重之。戊午舉於鄉。喻實薦之。逢暘聞之弗善也。絕不調謝。喻亦不介意。人謂兩得云。性篤孝。母歿哀毀骨立。啜蔬處外三年。悉如禮。舉隆慶戊辰進士。時方選庶吉士。逢暘本第七人。當道雅屬意。逢暘固避不就。乃授戶部主事改儀部郎中。會選宮人。惟簡其貌端淑者。諸黷冶悉置不與。奉名遣祭楚王。事竣以百金爲贖。卻之。歸未幾。友人楊希淳病。逢暘親視湯藥。或

謂宜少避者。不從。楊卒未浹旬。以竟不起。逢賜篤於踐履。不事空談。及見天臺先生。然後心服。告人曰。吾曩來毛髮動止皆非是。又曰。吾不聞學得爲古之矜式者止爾。今而後之學之不可已也。幼與希淳爲友。交相切劘。李以致篤勝。楊以透脫勝。皆金相玉質。彬彬君子。兩人一時俱歿。人咸惋惜之。有集若干卷。少司寇吳自新谷楊稿刻而傳焉。

論曰。甚哉習俗之移人也。聞之長老。弘正間居官者。大率以廉儉自守。雖至極品。家無餘資。此如胡之弓。越之劍。夫人而能之也。嘉靖間。始有一二稍營囊橐爲子孫計者。人猶共非笑之。至邇年來。則大異矣。初試爲縣令。卽已買田宅。盛輿服。金玉玩好。種種畢具。甚且以此被譴責。猶恬而不知怪。此其人與白晝攫金何異。回視先輩之風。亦可以愧死矣。操行如此。他復安望乎。至若閭里之間。當時亦多君子長者之風。其後漸以澆漓淨薄。故論人才於疇昔。殆有不可勝紀者。乃今則寥寥矣。寧不爲司世道者之憂乎。若失躬行教化。使士庶回心而嚮道者。其在良牧哉。

上元縣志卷之十一

人物志烈女

夫女德之繫於天下重矣哉。易詩書春秋皆著明之。顧其道與丈夫異。蓋士有百行。委蛇變化。要之不失其正而已。至若婦人從一而終。惟全節爲兢兢。微有點缺。則他固不足贖矣。及其意氣所激。有丈夫所不能爲。而且以身甘蹈之者。或峻防以表節。或誓死以全貞。其精誠凜烈。至今耿耿。猶有生氣。又惡可得而泯沒哉。於是采其聞見之所及者。著於篇。

南北朝

王氏 太尉長史誕之女也。適袁氏。生粲。而其父卒。粲尙幼。孤寒無依。王紡績以供朝夕。粲嘗以事

忤宋孝武。坐徵下獄。王候孝武出。負磚叩頭。因至傷目。絜疾。王憂念特甚。夢絜父曰。絜孫疾無憂。將爲國器。但恐富貴終當傾滅耳。及絜貢。王恆以夢言爲戒。絜囚自抑損。遇遷官。常辭不拜。後以討蕭道成不克。死於石頭城。

魏氏 王僧辯母也。性和順。僧辯以事下獄。魏徒行謝罪。梁武帝不與見。乃詣貞惠世子自陳無訓。辭旨哀切。世子爲改容。及僧辯得釋。魏深相貢獻。勉以忠孝。後僧辯殄滅侯景。克復舊都。魏恆以謙抑爲戒。卒諡曰貞敏。

元

王氏 闕文興妻。健康人也。文興從軍漳州。爲其萬戶府知事。王氏與俱行。至元十七年。陳昂眼作亂。攻漳州。文興率兵與戰。死之。王氏被掠。義不受辱。乃給賊曰。俟吾葬夫。卽從汝也。賊許之。遂脫。得負屍還。積薪焚之。火既熾。卽自投火中死。至順三年事聞。贈文興侯爵。諡曰英烈。王氏曰貞烈夫人。有司爲立廟祀之。號雙節云。

郝氏 劉應麟妻。應麟祖虎。爲宋觀察使。自廬州徙居健康。嘗統師拒北兵濠之五河。中矢洞腹達背。久之瘡潰而死。時妻王氏年始二十餘。守志不出戶庭者五十二年。其子祐爲監稅官。僅弱冠。死時妻郝氏年二十一。守志如姑王氏之行。者五十三年。及應麟妻郝氏。尤勤勸婦操。應麟歿。事二姑四十餘年。皆以壽終。時謂劉氏三世貞節。咸嗟異云。

周氏 李成妻。年二十喪夫。家貧。口口奉姑方氏盡孝。天曆二年部擬旌表門閭。

吳氏 劉英傑妻。宋知縣季中女。年二十三喪夫。子慶孫端中皆在口口。誓不他適。孝事舅姑。教子皆爲儒。年七十餘卒。元統二年部擬旌表門閭。復其家。

周氏 張宜妻。年二十二喪夫。守志三十載。一子復喪。孫二人皆幼。子婦樊氏奉姑。亦守節不嫁。周

氏年七十餘卒。大德十一年部擬旌表復其家。

楊氏 王元壽妻。元壽爲沿江制置司計議官。死於難。楊氏年二十。守節不嫁。教其子招孫建孫。長立仕宦。招孫終溧水州知州。建孫任龍興路富州判官。楊氏以子恩封上元縣君。大德五年部擬旌表門閭。

馬氏 劉祈妻。山東人。寓居府城西隅清化坊。年二十九喪夫。終身績紵以養舅姑。年五十餘卒。至正五年部擬旌表門閭。

衡氏 趙宗澤妻。建康人。少有志操。時汝穎兵起攻陷建康。與趙棟妻夏氏趙楫妻劉氏俱誓不受辱。沈水而死。時號三烈。

大明

楊氏 金陵民家女。事安陸侯吳復爲妾。復守黔陽。以疾卒。楊自縊以殉。事聞。高皇親降手敕。封忠烈夫人。

王氏 江東人。都指揮陳忠妻。忠守交趾。王與俱。會黎賊叛。忠戰歿。王時年二十三。攜二女登竹筏出交趾東海城。進海門。潛賂賊黨。收忠屍斂之。浮海間關扶柩北歸。葬所居後。紡績以度朝夕。卒與忠合葬。人謂其夫婦忠節兩無愧云。

俞氏 京城人。張五妻。年二十七歲。洪武十九年病故。俞守節終身。

胡氏 京城人。李福保妻。年二十四。夫故守節。

余氏 府軍右衛人。楊祖壽妻。洪武二年祖壽征進鳳翔等處陣亡。余氏年二十七。守節。以上俱永樂間奉旨旌表。

薄氏 府軍右衛人。蘇官福妻。洪武三十三年夫故。薄氏時年二十八。守節無玷。

鄭氏 神策衛人。王留兒妻。洪武二十八年留兒征進廣西陣亡。鄭年二十四歲。思姑湯氏年老。誓不再

嫁。養姑終身。

王氏 府軍右衛人。田二妻。洪武三十五年夫亡。王氏守節三十餘年。

龔氏 豹韜衛人。黃受公妻。受公差運糧德州病故。守節三十餘年。

汪氏 豹韜衛人。陳安兒妻。洪武二十二年安兒差德州運糧病故。汪氏年二十餘。守節終身。

仲氏 京城人。陳忠妻。於洪武三十一年病故。仲氏時年二十七。守節撫孤。年八十餘卒。

顧氏 京民。奚善才妻。年二十夫亡。守節終身。

吳氏 京民。陸保兒妻。年二十九。洪武二十一年保兒病故。守節。

楊氏 神策衛人。夫劉受征進太原戰亡。守節。

倪氏 京城人。劉留住妻。洪武三十年留住病故。倪年二十六守節。以上俱宣德間奉旨旌表。

周氏 龍江右衛人。鄭忠妻。永樂九年忠隨武安侯北征。時周氏年二十四。孕男鄭敬在腹。方三月。及生三歲。忠始回。病故。周守節養曾祖母徐氏壽終。敬選西洋等國公幹。回正統二年自將母甘貧守節二

十七年具本奏聞。

張氏 錦衣衛人。袁討兒妻。永樂四年夫亡。張氏年二十五歲。專務紡績。撫養幼孤。

魏妙眞 京民。鄧信妻。信亡守節。

魏氏 平市街居民。伊端妻。永樂十七年端死。魏年二十八守節。大學士劉公定之爲作永貞堂記。以上

俱正統間奉旨旌表。

孫氏 京城人。府軍後衛千戶禮和妻。永樂六年和征進安南病故。孫氏年二十四歲守節。

蔡氏 上元人。朱金保妻。宣德六年金保病故。時蔡年二十九。遺男朱榮方六歲。家素貧乏。又無伯叔。蔡氏力貧奉養舅姑。及卒喪葬如禮。撫榮成立。天順八年遇例旌表。

張氏 織錦坊民葉阿僧妻。年二十九歲。永樂二十年夫亡。守節育孤。不移初志。

王氏 錦衣衛指揮黃賓妾也。賓以病故。王即欲自刎。爲家人所救。尋復自縊。以上俱成化間奉旨旌表。

焦氏 江陰衛舉人任忱妻。忱中應天府己卯鄉試。四年病故。焦氏時年未三十。守節終其身。

段氏 龍江右衛人。邵澄妻。澄病亡。段誓死守節。年方二十五。子宗林在襁褓。撫育成立。壽八十有五。以上弘治間奉旨旌表。

趙氏 知府俊女。母病。刲肉療之愈。嘉靖間事聞。旌表。

顧氏 其先吳人。洪武中以富戶實京師。居儀鳳門。父仲華爲贅婿。陸某。不二年夫卒。喪畢。父母嘗其志。泣曰。夫豈有二乎。淚雨下。父母亦泣不能休。遂不復言。居父家極盡孝道。保養孤姪。年五十

二。其居爲鄰火所燼。父結小屋居之。父尋卒。其他欲迎養焉。顧曰吾生於斯。豈宜他哉。有死而已。未幾卒。事在正統間。

黃善聰 金陵淮青橋人。年十二。失母。有姊已適人。父販綿香爲活。憐善聰孤幼無依。詭爲男子裝。攜之遊廬鳳間。數年父亦死。善聰變姓名曰張勝。仍習其業。李英者亦販香自金陵來。不知其女也。

約爲伴侶。同寢食者逾年。恆稱有疾。不解衣。夜乃溲溺。弘治辛亥正月。與英偕返金陵。年已二十矣。往見其姊。姊言我初無弟。安得來此。善聰笑曰。弟即善聰也。泣語其故。姊怒詈曰。男女亂羣。辱我甚矣。汝雖自明。誰則信之。拒不納。善聰不勝憤懣。泣且誓曰。妹此身苟宛。有死而已。須令明白以表此心。其鄰有穩婆。姊聊呼驗之。果處子。乃相持痛哭。手爲易男子裝。明日英來。再約同往。則善聰俄爲女子矣。英大駭。問知其故。快快如有失。歸告其母。其母大賢之。時英猶未室。即爲求婚。善聰不從。曰妾竟歸英。保人不疑乎。交親鄰里相勸。則泣涕橫流。所執益堅。傾都喧傳。以爲異事。廠

衛聞之。乃助其聘禮。判爲夫婦焉。

盛氏 黃鍾妻。鍾亡盛時年二十餘。遺孤始生三月。遂誓不二志。事舅姑克盡婦道。子年十五復夭。盛晝夜號泣。初志愈堅。苦節終身。鄉閭稱之。

蔡丑女 上元文學蔡坦從妹也。少孤。與祖父居。已受聘。一日祖母出。有逐僕爲僧行者。來就食。以貨挑之不從。遂迫之以刃。衣裳盡裂。次第受傷至十一處。罵聲不絕。竟死。墮下不辱。血淋漓塗地。時女年十有五。賊既殺女。乃遷去牛首山。及官行驗時。自來叩首伏罪。官怪問其故。賊曰女實未死。引我至此耳。夫女既殺身不辱。又能執賊報仇。吁亦異矣。

王氏 太僕少卿章女。適上元李長史璨之仲子芹。自幼淑慎。聞詩禮之訓。兼通經史。及歸李氏。躬親中饋。舉足出言。罔不周慎。姑夏氏疾。王晝夜侍養。不解衣而寐者數旬。至病殆。則夜祝天割臂取血調藥以進。人竟不知。而姑亦卒弗救。哀毀如禮。其姊見其每盥頰左臂有護帛。固向之。泣曰。嗚呼吾取血以救姑而竟弗瘳。是吾孝感未至也。復何言。乃記疇昔之夜。明燭置刀於窗案間者爲此也。子登。方三歲而王卒。親族至今賢之。

王氏 史敏妻。史之先爲溧陽侯裔。國初自山東徙實京師。隸籍上元。家世饒裕。而王性端肅。能躬勤儉以率家業。敏早卒。王年纔二十有七。撫其子經遊府庠。未幾經又早卒。撫其孫五人。孟孫世衡授河南陽武縣簿。仲孫世揆授光祿署丞。尤好義。餘皆有成立。曾孫三十有一人。咸有撫摩之功。年八十有四卒。孀居凡五十有七年。冰節嚼然。

廖氏 舉人。沈九思妻。年十七於歸。天性端淑。後七年九思計偕京師卒。廖年纔二十四。旅櫬既至。誓共死。絕食數日。時翁且老。孤鳳翔纔三齡。翁勉以事有爲重。始強食。門戶衰薄。苦節自守。翁歿。易釵珥送其終。家益窘。愈動約。篤意庭訓。萬曆四年鳳翔舉於鄉。二十年成進士。

徐氏 本縣徐文仁女。年十五。適儒民江良機爲妻。夫故。年廿八。育雙孤。長文峻八歲。次文燿四歲。冰葉礪操。紡績贍養。及氏抱病。梭軋號天願代。遂而誠感旋愈。至於服官盡職。活軍民。贖難婦。賑流亡。完人婚。掩禁酪種種。委由母命。信所謂非是母不生此子者也。巡方使宗韓劉公廉實口頌褒。內稱徐氏秉貞潔之操。萃懿德之美。撫子成人。孝敬不違。母儀可風。堪以維俗。奉旨行縣。給銀三十兩。建石坊旌表。壽七十一終。

論曰。古人有云。願爲良臣。無爲忠臣。然必有忠臣之心。而後可以爲良臣。婦道亦然。以飾義自表見者。乃女子之不幸也。然非有節婦之心。亦惡能爲賢婦哉。此其關於世風非淺鮮也。旌異之典。先代已然。然而我國家尤重。願適年以來。寒微者或不聞於有司。而往往藉家之豪富子孫之貴顯。然後得徵光寵。人或指而訾議之而憐其貧者。則亦奚足貴乎。其非朝廷風勵意也。司世道之責者。其留意焉。

人物雜誌

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如醫藥卜筮。皆有益於世。聖人所不廢。若夫琴師畫史若不足爲有無者。然古之高士。常怡情寄意於其間。故人亦有取焉。至於二氏之學儒者。每排擯之不欲道。然余觀其爲教。超然絕塵。遊方之外。高明奇異之士。或託而逃焉。以故往往多年卓絕之行。如祥麟威鳳。世所希觀。近世王公大人多崇尚之。此其中爲有過人者。非苟而已也。余故於此數者略紀其行事。俾其人亦得以自見焉。

陳訓 字道元。少好秘學。天文算曆陰陽占候無不畢綜。尤善風角。時臨平湖開。或言天下當太平。青蓋入洛陽。孫皓以問訓。訓曰。臣正能望氣。不能達湖之閉塞。退而告人曰。青蓋入洛。衝璧之兆。吳亡。隨例內徙。拜諫議大夫。俄去職還鄉。王導多疾。每自憂。以問訓。訓曰公耳監垂肩。必壽且大貴。

。子孫當興於江東。訓卒年八十餘。

戴洋字國流。吳興人。善風角。好道術。妙解占候斗數。吳末爲臺吏。知吳將亡。託病不仕。吳平還鄉里。揚州刺史管問吉凶於洋。答曰。災惑入南斗。八月有暴雨。九月常有客軍西南來。如期果大水。而石冰作亂。王導遇病。召洋問之。洋曰。君侯本命在申金。爲土使之主而於申上石頭立治。火光照天。此爲金火相燦。水火相煎。故受害耳。導卽移居東府。病遂差。

徐文伯字德秀。丹陽人。太守熙曾孫。熙好黃老。隱秦望山。有道士授以扁鵲鏡經曰。君子孫當以道術救世。當得二千石。因精心學之。遂名震海內。子秋夫繡工其術。仕至射陽令。世傳嘗爲鬼鍼腰痛。秋夫生道度叔嚮。皆精其業。道度仕宋文帝朝。位蘭陵太守。道度生文伯。叔嚮生嗣伯。文伯兼有學術。個儻不屈於公卿。孝武路太后病。衆醫不識。文伯診曰。此石搏小腸耳。乃爲水劑消石湯。病卽愈。除鄱陽。王常侍明帝宮人。患腰痛牽心。每至輒氣欲絕。衆醫以爲肉癥。引之長二尺。頭已成蛇。能動。挂門上。適盡一髮而已。病都差。子雄傳家業。位奉朝請。能清言。多爲貴游所善。事母孝。母終。毀瘠幾至自滅。俄而兄亡。扶杖臨喪。撫膺一慟。遂絕。嗣伯字叔紹。亦有孝行。位至員外郎。諸府佐醫效與文伯埒焉。

吳延紹爲南唐太醫令。烈祖食飴噎中噎。羣醫診治皆莫能愈。延紹尙未知名。獨謂當進楮實湯。一服疾除。馮延巳苦腦中痛。延紹密詰廚人。知延巳平日嗜食山雞鷓鴣。延紹投以甘豆湯亦愈。羣醫默識之。他日取用皆不齷。或叩之曰。噎因甘起。故以楮實湯治之。山雞鷓鴣皆食烏頭半夏。故以甘豆湯解其毒耳。聞者大服。

王齊翰建康人。善繪事。開寶中有步卒得其所畫十八羅漢像。鬻於市富商。劉元嗣以白金四百兩請售之。

唐文濟

金陵人。性冲澹。以琴爲娛。太宗朝待詔。上曰古琴五絃。文武增爲七。朕欲令蔡裔增口絃。對曰不可。五絃有遺音。始益以二。今無所用。上增之。文濟守前說。上喜其有終。令賜緡。

術士王生

金陵人。瞽而善聽聲。丁晉公謂守金陵。王生潛聽其馬蹄聲。曰參政月中必召拜相。果如其言。後真宗晏駕。謂充山陵使。王生來京師。俾聽馬蹄聲。曰有西行之兆。諸子責曰。爾知相公充山

陵使。故有是說。或密問之。曰蹄西去而無口聲。後果罷相分司西京。繼貶崖州。

蔡槐

德興人。僑居建康。少日讀書。卓犖不羈。工相人之術。然不妄許可。至元二十三年。與傅學士立等偕召至京師。詔問朕壽幾何。對曰。仁者壽。陛下壽及八旬。春宮未建。嘗賜見便殿。俾定儲君於

諸皇孫中。對曰。某位太子龍鳳之姿。天日之表。他日必爲太平天子。後七年登極。卽成宗也。久之大臣有爲奸利者。請問休咎。槐拒不往見。他日見於朝。辭色甚怒。槐爲言曰。相公能憂國愛民。自可享

期頤之福。何問之有。然亦懼其讒間。授集賢學士辭不拜。乞歸田里。從之。敕復其家稅役。隱居鍾山

。不復有仕進意。臺省上下官。恆以上意歲時詣門存問。數年。時相果敗。元貞改元。復召不起。以疾

終於家。

蔣用文

其先魏人。洪武初徙句容。遂入都城。精於醫。永樂中爲太醫院判。日入文華殿。其醫主李

明之朱彥修。不執古方。而究病所本。自爲方。故所治恆十全。王公大人下逮氓隸有疾。衆所難愈者。

調用文治卽愈。謂不可愈。無復愈者。年七十四卒。遣中使護喪歸葬。子四人。長主善能世其傳。仁廟

嘗諭用文曰。卿有子矣。用文卒。召赴京諭慰再四。賜織金衣。卽日授御醫。尋陞院使出官。媛三人。

李莊徐以爲繼室。恩賚甚厚。景泰間卒。次主敬主孝主忠皆以醫名。而主孝喜爲詩。主忠尤嗜儒術。爲

蔣子成

少工繪素。山水人物俱優。後惟以畫觀音像馳名都下。其畫像默綴意態。自與凡品不同。稱

者以為吳道子後一人。

姚侃字文剛。其先吳人。祖父始徙金陵。占籍錦衣衛。少從吳中李醫產學帶下醫。盡得其妙。人有疾弗能愈者。治之立效。性好義。鄰里親交之貧不能給。遭喪不能舉者。恆出其餘以周之。後以子貴贈禮部郎中。子禹字懋明。用乙未進士授工部主事。歷陞永州知府。有惠政。卒於官。

吳琳字宗器。其先浙之定海人。洪武初以戎籍居金陵。幼業儒。慕天官學。去學於何司曆。盡得其秘。被薦入欽天監。正統景泰間從征虜。占假有功。天順初玄象示警。英廟召入便殿。奏對稱旨。賜白金文綺。成化戊子閩災異上言。君能修德革天。則災變為祥。若高宗雉鼎。宣王旱魃。皆因災知懼。卒成中興之美。因查國彛變圖治六事。言多可采。居家孝友。庭產嘉瓜並蒂。人以為雍睦之應云。

嚴景字克企。其先姑蘇人。祖道通以醫業起家。徙居金陵。景幼好學。通易。尤精於家學。永樂中詔太醫院送名醫子弟讀書備用。命趙友同口敏德教之。景方弱冠。在選中。益探闡奧。吳口口師喜曰。是子不羣。他日必以醫名。後果名里下。求治療者無虛日。子弟來從學者。無間遠近。景氣岸甚高。動必以禮。而勇於行義。尤喜吟詠。學士周公叙結詩舍於金陵。景與焉。倪文僖公稱其行誼志節。有古逸民之風。

吳淦字宗澄。精卜筮。有奇驗。名動縉紳。天性孝友。嘗因親病。每夜稽顙北辰求禱。病轉劇。則剖股和羹以進。遂得痊。復鄉人重之。

吳偉字次翁。其先楚人。少遊金陵。遂居焉。後以書名都下。臨繪用墨如潑。旁觀者甚駭。少頃揮灑巨細。曲折各有條理。若宿樞然。評者謂可與馬夏伯仲。弘治末以名畫取至京師。孝廟甚奇之。以忤貴近放歸。尋卒。其畫至今珍焉。

周文銓字汝衡。少業儒不成。棄去。學醫。視俗工所為。詔曰醫道止是邪。復棄去。閉門取素難本

草諸書。反復研究。探厥玄渺。始出應人之求。切脈製藥。一主朱李。迴出流輩。衆大駭。然病者輒愈。草諸大服。由此名動京國。公卿恆折節禮下之。負其才藝。達官貴人非與抗禮。卒不赴。又健談。值主人會心縱談。或至移時。竟忘他語。以是多失豪貴人意。乃之他醫。他醫妄庸者或致產千金。汝衡卒以窮死。醫效籍甚。平生不以授人。人亦無能受之者。今不傳。

帛尸黎密 西域師子國王子。以國讓弟爲法門。晉永嘉中到東土。止於大市。王丞相導一見奇之。以爲吾之徒也。黎密常行頭陀行。卒於梅岡。帝於塚邊立寺。因號高座。高座道人不作漢語。或問此意。簡文曰。以省應對之煩。

支遁 字道林。本姓關氏。陳留人。幼有神理。聰明秀徹。晉哀帝時召遁講法禁中。一時名士如謝安王羲之殷浩郗超輩。並與結方外交。在建業將涉三載。乃註般若四禪諸經。嘗與人論逍遙篇曰。桀跖以殘害爲性。若適性爲得者。彼亦逍遙矣。因爲之註。羣儒舊學。咸所欺服。

杯渡 不知何許人。亦不知其姓名。常乘木杯渡水。因以爲號。在建康時唯荷一蘆園子。更無他物。或擲於地。數十人舉之不能得。嘗欲之瓜步。果足杯中。食頃達北岸。潮溝有朱文殊者。奉佛法。渡多來其家。其他禪異不可備述。元嘉三年死。葬覆舟山。後人復見渡如平時。

求那跋摩 西域僧也。宋元嘉中東遊。渡江居金陵祇園寺。文帝嘗問之曰。朕常願持齋。不殺生命。對曰道在心。不在事。法由己。不由人。且帝王所修與凡亦不同。四海爲家。萬民爲子。出一嘉言。則赤民咸悅。布一善政。則神人以和。割不夭命。役不勞力。則風雨時若。百穀滋繁。以此持齋。齋亦大矣。以此不殺。利亦多矣。安在輟半日之餐。全一禽之命。然後爲弘濟邪。帝撫几稱善。

寶誌 本姓朱。金陵人。少出家。止道林寺。至宋泰始中始顯靈跡。常跣行街巷。執一錫杖。杖頭挂翦及鏡。或一兩匹帛。與人言始難曉。後皆效驗。時或賦詩。言如識記。江東士庶。皆共事之。齊武帝謂

其惑衆。收禁建康獄。誌每且遊行如故。而獄中仍一誌。乃迎入宮。敬事之。忽一日著三重布帽。人皆怪之。俄而武帝殂。文惠太子及豫章王相繼薨逝。梁武帝崇信西法。尤所敬禮。嘗對武帝食鱸。武帝曰。朕不知味二十餘年矣。誌乃吐出小魚。依依鱗尾。太子綱初生日。遣使問誌。誌合掌曰。皇子誕育幸甚。然冤家亦生於此。後推尋曆數。蓋與侯景同年月日生也。天監十三年。無疾而終。

傅大士 婺州人。年十六。娶妻劉氏。生二子。偶遇西域沙門嵩頭陀。引之臨水觀影。圓光寶蓋。法從甚盛。心感悟。遂出家。梁武帝召至建康。聞其神異。預鎖諸門。大士以木槌叩其一門。諸門悉啓。直至善言殿。帝爲設食。竟止鍾山定林寺帝。又請講金剛經。大士揮案一拍而起。帝不喻。再請講。乃陞座四十九頌遂便去。迨今頌行於世。

達摩 西域僧也。傳佛心印。聞梁武帝崇信釋典。乃自南海廣州達建康。時武帝與寶誌雲光講說因果。達摩以爲非佛旨。遂去。止少林。乃面壁九年不語。後以所傳衣鉢授弟子慧可。是爲禪宗第一祖云。

藏法師 梁開善寺僧。初與何胤遇於秦望山。後還都。卒於鍾山。卒之日。胤在吳中般若寺。見一僧授以香爐奩並函書。云發自揚都。呈何居士。言訖失所在。函中莊嚴論。世中未有。訪之香爐。乃藏公所常用者。

文益 餘杭人。幼出家。得達摩之傳。居建康清涼寺。唐主嘗請入宮觀牡丹。求賦詩。師卽詠曰。擁毳對芳叢。由來趣不同。髮從今日白。花是去年紅。艷冶隨朝露。馨香逐晚風。何須待零落。然後始知空。說者以爲後主時事。非也。其教大行。禪門尊仰之曰法眼宗。

木瓶和尚 不知何許人。南唐保大初微至闕下。挂木瓶杖頭。倏不見。後主問曰。和尚何在。因引木瓶自蔽。詭曰某在此澡浴。後主拜之。木瓶曰。陛下見羣臣。勿言臣在瓶中浴。後主笑曰。和尚見人亦勿道吾拜汝。常出入禁中。他日從登百尺樓後主問其制度佳否。對曰。尤宜望火。初不解其意。後數載

木燭卒。淮甸大擾。烽火相接。後主常登望以占動靜。又素爰慶王。因問壽命幾何。曰壽當七十。是歲病終。年十七。蓋反語也。爲建寺宮側居之。名木燭。後訛爲木平云。

譚紫霄 泉州人。有道術。能禁沮鬼魅。祈福禳災。知人壽夭。後主召至建康。賜道號。階以金紫。比蜀之杜光庭。皆不受。所獲醮祭之施。轉給四方賓旅。金陵既下。忽無疾卒。人謂其解。莫知其壽算。歸葬日。有祥雲白鶴盤繞送之。

周顛仙 建昌人。患顛疾。嘗浪遊南昌撫州。歲將三十。俄有異詞。每謁新官。必曰告太平。太祖定南昌歸建業。顛亦陳至。太祖曰此來何爲。對曰告太平。自後日顛不已。一日命巨釜覆之。圍以束薪。火盡啓視。儼然如故。如是者三。俱無恙。詳見御製碑文。

冷謙 字啓敬。諳音律。宋景定時人。國初以黃冠入見。太祖授之協律郎。善遜。一日至便殿。素小嬰。先以一身入之。已而漸沒其中。呼冷謙輒應。及視之乃空罌耳。因令碎之。左右執碎罌呼之。片片皆應。自是不復見。後有人遇之武當者。

劉長春 贛州人。幼爲道士。遇趙原陽授以淨明忠孝道法。洪武中召至闕下。試以道術。靈應赫然。建西山道院於朝天宮以居之。嘗出入禁中與論道要。命乘傳遊名山。永樂初召還。禮遇甚至。以忤權貴爲所中。謫置雲南。洪熙改元。首遣內臣徵還。賜號長春真人。及輿帳供奉之具甚備。宣德中寵眷益隆。真人志行高潔。旁通醫術。又爲金丹起人之疾。尤有奇驗。臨終趺坐而化。

張三丰 不知何許人。丰姿魁偉。美髯如戟。入武當山修行。寒暑惟衣一衲。或處窮寂。或遊市井。浩浩自如。有問之者終日不答一語。或與論三教經書。則吐辭滾滾。皆本道德忠孝。每事輒先知之。所啖斗升俱盡。或辟穀數月。自若也。登山如飛。或隆冬臥雪中。麤糲如常時。太祖聞其名。遣使求之不得。永樂初。屢致書敦請。乃入見。嘗奏對忤旨。欲殺之。忽不見。上遂病。有使者遇之途。附進蓑衣。

草數莖。煎湯服之立愈。由此遂絕。李景隆事之甚敬。臨去贈以養笠。云他日有難。可服此。後其家遭幽閉。年久絕食。乃思其言。服之行。過處地即生穀。一夕便熟。賴此以濟。及宥出後服之而行。地不復生穀矣。至今養笠尚存。

閔希言 不知何許人。頂一髻。不巾櫛。衣布夾衫。有裙襦而無相服。履而不襪。疎眉秀目。豐輔重頰。腰腹十圍。得如來一相。曰馬陰藏。盛暑輒裸而行日中。不汗。窮冬間鑿冰而浴。以故所至人皆異之。奉之幘則幘。奉之衣則衣。予之金錢則亦真袖中。轉盼即付之何人手。不顧也。出則童子噪而從之。人有以爲二百歲者。或云止可五六十。則亦隨答之。問其所繇得及延年冲舉之術則不應嘗過一毛百戶家。飯畢沐浴趺坐而化。顏色如生。浹旬不變。蓋尸解云。

論曰。方術伎藝。雖無當大道。然自古記之矣。茲不具論。至若道家稱老子。老子之書。言修身治國之道。辭深而旨遠。未易測識。及讀古先王言。則又汪洋瀕洞。其論心性。殆并吾儒之所引而不發者。吐露盡矣。茲無論其精者。即其徒草衣木食。澗飲巖棲。殆蟬脫塵埃之外。其視功名富貴。不啻鴟鵂腐鼠耳。世之儒者號曰知道。顧往往勢利膏肓。塵情痼疾。茲正可爲其鍼砭。且欲爲空言以闢之。奚益哉。假定割藩籬。窺寥廓。藉以反性命之情。則於吾道不爲無助。此可爲知者道。未易爲俗人言也。吾悲世人不究其實。俾斥之曰。異端異端云爾。故爲之說如此。大觀者或有取焉。

上元縣志卷之十二

藝文志

夫人物鍾諸地靈。文章關夫時變。殆乎感之然乎。金陵佳麗。亦旣毓爲英華。而來遊矢音。賢豪盛集。加之本朝燦懿。洪鈞陶冶。詠歌著作。自六代以至於今。雲蒸山積。何可勝載。備而錄之。則簡牘有限。於是務簡核。謝博收。詩文除各類附著外。其有關遺。唯取雄沈稱我首邑。若六代悲涼

感慨。今豈其時。雖在宗工。亦付姑置。其文唯標形勝關牧事者載之。掛漏之譏。總無恤焉。詩可以興。文以載道。其斯而已矣。作藝文志。

詩

城東行樂

鮑照

鷄鳴關吏起。伐鼓早通晨。嚴車臨迴陌。延瞰歷城闈。萋草緣高隅。修楊夾廣津。迅風首且發。平路塞飛塵。擾擾遊宦子。營營市井人。懷金近從利。撫劍遠辭親。爭先萬里途。各事百年身。開芳及稚節。含彩各驚春。尊賢永照灼。孤賤長隱淪。

還都至三山望石頭城

前入

泉源安首流。川末澄遠波。晨光被水族。曉氣歇林阿。兩江峻平迴。三山鬱駢羅。南帆望越嶠。北榜指齊河。關局遠天邑。襟帶抱尊華。長城非壑嶮。峻岨似荆芽。攢樓貫白日。攜堞隱丹霞。征夫喜觀國。遊子遲見家。流連入京引。躑躅望鄉歌。彌前歎景促。逾江勸路多。惜萃猶如茲。弘易將謂何。

遊攝山

江總

霰霖新雨霽。清和孟夏肇。棲霞綠野中。登頓丹霞杪。敬仰高人德。抗歷塵物表。三空豁已悟。萬有一何小。始從情所寄。冥期涼不少。荷衣步林泉。麥氣涼昏曉。乘風面冷冷。候月臨皎皎。煙崖憩古石。雲路排征鳥。披徑憐森沈。攀條惜曼嫋。

留別金陵諸公

李白

海水昔飛動。三龍紛戰爭。鍾山危波瀾。傾倒駭奔鯨。黃旗一掃蕩。割壤開吳京。六代更霸王。遺跡見都城。至今秦淮間。禮樂秀羣英。地扇鄒魯學。詩騰顏謝名。五月金陵西。祖予白下亭。欲尋廬峯頂。先遶漢水行。香爐紫煙滅。瀑布落太清。若攀星辰去。揮手緬含情。

三山望金陵寄殷淑

前人

三山懷謝眺。水澹望長安。蕪沒河陽縣。秋江正北看。廬龍霜氣冷。鳩鵲月光寒。耿耿憶瓊樹。天涯寄一歡。

金陵歌送別范宣

前人

石頭巖巖如虎踞。淩波欲過滄洲去。鍾山龍蟠走勢來。秀色橫分歷陽樹。四十餘帝三百秋。功名事蹟隨東流。白馬小兒誰家子。秦清之歲來關囚。金陵昔時何壯哉。席捲英豪天下來。冠蓋散爲煙霧盡。金輿玉座成寒灰。扣劍悲鳴空咄嗟。梁陳白骨亂如麻。天子龍沈景陽井。誰歌玉樹後庭花。此地傷心不能道。目下離離長春草。遂爾長江萬里心。他年來訪南山皓。

金陵酒肆留別

前人

風吹柳花滿店香。吳姬壓酒使客嘗。金陵子弟來相送。欲行不行各盡觴。請君試問東流水。別意與之誰短長。

遊攝山

權德輿

攝山標勝紀。暇日諧想囑。縈迴松路深。繚繞雲巖曲。重樓回樹杪。古像鑿山腹。人遠水木清。地幽蘭桂馥。層臺矜金碧。絕頂摩淨綠。下界誠可悲。南朝紛在目。焚香入古殿。待月出深竹。稍覺天籟寂。自傷人事促。宗雷此相逼。偃仰隨所欲。清論月輪低。閒吟若花熟。一生如土梗。萬慮皆桎梏。永願事酒師。窮年此棲宿。

西塞山懷古

劉禹錫

王濬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千尋鐵鎖沈江底。一片降幡出石頭。人世幾回傷往事。山形依舊枕寒流。而今四海爲家日。故壘蕭蕭蘆荻秋。

金陵

前人

始發碧江口。曠然諸遠公。風清舟在鑑。日落水浮金。瓜步逢潮汐。臺城過雁音。故鄉何處是。雲外卽喬林。

題韋處士山居

許渾

斷藥去還歸。家人手掩扉。山風藤子落。溪雨豆花肥。寺遠僧來少。橋危客過稀。不聞碓杵動。應解製荷衣。

贈韋處士

前人

新竹夾平流。新荷拂小舟。衆皆嫌拙好。誰肯伴閒遊。客爲忙多去。僧因飯暫留。猶憐韋處士。盡日共悠悠。

訪明僧紹宅

皮日休

不見明居士。空山但寂寥。白蓮噓次缺。香靄坐來銷。泉冷無三伏。松枯有六朝。何時石上月。相對論逍遙。

鍾山避暑

李建勳

樓臺雖少景何深。滿地青苔勝布金。松影晚留僧共坐。水聲閒與客同尋。清涼會擬躡蓮社。沈酒終須棄竹林。長愛琴床經案上。石窗秋霽見千岑。

青溪草堂閒興

前人

窗外階連水。松杉欲作林。自憐趨競地。獨有愛閒心。素壁題塵遍。危冠醉不簪。江僧暮相訪。簾捲見秋岑。

東山

蘇軾

謝公含雅量。世運值艱難。况復情所鍾。感慨萃中年。正賴縉與竹。陶寫有餘權。常恐兒童覺。坐令高
趣闌。獨攜縹緲人。來上東山巔。放懷事物外。徙倚弄雲泉。一旦功業成。管蔡復流言。慷慨桓野王。
哀歌發清彈。挽鬢記流涕。始知使君賢。意長日月促。臥病已辛酸。慟哭西州門。往駕那復連。空餘行
樂地。古木昏蒼煙。

鍾山漫作朝人作

紫桂吹香媚小山。月華的皪滿林間。坐來涼意生虛室。知是山雲作雨還。

劉基

侍遊鍾山應制

王惟貞

鍾山突兀楚天西。玉桂曾經御筆提。雲擁金陵龍虎壯。月明珠樹鳳凰棲。氣吞江海三山小。勢壓乾坤五
獄低。華祝聲中人共仰。萬年帝業與天齊。

登清涼寺後臺

李東陽

虎踞關高鷲嶺尊。四山環遶萬家村。城中一覽無餘地。象外空傳不二門。人世百年同俯仰。江流今古此
乾坤。南都勝概今如許。歸向長安父老論。

祈澤泉

前人

一脈漣漪出澗墳。名山秀色許平分。空梁燕雀巢名字。舊榜蛟龍護敕文。歲旱愆期能作雨。春陰滿野自
成雲。靈湫欲和昌黎詠。三歎神功未敢云。

謁卞廟

王徽

危急曾興討賊師。可憐病骨竟難支。死酬君父綱常重。名在乾坤草木知。榛棘幾年迷舊塚。風雲一旦護
新祠。當時庾亮今何處。更有誰人爲立碑。

遊清涼寺

李熙

鐘聲隱隱翠微深。外有崇臺隔樹林。下界鳥飛常見背。上方僧定不聞音。行尋野水醒塵目。坐挹清風洗俗襟。莫話前朝興廢事。英雄回首幾銷沉。

卞忠貞公墓

黃淮

江左失其御。強臣玩天誅。歡娛一以乖。狂瀾無越趨。黃屋播草野。形庭交劍戈。事樞始誰秉。捧首如奔狐。偉茲百世士。死與二子俱。孤哀耿未沫。以足孚豚魚。義旗果東指。白日開天衢。孰最撥亂功。之人或其徒。伊昔大雅廢。清言鄙文儒。禾黍已橫委。衣冠尚舒徐。屹然見砥柱。獨障狂瀾趨。高風邈難攀。捐身乃區區。青簡煥遺烈。蒼榛闕幽墟。日夕悲吹多。天高年運徂。世方用骫骳。猶將媿玄虛。江濤渺在望。雪涕空飄如。

玉兔泉聯句洪武五年秋九月十有五日。將入西。予與仲子遂。過張錄事孟兼於成鈞。燃燭對坐。孟兼方命侍吏汲玉兔泉淪茗。俄熊參軍鼎劉職方崧周虞部子諒皆集相與談詩。呂太常仲善聞之。亦慳然來會。孟兼曰。今夕何夕。請舉泉聯詩何如。衆皆曰然。門險據勝。闕然弗能休。至二鼓詩成。南呂散吏金華宋濂。

成均地何靈。聖澤資灌溉。濂兔奔兆奇微。井漂發新鱗。鼎自非三窟深。孰湛一川綠。孟兼儲精本從金。生色絕勝玉。子諒霜毛薰寒餘。雪毳翻夜浴。崧醴冽補酒經。沐丹驗仙籙。仲善杵舂蟾宮粟。珠噴堂觸。孕月生陰精。觀天漏晴旭。濂冰澄毛骨豎。鑑澈須眉燭。鼎魏名徒自奇。槍行穢難贖。孟兼雖涵東郭狡。難洗上蔡辱。子諒引滿瓶未贏。探幽緬頻續。崧口罌滲銀床出寶澗瓊栗。仲善醉沃目暈花。凍汲指凍瘃。濂濡毫乃自潤。照影從人欲。濂光沉天天上魄。祥啓地中躡。鼎擒口挹餘清。盥薦侑嘉告。子諒劍刺非二師。池移豈身毒。孟兼燕支媿瑤陳。鹽鹵鄙富口。崧不動疑窪雪。頗搖笑風蠶。仲善天光一眼關。雲影片鱗束。濂刺嚙覺瘳瘳。蹶足想孑孓。濂威沸虎爪跑。齧吸猿臂習。鼎潔士翟冠纓渴卒卸凡羈。子諒精當叩君降。液或井宿督。孟兼誰知鎮宿分。脈與伊洛屬。崧錫名爾固嘉。戰局吾何局。

仲善

聯將指鼎比。疾勝擊鉢促。遊驚風落燈燼。斜月墜檐曲。靈源詎能窮。短詠聊可錄。灑

同謝國史遊鍾山逢鐵冠先生

楊榮

日日城中望鍾山。孤塔縹緲峯巒顏。山靈嘲我不一到。但命俗駕趨摩園。聖恩今朝許休沐。得與謝安同躋攀。出郭未至景已好。松風一派連清灣。空林無人遇釋子。知有曲徑通禪關。舉頭見寺去尚遠。鐘磬響落浮雲間。登高不知已幾里。但怪力盡愁辛艱。衆山雜遯統在下。如擁劍。趨明班。時當嚴冬雪始霽。古木寒瘦泉流慳。梁僧遺菜臥殘碣。宋帝廢碑埋深菅。六朝遺跡不可問。但見石老莓苔頑。豪華歇盡形勝改。劫灰幾度燒空版。鐵冠先生有道者。往往人編者按下闕

九日金陵城西泛舟同顧中丞二首

王稱

蘋洲荻浦水雲長。素舸筠簾冰雪光。霞氣入江明島嶼。浪花霑席靜琴觴。傍人泛泛鷗何逸。媚石輝輝菊自芳。非是龍山吹帽客。還將幽意寄滄浪。
龍江西渚石城隈。九日風煙霽色開。帝苑樓臺雲裏現。澄潭島雁鏡中回。青溪渡轉橋橫水。朱雀航空月映苔。千里風流今獨勝。承與客泛舟來。

登清涼寺後西塞山亭二首

顧璘

山閣難禁宋玉悲。六朝遺恨滿殘碑。青山自口蟠龍氣。玉樹空傳落燕詞。寒節授衣傷老大。口鄉隨鋪媿支離。歌筵無妓非前代。文采風流又一時。
劍化人亡有故城。東來海氣帶龍腥。煙花樓閣三千界。錦繡山河百二形。老托神京堪自隱。醉眠秋澗不知醒。長江只在朱關外。莫遣哀歌動杳冥。

次趙克用遊靈谷寺韻

前人

紫崖蒼巖隱雲房。春晝唯聞藥草香。風磴噴泉晴欲雨。石林含露午生涼。醉憐半落花辭樹。坐歎西飛日

轉廊。回首碧城燈火亂。淡煙衰柳路微茫。

冬日同諸公飲憑虛閣

前人

寺閣吟詩臘月中。擁裘行酒氣彌雄。江山過雪生新色。天地凝寒渺太空。獨去鷗鷺迷落日。後凋松柏倚高風。須知霜月光偏勝。莫道冰林賞望窮。

觀音山江閣與顧英玉中秋看月

陳衍

鷺嶺宿龍宮。凭闌一望中。天遙滄海盡。月口口江空。亂石穿寒溜。虛廊度晚風。只疑銀漢渚。偶爾客槎通。

棲霞寺

前人

岑蔚結幽禪。山遙景自偏。銘題遺宋刻。寶像繫齊年。曙色開重嶂。寒聲咽細泉。捫蘿殊未已。咫尺見諸天。

盧龍觀鈞韻

前人

獅子山深草樹香。丹丘近結赤城傍。樓藏睿藻風濤壯。溪帶仙葩水月蒼。東渡地靈憐謝傅。西來天塹憶周郎。登臨莫漫誇名勝。佳氣龍蔥識帝鄉。

觀音巖晚歸

王廷相

山勢連鍾阜。龍宮接帝陵。大丘侵暮碧。層漢入秋澄。閣眺齊飛鶴。巖攀藉古藤。上方遊未遍。前路已篝燈。

遊永慶寺

景暘

五月江南正麥秋。名山非遠尚堪遊。竹陰到午風猶冷。石磴穿雲路轉幽。選勝愛從雙樹坐。門禪聊爲異僧留。城西絕妙清涼寺。此地還應第二不。

宿鷄鳴寺

前人

春山臨淨域。夜檻出高城。萬境煙雲暝。諸天象緯明。寶燈分塔影。金鐸亂松聲。定處塵機破。誼中道念平。感靈僧錫化。虛寂佛香生。鳥息林初靜。龍歸水自清。肅皇遺世志。師竺住山名。不在深棲地。那能識此情。

登幕府山絕頂

顧璣

江山開壯觀。風日澹清秋。攀陟良多險。登臨足寫憂。洲橫鋪練出。江拂畫屏流。霧景千巖秀。鳴淙萬壑幽。風帆天際滅。沙鳥鏡中浮。今古興衰地。乾坤浩蕩遊。長歌懷往代。遐覽託冥搜。名相今誰在。神僧不可求。唯餘山水地。作險鎮皇州。

宿棲霞寺

前人

下馬松門日暮時。晚晴先自愜幽期。巖深長護千年佛。寺古猶存六代碑。亂莽風生潛穴虎穴。危峯月在挂猿枝。明朝賸有躋攀興。一夜江山惱夢思。

金陵詠

黃省會

舊闢天爲府。新看錦作州。草芳非晉苑。淮曲是秦流。國有千秋壯。雲皆五色浮。六龍銜曉月。常吐鳳凰樓。

入高橋門

蔡羽

雁度關山玉塞橫。秋高天表物華清。林開武帳旗亭遠。江轉龍城水殿明。常怪秣陵多紫氣。遙從仙掌望金莖。秦淮日落寒潮起。南浦芙蓉鏡裏行。

由大觀亭歷觀音閣仙釋二院並勝因得縱覽江上

前人

朱欄控帶青壁煙。碧峯浮出丹楓顛。東方鈴鐸西方磬。輕霞淡照橫江天。南崖高。北崖俯。羣峯奔走如

龍虎。千尋巨石連空起。斷處曾經巨靈斧。天池闊。湯谷長。秋江萬里橫蒼茫。漁舟尾掛金連環。鴛鴦飛出兼葭霜。潯陽潮有無。白帝城何處。回望吳天雁。南翔又西翥。並帆遠映青空來。綠樹橫分半江去。重沙覆岸束復張。鯨鱷橫斜失依據。海月緣沙生。珠子隨潮來。殘陽尙懸壁。素魄先臨臺。仙家瑤草九月寒。遠公石上三花開。燕子磯頭飲牛客。偶來莫使世人猜。青山對酒誰爲主。惟有蕭聲晚自哀。

覆舟山臨望

前人

覆舟山頭霽景明。長松落落崖石平。迴登秀嶺低復昂。傳聞此地爲臺城。南望建章宮。佳氣何鬱蔥。秦淮樹中流。遙與宮門通。城中萬井如碁畫。楊柳煙中分紫陌。內園蘭桂浮溫香。咸里樓臺蕩朱碧。鳳凰樓閣無處尋。臨春綺綺作梵林。樽前卻是樂遊苑。市朝更改成古今。登臨易頭白。銜杯落江日。回望北湖煙。蟬鳴樹蕭瑟。秋波慘淡荷菱花。玉臆錦鷄踏浪霞。西曹已鳴馬。東署復報衙。冥冥壺底月。寂寂城頭鴉。停琴送盡飛鴻影。引領天邊不見家。

弘濟寺

金大興

大江西拱秣陵城。江上靈山逼太清。飛閣俯臨秋水闊。懸崖平對暮潮生。龍蟠古洞噴雲氣。風撼長波雜雨聲。重擬天晴移短棹。來看海月夜深明。

盧龍觀

王履吉

秋林隨繫馬。古洞看彈棊。淮海青天瀉。鍾山玉殿披。鹿場雲影淨。鶴徑石梯危。處處飛仙接。簫聲不斷吹。

登鶴鳴寺塔望後湖

前人

曉日雞鳴塔。秋光玄武湖。石鯨吹鼻負。天馬浴虛無。太液金溝瀉。鍾山玉壘紆。載歌皇祖烈。永保萬方圖。

行清涼城上直抵儀鳳

許穀

皇情雉樓行。飛薨抱帝京。水中千艦列。江外衆山明。爽氣迎衣袖。高風捲旆旌。保邦須設險。仰見聖
皇情。

弘濟寺

顧源

蘭若臨無地。山腰架佛堂。水分藻井。巖翠拂虹梁。海日臨空闊。天風動渺茫。洗心皈淨業。息念事
空王。

靈應觀

前人

鷄犬空壇靜。雲蘿白晝長。野羹分石髓。山酌瀉瓊漿。水暖魚龍化。巢翻鶴鶴翔。玄言殊未已。嵐翠落
丹床。

邀蓬閣懷古

陳序

桓伊時響推麟鳳。水邊白馬黃金鞵。誰人邀蓬在舟中。下據胡床邀三弄。曲終上馬揚鞭去。主客何會親
揖送。主人傲慢客不嗔。相邀吹蓬意殊真。欲吹即吹吹即去。共是羲皇世上人。今人高談排往古。僞禮
繁多亦何取。誰能邀蓬誰能吹。徒有折腰紛紛向塵土。

憑虛閣獨望

李逢暘

高閣何年翫。堪收都會春。山河原拱翠。花鳥自依人。印麗思豐鎬。蕃宣屬甫申。野夫懷過計。獨望倍
傷神。

關侯遺廟

前人

提戈扶蜀漢。傳檄定荆襄。志許乾坤合。身先吳魏亡。英魂江不斷。遺像日增光。豪傑都丘壠。公名萬
古揚。

靈谷寺青林堂

楊希淳

青林堂下滿蒼苔。仙侶翩翩結駟來。縹緲珠宮臨漢寢。鬱蔥佳氣接蓬萊。松濤散入流泉響。花徑先逢野鹿開。卽與遠公長結社。五雲何事望三台。

東麓亭分韻

前人

何處玄都逼太清。空林面面白雲生。攀來玉樹多春色。聽徹梅花伴雨聲。六代風流悲往事。百年心賞見交情。酒酣不用頻看劍。恐有寒光射冶城。

秦淮曲二首

前人

誰家樓閣隱修篁。門對青溪一水長。細雨捲簾還日暮。數聲款乃送漁榔。秦淮秋水接長江。蓼岸平沙白鷺雙。蘭漿漫敲波底碧。一鉤新月墮篷窗。

祈澤寺慧公房

盛時泰

古殿春雲合。盤旋石徑深。入門芳草色。出世法王心。蒼樹影雙動。山禽時一吟。隔簾疎磬出。巖壑滿空音。

衡陽寺

前人

朗公飛錫處。四壁引藤蘿。泉上茗將合。幢間字半磨。寒煙連卓白。落葉近階多。龍女聽經後。山精幾度過。我來棲鷲嶺。偶爾入山阿。搖落誰相問。淒涼獨放歌。鳥聲依澗樹。蛩響出庭莎。燈閉青蓮影。香消碧艷羅。高僧難再遇。何處禮祇陀。

鷄鳴寺邊虛閣

前人

春雲如黛點鍾陵。湖水生波盡解冰。幾處東風迴弱柳。千巖雨色潤垂藤。香筵寶座初聞梵。塔院籌龕正試燈。閣上莫辭同醉酒。望中原草漸層層。

東山懷古

姚汝循

晉運遘陽九。六合如瓜分。秦兵劇虎狼。玉石將俱焚。誰知東山士。倏起策奇勳。談笑棋枰間。萬里清妖氛。功成了不有。還尋麋鹿羣。左手挈明月。右手攜白雲。縱浪巖壑間。風流千古聞。我來訪遺蹟。薔薇花正芬。斯人不可見。惆悵下斜曛。

謁下忠貞墓

前人

六朝陵寢遍荒荆。遺墓忠貞自治城。原草未銷今古恨。渚蘋常繫往來情。雲煙恍見旌旗色。風雨時聞劍槊聲。千載聖皇重瘞玉。猶傳一貌儼如生。

過故司寇顧公息園

前人

司寇騎箕歲已深。名園猶帶帝城陰。彩毫散作庭花艷。秀句遺爲谷鳥吟。倒屣難追王粲遇。執鞭空切馬遷心。風流賴有諸孫在。常倚薔薇玉樹林。

文

陳宮井記

蘇易簡

今石刻在行宮學士院內。記云。陳宮三閣遺址僅存。傍有古甃石欄。周以蟲篆。年禩寔遠。辭旨殘缺。其可觀者。有戒哉戒哉數字。詢諸耆艾。卽陳之季後主避兵之井也。詰其篆刻。卽後之名士垂訓之文也。敢復鳴其志而言曰。嗚呼。惟天匪親。君爲司牧之長。有苦勸也。有無爲也。苟拂厥道。雖降志辱身。未足補過。苟底厥績。則遷几高視。可以致理。是故爲人君者可不戒哉。叔賈之盜南國也。悖民心。慢天鑿。忘吞日之業。昧投籤之範。淫涵之失。一至於此。且城下之盟。床下之巽。前聖尙或恥之。矧於沉井哉。夫唐虞之懼。與陳主之懼一也。文武之樂與陳主之樂一也。唐堯統天。文思安安。御彼黃屋。如臨深淵。此同避兵之井也。虞舜君臨。德音愷愷。睦彼二女。樂而不淫。此又同口繩之妃也。靈臺

靈囿。其文王之結綺乎。公且公爽。其武王之狎客乎。四聖克明。勃然而昌。後主反是。溘然而亡。爲樂之理。孰否孰臧。予因公暇遊斯地。睹斯井。弔往憤懣。故竊理盡性。譽其石而文之。

上元縣廳壁記

江萬里

秣陵治上元江寧二縣。明道先生嘗主上元簿。攝行令事。均稅聽訟。挈其民於敬孫。視由真令等。風行瞬息。欠申間。播流至今。於是地靈光燄旁在莫與京。吾里曹君之格。隨牒賦邑。適得此百里地。引領想像如先生復出率職。迪誼捐身相民。囊吏攬爲市廩。欺賦租類。足爲民病。銳一切洞究根源。緩民急吏。經界法不行。詭蔽寄挾。釀詐萬端。昧且坐廳事。揆賦輿所當輸。簿正以差戶稅。一境頌平。兩競在庭。不下席亟決。亡何險健退聽。事浸省。豨囿屢空。則以餘暇定餉換蝨。若亭若堂。錯絡近遠。門皇吏舍。悉趨堅良。合亡慮屋百楹。縣無它羨。飭材庚費皆已出。尙以銅章刑爲縣闕典。前閣令長。置莫問。歲亦云屢。亟上之府。從朝廷更鑄。下之縣事。復有小於印章者。君無不疏理安植之矣。且終更踐遣信重趺來請記。蓋環百里爲縣。聚民萬室。欣戚恬愉。於我手繫。豈徒以執法制商功利。趣了朝暮哉。令之健有決者。徒曰縣負我。以力勝民。惟恐不至。顧有詳考而深思之。以今準昔。如君行縣事以休吾民者。不自意乃獲見君。立扁識壁。跂而竦。俛而悟。想雖一草一木。直欲護惜如存。先生固謂縣之政可達於天下。則揭之政達。以名吾堂。先生固謂存心愛物。利未有不及人。則揭之存愛。以名吾亭。先生之道之化。吾周夫子之道之化也。則又惟夫子愛蓮有說。而揭之同愛。以名吾傍池之濬之亭。正使扁拆壤夷道固在也。惕若有懷。因其嘗仕也。而表厲尊顯之。抑以明尙賢治俗之本旨云爾。此不足書。若何而書。寶祐乙卯日南至朝議大夫集英殿修撰提舉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江萬里記。

明道先生祠記

朱熹

資政殿大學士建安劉公拱居守建康之明年。夏四月始立明道先生之祠於學。而以書走新安之婺源抵熹曰。吾少讀程氏書。則已知先生之道學德行。實繼孔孟不傳之統。願學之。雖不能至。而心鄉往之。及來

此邦。屬邑有上元者。先生少日宦遊處也。考之均田墾隄。及民之政爲多。脯龍折竿。教民之意亦備。然問諸故老。以稽其實。則兵革變故之餘。風聲氣俗。蓋已無復有傳者矣。始至慨然。即欲奉祠以致吾敬。使此邦之士者。有以興於其學。爲吏者有以法於其治。爲民者有以不忘於其德。不幸歲適大侵。救飢之事方急。於今乃克遂其志。以吾子之嘗誦其詩而讀其書也。故願請文以記之。既而府學教授孫君鼎沈君宗說。亦以書來申致以意。且具道公始之所以焦勞而未及。與今之所以暇豫而得爲者。其語詳焉。熹發書喟然仰而歎曰。尊賢尙德。公之志則美矣。旣富而教。公之政則得矣。屬筆於我。公之意則勤矣。雖然先生之學。自其大者而言之。則其所謂考諸前聖而不謬。百世以俟後聖而不惑者。蓋不待言而喻。自其小者而言之。則上元之政於先生之遠者大者。又懼其未足以稱揚也。吾何言哉。於是伏而思之。先生之學。固高且遠矣。然其教人之法。循循有序。而嘗病世之學者。舍近求遠。處下覲高。所以輕薄自大。而卒無得焉。則世之徒悅其大者。有所不察也。上元之政。誠若狹而近矣。然其言有曰。一命之士。若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則其中之所存者。又烏得以大小而議之哉。區區不敏。竊願以是承公之命。庶幾於公之志。先生之學。兩有補焉。又惟公之忠言大慮。旣已効於朝廷。今雖而外。而其所以救災而弭患者。又如此其汲汲也。則於先生之所存。必有深感。而默契於中者矣。其祠之也。豈獨以致其尊賢尙德之意。使民不忘而已哉。若夫推公之志。而以先生之所以教者教其人。使之從事於爲己愛人之實。而無空言讖等之敝。是則孫沈二君之任也。與二君勉旃。熹於是其有望焉爾矣。淳熙三年夏四月丙申新安朱熹記。

明道祠記

真德秀

先生之生。鍾乎元氣之會。學之所至。純乎天理。故其生色也。盎然若春陽之溫。其吐辭也。泛然若醴酒之醇。同設教於家。而士之願從者衆。同爭新法於朝。而天子亮其忠。用事者感其忱。一時忤意者皆

貶。而先生獨昇憲節。力辭不就。去之久而猶見思。及其歿也。士大夫知與不知。皆爲流涕。以爲時使見用。必將有綏來動和之效。而重哀生人之不遇。不得與先生佐興王道之澤也。非夫先生之心學。純乎天理。其孰能與於斯乎。先生之仕也。嘗主江甯之上元簿。考其設施。若均田賦。興水利。息邪說。正人心等事。皆天理之流行著見者也。中更變故。鄉之人士罕有能言之者。乾道中資政殿大學士劉公珙知府事。始祠先生於學宮。而侍講文公先生。實爲之記。則既較然昭著。而足以風厲學者矣。其後主簿趙君師秀。復卽廨舍之前。爲屋數楹。以寓尊事之意。而庠隘弗稱。嘉定甲戌危君和嗣居其職。始請於帥守蕭田劉公樂。增而大之。德秀時將漕焉。捐金三十萬粟二千斛以助之。未幾豫章李公珪繼至。咸相其役。爲堂三間。中嚴像設。而扁之曰春風。其上爲樓。高明潔清。內爲齋二。東曰主敬。西曰行恕。後爲小室焉曰讀易。外爲齋一。曰近思。齋之側爲亭。曰靜觀。又爲兩廡翼之。而刻表墓與河南雅言於其壁。危君之於斯役勤矣。而劉公之經始也。嘗屬德秀爲之記。危君又重以爲請。再三返而不置。德秀以固陋力辭而不可得也。願自爲念少知誦習先生之書。初蓋茫然。不知所嚮。而粗若有見者。竊謂自有載籍。而天理之云。僅見於樂記。先生首發揮之。其說大明。學者得以用其力焉。所以開千古之祕。覺萬世之迷。其有功於斯道。可謂盛矣。而其所以進於此。則又有二言焉。毋不敬。以操存於未發之先。思無邪。以戒謹於將發之際。涵養省察。動靜交飭。知天事天。二者兼盡。及其至也。中一外融。顯微無間。則雖人也。而實浩浩其天矣。若是者。其於先生之道。有合乎否也。道不自料次第其說以授之。危君幸以爲然。則刻之堂上。以示來遊於斯者。使知先年之道雖高。而用力有要。萬有一可爲興起之助云爾。嘉定丙子正月吉日真德秀記。

修上元儒學記

闕名

郡城之東偏。由通衢而入數十步。積水築匯。有泮流之象。北直平疇。連衍無際。雖閭閻密邇。而幽深

曠遠。不膏乎林壑坳牧之居者。會芳圃之舊址。而上元邑學之所建也。考其歲月。於今百年。蓋當宋氏之既南。郡爲大藩。閫帥臨之。學政之修。致隆於郡。而在邑則否。迨其季年。鍾公瓚英之爲令。昉爲之經始。願已迫於國勝之搶攘。故制特綿蕞。而完美之功有暇焉者。混一之久。莫之能加。則以帑庾之弗贏。緝弊支危。僅以自守。一旦更張而爲之也實難。嗚呼治邑者有能匹休前人。以俎豆爲事。因其故而損益之。則何難之有。至元五年。歲在己卯。大名田侯來尹是邑。職專於學。覩其廢缺。懼無以副國家設學之意。亟以請於邑長曰。其實在予圖之。惟時謂禮器之具所宜先焉。則冶銅爲爵玷四十。爲甗簋十有八。爲勺二。爲鐘口。竹爲籩者三十。爲篚者五。木爲豆者二十。以補其未備。若豆若尊若彝洗。炷薰之有爐。植燭之有檠。灌頽之有壺。舉易其鏗。豐朽窳而新之。而凡器用之需無不給。繼之以廟學之葺。則擴禮殿之基。左右各五尺。以立十哲之位。作靈星門。修戟門之腐。暨堂及二序。皆資治之。改築成已。軒敞其後爲四楹。構連檐以徹於堂。而凡棟宇之壞。無不飭然。後時華表於門外。飛石梁於水次。列柵以爲閑。周垣以爲蔽。繪門弟子及先儒之像於繡素。以更圖壁之舊。而凡畫飾增嚴。爲經久之計。今無不用其極。內外相伴。功倍於厥初。來觀翕然。感斯文之作興。跂望朝夕。思服善教。昔之大儒。嘗仕斯邑。化俗之美。流於無窮。侯之爲是舉也。其可無愧。與夫學爲政本。先聖王之所勤力。而更卒慢焉。世降殷周。治不古若。職是之由。自侯之至。究心於民。夙夜弗怠。邑之庶務。咸得其理。訟獄既清。漓俗以安。敏惠廉明。著於一時。故上元之政。爲屬邑最。今又能達其本。而從禮義之化。使民有所觀。法蓋可尚也已。非其刻之其何以勸來者。邑長曰那懷。令曰田賢。贊其可者。簿李良臣。教諭湯俊。典史朱節。承命謹而致役勞者。邑掾陳敏也。金石土木之工。合九百三十有奇。費之出田侯者爲錢五千緡。是皆不可略也。附記於碑。而爲之記。

元金陵山川志序

闕名

岷嶓之山。大勢皆自西南而趨東北。朱文公謂岷山之脈。東爲衡山者。盡於洞庭之西。其一支南出而東。度大庾嶺者。則包彭蠡之源。而北盡於建康山之所趨。水亦至焉。故建康者。東南之奧區。而山水之都會。前志序之曰。鐘山來自建業之東北。而向乎西南。大江來自建業之西南。而朝於東北。由鐘山而左。自攝山臨濟雒亭衡陽諸山。以達於東。又東爲白山大城雲穴武岡諸山。以達於東南。又兩爲土山攝山青龍石碗天印彭城雁門竹堂諸山。以達於南。又南爲聚寶城家梓桐紫巖夏侯天闕諸山。以達於西南。又西南互至三山而止於大江。此諸葛亮所謂龍蟠之勢也。由鐘山而右。近之爲覆舟山。爲雞籠山。皆在宮城之後。又北爲直瀆山大壯觀山四望山。以達於西北。又西北爲幕府廬龍馬鞍諸山。以達於西。口口石頭城亦止於江。此亮所謂虎踞之形也。口口口羣山若散而實聚。若斷而實續。世傳秦口口口之處。雖山不聯而骨脈在地。隱然相屬。口口口邑石頭在其西。三山在其西南。兩山可望至堰。大江之水橫其前。秦淮自東而來。出兩山之端。而注於江。此蓋建業之門戶也。覆舟山之南。聚寶山之北。口爲寬平宏衍之區。包藏王氣。以容衆大。以宅佳麗。此建業之堂奧也。自臨沂山以至三山。圍後於其左。自直瀆山以至石頭。浙江而上。屏蔽於其右。此建業之城郭也。玄武湖注其北。秦淮水遶其南。青溪繫其東。大江環其西。此又建業天然之池也。然此論環城數十里之山川耳。其居秦淮之源。有東廬山華山。臨丹陽湖之上者爲絳巖山。最奇特。然爲一州之鎮者。又有茅山焉。而岷山中江。經無湖溧陽。以入於荆溪大湖。則又禹貢所謂三江既入震澤者。其他一丘一壑。擅名紀勝。咸有可徵。

遊鐘山記

元雲峯胡炳文

江以南形勝無如昇。鐘山又昇最勝處。予至昇。首過上元。謁明道先生祠。禮畢卽度關遊山。夾路松陰。互八九里。清風時來。寒濤吼空。斯須寂然如故。路左入半山。先是謝太傅園池。王荆公宅。宅捐爲寺。至今祠公與傳法沙門等。出行三四里。又入一寺。弘靈視半山白倍。龕鏡壁繒。光彩奪目。詭狀萬

千。兩廡級石而升四五十丈。始至寶公塔。塔邊有軒。名木末。履鳥之下。天籟徐鳴。深嵐暖翠。可俯而挹。下有羲之墨池。投以小石。遠聞聲出澗草間。徑隴荒蕪。遊客罕至。獨拜塔者。累累不絕。長老云。寶公巢生而人。朱氏取而子之。後成佛。凡禱水旱疾疫如響。語多不經。由塔後循山而左。過安石讀書所。山石岷壘。勿敞平原。修葺老檜。萬綠相扶。風鳴交加。猶作當時吾伊聲。又行數里。休於觀音亭。其傍八功德泉。有聲鏘然汨汨。至亭下則困然以涵。或謂病者飲此立瘳。衆皆飲。予以無疾不飲。遂迴塔後。攀松升磴六七里。至山椒。鉅石人立。予登石以坐。鳳臺鷺洲。渺不知在何許。但覺綠白縈青。隱見煙霧間。城中數萬家。樓閣如畫。其間曠無人處。六朝故宮也。北視揚子江頭。一舟如葉。行移時不覺浪桿風帆想數十里遙矣。蟠龍踞虎。互以長江。其險也如此。黃氣紫蓋。王氣猶有時而終。令人凄然。久之。下山至七佛庵。白雲淒潤。甃堊不來。一僧噓石爐灰。點鬢眉如雲。一僧逐跣崖邊。拾松子以歸語客。質木絕不與前寺僧類。聞口下有猛公庵。子文廟。山水稍奇麗。率爲事神若佛者家焉。欲訪猿鶴山堂。莫得其處。遂朗吟小山招隱。循故道。御天風而下。兩袂如飛。亟入關。復至明道精舍。少憩而歸。因喟嘆曰。昇自紫髯公以來。幾興衰矣。眼前花草。無復當時光景。伯子春風。千年猶將見之。至若熙寧相業。非不焯焯然炫人耳目。迄不如主上元簿者。復祠於學何哉。

閱江樓記

以下皆本朝人作

宋濂

金陵爲帝王之州。自六朝迄於南唐。類皆偏據一方。無以應山川之王氣。逮我皇帝。定鼎於茲。始足以當之。由是聲教所暨。罔間朔南。存神穆清。與天同體。雖一豫一遊。亦可以爲天下後世法。京城之西北有獅子山。自盧龍蜿蜒而來。長江如虹貫蟠遶其下。上以其地雄勝。詔建樓於巔。與民同遊觀之樂。遂錫嘉名爲閱江云。登覽之頃。萬象森列。千載之祕。一旦軒露。豈非天造地設。以俟夫一統之君。而開千萬世之偉觀者歟。當風日清美。法駕幸臨。升其崇椒。凭闌遙矚。必悠然而動遐思。見江漢之朝宗

。諸侯之迹。城池之高深。關阨之嚴固。必曰此朕櫛風沐雨戰勝攻取之所致也。中夏之廣。益思有以保之。見波濤之浩蕩。風帆之上下。番舶接跡而來庭。蠻琛聯肩而入貢。必曰此朕德綏威服。覃及內外之所及也。四陲之遠。益思有以柔之。見兩岸之間。四郊之上。耕人有炙膚黷足之煩。農女有捋桑行饑之勤。必曰此朕拔諸水火而登於衽席者也。萬方之民。益思有以安之。觸類而思。不一而足。臣知斯樓之建。皇上所以發舒精神。因物興感。無不寓其致治之思。奚止閱夫長江而已哉。彼臨春結綺。非不華矣。齊雲落星。非不高矣。不過樂管絃之淫響。藏燕趙之艷姬。不旋踵間。而感慨係之。臣不知其爲何說也。雖然。長江發源岷山。委蛇七千餘里而入海。白涌碧翻。六朝之時。往往倚之爲天塹。今則南北一家。視爲安流。無所事乎戰爭矣。然則果誰之力歟。逢掖之士。有登斯樓而閱斯江者。當思聖德如天。蕩蕩難名。與神禹疏濬之功。同一罔極。忠君報上之心。其有不油然而興耶。臣不敏。奉旨撰記。欲上推宵旰圖治之功者。勸諸貞珉。他若留連光景之辭。皆略而不陳。懼褻也。

遊鍾山記

前人

鍾山一名金陵山。漢末秣陵尉蔣子文逐盜死山下。大帝封蔣侯。大帝祖諱鍾。又更名蔣山。實作揚都之鎮。諸葛亮所謂鍾山龍蟠是也。歲辛丑二月癸卯。予始與劉伯溫夏允中遊。日在辰。出東門。過半山報寧寺。舒王故宅謝公墩。起其後。西對培塿小丘。培塿蓋舒王病濕鑿渠通城河處。南則陸靜修茆園。齊文惠太子博望苑。白煙涼草。離離蕤蕤。使人躊躇不忍去。沿道多蒼松。或如翠蓋斜偃。或蟠身矯首。如玉口搏人。或捷如山猿伸臂。掬澗泉飲。相傳其口口林木。晉宋詔刺史郡守罷官者栽之。遺種至今。抵園惜關。關米勤法印樂。太平興國寺在焉。梁以前山有佛廬七十。今皆廢。唯寺爲盛。近毀於兵外。三門僅存。適松花正開。黃粉蕤蕤。觸人詩興。予獨山行函道間。會章君三益至。遂執手上翠微亭。登玩珠峯。峯獨龍阜也。梁開善追場寶誌大士葬其下。永定公主造浮圖五層覆之。後人作殿四阿鑄銅貌

。大士實浮圖。浮圖或現五色寶光。舊藏大士履。神龍初。鄭克俊取入長安。殿東木末軒。舒王所名。俯瞰山足如井底。出度第一山亭。亭顏米芾書。亭左有名僧婁慧約塔。塔上石其制。若圓楹。中斷爲方。下刻二鬼擎之。方上書曰梁古岫堂法師之墓。有神匾法定爲梁人書。復折而西。入碑亭。碑凡數輩。中有張僧繇畫大士像。李白贊。顏真卿書。世稱三絕。又東折。渡小澗。澗下定林院基。舒王嘗讀書於此。院廢。更剏雪竹亭。與李公麟寫舒王像洗硯池亦皆廢。又北折至八功德水。天監中胡僧曇隱來棲。山龍爲致此泉。今斃作方池。池上有圓通閣。閣後卽屏風嶺。碧石青林。幽邃如畫。前乃明慶寺故址。陳姚察受菩薩戒之所。又東行至道卿巖。道卿葉清臣字也。嘗來遊。故名。有僧宴坐巖下問之。張目視弗應。時雉方髀育。聞人聲。憂憂起巖草中。從北至靜壇。多臧矜先生遺跡。復西折過桃花塢。詢道光泉。舒王所植松已無。唯泉紺淨沉沉如故日。將夕。章君上馬去。予還廣慈。易日甲辰。予同一君遊崇禧院。文皇潛邸時建。從西廡下入永春園。園雖小。衆卉略具。桼柏爲麋鹿形。柏毛方怒長。翠濯濯可玩。二君行倦。解衣覆鹿上。掛冠鼠梓間。據石坐。主僧全師具盃觴。予不能酒。謝二君出遊。夏君愕曰。山有虎。近有僧采藥。虎逐入舍僧門焉。虎爪其額額。有瘢可驗。子勿畏往矣。予意夏君給我。挾兩騶奴登惟秀亭。亭宜望遠。惟秀永春。皆文皇題榜。塗以金。又折而東。路益險。予更芒屨倚騶奴肩碾蹕行。息促甚。張物作鋸木聲。倦極而休。不問險濕。喋喋遽頓地。視燥平處不數尺。兩足不隨。久之。又起行。有二臺。闊數十丈。上可坐百人。卽宋北郊壇祀四十四處。問蔣陵及步夫人塚。無知者。或云。在孫陵岡。至此屢欲返。度其出已遠。又力行登慢坡。草叢布如氈。不生雜樹可憩。思欲藉榻。不去坡。古定林院墓望山椒。無五十弓。不啻千里遠。竭力躍數十步。輒止。氣定又復躍。如是者六七竟至焉。大江如玉帶橫圍。三山磯白鷺洲皆可辨。天闕芙蓉諸峯。出沒雲際。雜籊上下。接落星灘。瀾水灑灑流。玄武湖已溼久。三神山皆隨風雨去。西望久之擊石爲浩歌。歌已。繼以感慨。又久

之。傍崖尋一人泉。泉出小窾中。可飲一人。繼以千百弗竭。循泉西過黑龍潭。大如蓋。有龍當可屠。側有龍鬼廟。頗陋。由潭上行。叢竹翳路。左右手開竹身中行。隨過隨合。忽腥風逆鼻。羣鳥哇哇亂啼。憶夏君有虎語。心動急趨過。似有逐後者。又棘鍼刺衣足數蹟。咽膺焦甚。幸至七佛庵。庵蕭統講口之地。有泉白乳色。卽踞泉嚙嚙。衫袂落水中不暇救。二嚙神明漸復。庵後有太子巖。一號昭明書臺。方將入巖遊庵中。僧出肅。面有新癩。詢之。卽向采薺者。心益動。遂舍巖問別徑以歸。所謂古蓮池定心石宋熙泉應潮井彈琴石落人池朱湖洞天皆不復搜攬。還抵永春園。見肴核滿地。一髻童立花下。問二客何在。童云。遲公不來。出壺中酒飲。且賦詩大噓。酒盡徑去矣。予遂回廣慈。二君出迎。夏君曰。子顏色有異。得無有虎恐乎。予笑而不答。劉君曰。是矣。子幸不狎虎腹。當呼斗酒。漉去巾驚。可也。遂同飲。飲半酣。劉君澄坐至二更。或撼之作舞笑。鉤之出異響。畏脅之皆不動。予與夏君方困。睫交不可擊。乃就寢。又明日乙巳上人出猶未歸。欲游艸堂寺。雨絲絲下。意不住乃還。按地理志。江南名山。唯衡廬茅蔣。蔣山固無聳拔萬狀之勢。其與三山並稱者。蓋爲望秩之所宗也。晉謝尚宋雷次宗劉口齊周顥朱應爰包嗣之梁元緒劉孝標唐韋渠牟並隱於此。今求其遺跡。烏沒雲散。多不知其處。唯見蕤兒牧豎。跳嘯於淒風殘然間。徒足增人悲思。况乎人事往來。一日萬變。達人大觀。又何足深較。予幸與二君得放懷山水窟。一刻之樂。千金不易也。山靈或有知。當使予游盡江南諸名山。雖老死煙霞中。有所不恨。他尙何望哉。他尙何望哉。

遊攝山記

喬宇

出都城。北經秣山廟。東行出姚坊門三十里。入山後。有田疇平野。度石橋而東。復入山。古檜長松。連抱夾路。至棲霞寺。寺扁乃宋人書。志云仁宗賜金玉牌額。熙甯間取寄華藏寺。恐此額非也。外叢竄中一碑。乃貞觀所刻。字法右軍尙完。寺殿宇皆古制。殿後有石浮圖數丈。極精巧。所鑄釋像於上寸許

者。眉髮皆具。前有二石佛丈餘露立。有吳道子筆法。左入山嶺。嶺之旁有泉縈迴。其聲激石。冷、可聽。山千巖盤繞。隨處皆鑿釋像。於中飾以金碧。頂上俱有火鏡。歲久別落深隱者。其飾猶存。像皆有孔。云當時有纓絡置其上。大者數丈。小者盈尺。望之如蜂房燕壘。皆有徑可到。名千佛嶺。志云齊明僧紹故宅捨爲寺。釋像皆齊文惠太子所鑿。盡工師之妙。今佛頭皆斷而復續。巖中有沈傳師徐鉉張稚圭王秀題名。由嶺而北。登攝山。山多藥草。可以攝生。故名。山之頂極衆山之高。下視江水如帶。左龍江。右龍潭。前瓜步眞州。金焦二山。如塊石在江中。江南登臨奇觀之勝。叢林之古。無逾於此。乃題名而歸。

遊幕府山記

前人

予每遊梅花水。水在崇化寺後。石竇隱隱而出注於池。其寺之山。蜿蜒起伏。背向相望。地頗幽邃。蓋出郡城北十餘里後。開幕府山卽去寺二里許。實相連屬。癸酉仲秋出遊。從李子岡西行。與梅花水之路實岐於此。乃緣山。二里許。山之闕見寺之殿脊。由徑迴曲度石橋入寺。寺荒落。頗幽。後一室有石榻。云吳王所棲。又有蘆數口。云古僧達摩渡江折於此。此其所遺也。漣漫不可考。出寺一徑登山。至一絕壑。但見江水洶洶於前。崎嶇不可行。復折南。至山脊平曠處趺坐。云此地卽晉王導迎琅琊王東渡建幕之處也。山名取此。又登至巔。見江流浩渺。蒹葭楊柳。田疇沙渚。相帶遠近。征帆漁艇。輕鷗飛雁。歷亂於前。時草黃落路滑。兩人掖之而下。緣山曲仄向北行。至一巖。空洞窿起。下臨江流。云達摩嘗休於此。予篆題達摩洞三字。并識歲月。與同遊者姓名。兩峯相夾處。有小城堞。蓋郡之外郭。阻山帶江者也。其峯名夾驪。亦釋氏家之說。相傳至今。

遊牛首山記

都穆

金陵多佳山。牛首爲最。山據城之南。初名牛頭。以雙峯並峙。若牛角然。佛書所謂江表牛頭是也。晉

王丞相導嘗指曰。此天闕也。後又名天闕山云。丁卯七月二十有三日。吏部主事顧華玉。與予約客戶部員外郎黃子和朱升之國學進士陳魯南。而予兒元翁侍焉。遂共出鳳臺門。南行十五里。至塘灣。又南行十里度嶺。又三里抵山。舍馬而上。二里達弘覺寺。門內二井。其左曰白龜池。右曰虎跑泉。後僧以其險。更甃爲井。而虎泉尤清冽。寺衆汲於此。躋石級。庭中銀杏一株。圍可二丈。午食畢。登浮圖。至其顛。有聯句詩。經修廊東行。緣石魚貫上登觀音閣。憑闌俯視。第見浮圖之尖。再上聞有捨身臺及辟支佛足跡。以峻險不及觀。下至兜率巖。空洞上突出如屋。久之至文殊洞。前有屋一楹。衆復聯詩書壁上。旣而登山之脊。觀蕭昭明飲馬池。徑可丈餘。冬夏不涸。下而西至辟支洞。廣差勝。文殊石浮圖立其前。辟支舍利所藏處也。老僧言少嘗見舍利放光。於今數十年矣。浮圖有石刻二。其一宋皇祐二年紀。不著撰人。中載誌公答宋明帝語云。昔辟支佛冬居於此。其一乃如愚居士詞。字絕類黃太史。居士殆隱逸之儔與。西下經禪堂旁室。闔其門有竅如錢。日光射浮圖影。倒掛佛案紙上。不可曉也。夜燕方丈。予以倦睡去。衆作詩角險。至雞鳴乃罷。二十四日早出寺。而南山路陡峻。馬屢前卻。時雲霧四興。遙視山足則日光在田。禾黍映之。綠黃纍碧。如僧伽黎衣。予笑語諸君。不知身之在人間世也。五里至獻華巖。石益奇麗。中虛深可十步。儼若堂宇。相傳唐高僧懶融嘗居其中。有百鳥獻華之異。巖因以名。山故有幽棲寺。今廢。成化間山東僧道興至。堅坐不動。有財者樂爲之施。寺由是復興。今名華巖。巖之南曰屯雲亭。又南曰芙蓉閣。閣嵌巖石。登其上。羣峯攢簇。悉在目睫。山之最佳處也。衆共飲焉。北下僧廬。其扁曰無邊風月。可坐眺遠。又有軒曰無塵。仍飲酒賦詩。又二里出山。是爲記。

遊盧龍山記

呂柟

嘉靖壬辰九月六日。葉大暨黃日思楊叔用周宗道倪維照過鷲峯東所。曰涇野子久僻居於此。今登高節至。盍爲盧龍遊乎。予方小疾。辭諸友。且易期曰。至十四五。乘月少佳也。已而連雨。至十三日乃霽。

遂於明日至山。宴於東道。口口子堂。酒半。躡石磴。上山路險峻甚。乃以二僕口扶而升。至翠微已三憩。乃至其巔磨盤平。即闕江樓舊址。縱目四望。方山青龍東峙。牛首華嚴南拱。其西定山迤邐綿互。黃巖裹江而東直抵瓜步。皆可見也。內則鍾山翠嶽。建極而起。萬松森蔚。祖陵攸棲。而長江羣峯。四面旋繞。真天造地設乎。下見巨艘絡繹。指北而趨。足可觀一統之盛。而吾輩學爲輔君以保治者。誠不可忽也。初皇祖欲建闕江樓於此。惜出費財而止。乃歎臣下無一人來諫。夫此樓若建。費亦不多。乃皇祖猶有此言。若見後世無益之作。不知當何如也。時有數鶩飛鳴。旋繞空中。適當坐上。宗道曰。今日可謂鶩飛魚躍。察於上下矣。予遂有日月雙鶩度。乾坤一水流之句。須臾。皓月東升。遂與諸友乘月而歸。如前約。

遊燕子磯記

前人

己丑二月虛齋王子崇邀弘齋陸伯載及予同遊燕子磯。是日予獨先往。北出觀音門。傍山西行。其路磴磴偪仄。輿馬皆難。乃令吏扶持迤邐而步。登弘濟寺磴數十層。病足難進。羣隸前後推輓攬掖而後上。出寺西。則觀音巖也。怪石磴垂。蒼黛參差。上接雲霄。而大江自龍江關西南來。直過其下。俯案牆隄之可駭。僧曰。此其下基皆石甃。予歎曰。苟有基。雖臨深淵。亦無妨也。乃從僧上觀音閣。閣亦傍巖下。就江澗築基。上交豎九柱。皆丹。柱上棚棧構閣。閣三面皆闌干憑之。瞰江若在樓船頂立也。是時晴。見萬里日映碧流。江豚吹浪上下。西望定山如蛾眉。東指瓜步如丘垤。他山皆閃閃冥冥。如落雁露鴻不可辨矣。昔予在解州。嘗遊龍門。眺砥柱。登流丹亭。汲河烹茶。以弔禹墳。至此乃勃然興懷。將天下奇觀尚有過斯二者乎。夫河。北方之經也。江。南國之紀也。而龍門砥柱。以及茲巖。不可不謂之能觀瀾矣。已而曰。彼禹之親窮其源流者。又不知何如也。閣東崖有白巖。喬公篆書刻石上。而虛齋弘齋皆至。乃復同升閣上。流覽數賞。虛齋欲列席懸巖上。對江而酌。予頗難之。弘齋曰。此何妨。昔予至

天台雁蕩。天柱一峯。突兀峯嶽。四面如削。其高不啻數百丈。亦嘗茶酒其上。予聞之。又飄然志在天柱峯頭矣。是時酒肴旣行卒爵。欲往燕子磯。虛齋乃招二簞師泛舟往。至觀音港。登壽亭侯廟。先至水雲亭。其扁爲予友景前溪書。精采如神。乃面江小坐。遂上謁壽亭侯祠。左有大觀亭。亦前溪書扁。至此看江。日隱斷雲。煙霧霏微。蒼茫無際矣。遂攀松捫蘿。以上燕子磯。磯皆礧石疊起。水圍三面。其石罅猶見江轉磯底。可以高覽八極也。乃坐中磯。道士曰。五七年前江衝磯前。深不可測。自立闕廟後。水頗遠磯而去。今南徙磯東數百家矣。二君皆補和前詩。虛齋又命行酌。與酣。北望泰山。東瞰滄海。灑氣雲迴。靈光掩映。不知此身之在天地間也。抵暮而下。晨興太常西唐牛公毅菴黃公祭天妃廟。放舟來。聞予三人皆在。乃卽枉顧於倚磯亭。遂酌二公。而後赴大觀亭之宴。予問自西來新亭何處爲的。西唐曰。據虛循傳。其敗在江西南。而後東入於海。似近馴象門外爲是。予曰志稱勞勞亭亦近是。此或然也。於是西唐或舉海上諸寇。自尉陀以至孫愨。或舉大行諸賢。如岳飛劉因京房東晉許魯齋之輩。不以爲誇。毅菴或言曲江何眞開嶺保障之功。或舉昌黎元城東坡避地之美。不以爲慊。於戲。自聖祖開國以來。混車書於六合。兼江河於一統。故予得與諸公登斯亭也。是時也。霧雨霏冥。魚龍上下。長江與天同色。燕磯與岱埒高。果心曠而神怡。眞忘形而無我。遂歌伐木之篇。載詠山徑之曲。不知其聲之魯也。

過後湖記

計宗道

天下版籍。盡載貯後湖。南京戶部官率歲一往磨勘。正德壬申秋。予叨職寄斯役。自八月至十月始訖事。凡過湖必出太平門。命舟行可七八里許。一望渺漫。光映上下。微風播揚。文漪聿興。蕩漾煙波之上。莫不情暢神爽。若遊仙焉。予聞立四顧。其嵯峨霄漢之表。王氣鬱蔥而峙乎東南者。鍾山也。疊連如屏如幃在西北者。幕府山也。盤嶺偃蹇。盤伏於地而松森其上者。覆舟山也。挺拔而凸出城頭。殿閣參差。浮圖聳空者。雞鳴山也。山東西一帶列如懸榜者。世傳臺城也。峻嶒冒水而出者。烏嶼也。傍視三

法司。隱隱錯落雲水之涓。重岡疊阜。遙連於其外。巋然而鸞鳳峙。騰然而蛟龍走矣。其中遠近芳洲。相聚如五星。紅紫煙花。畢絢如匹錦。鷗鷺鳧鴻。載飛載鳴。鱗鱗鯉鯉。以潛以泳。則已目饒而心怡矣。忽驚風暴作。洪濤舂撞。篙人惶懼。拏舟纜岸而行。經敗荷間。香氣猶襲人。浮藻亂荇。牽舟綴楫。已乃引入曲渚。兩岸蒼蔚。須臾抵小陂。遂捨舟以陟焉。命隸翦荆分莽。排霧穿雲。遂行而進。見數處頽垣廢址。憶前朝遺跡。令人慨歎。而叢林蒙翳。追探前路尙空。衆亦憊焉。或藉草坐茵。箕踞少憩。復進。望一高丘。隸指曰。此相傳郭仙墩也。衆狙拔以上。四圍樹林蔽日。復下故道。向新建籓庫。過石橋。延佇其上。騁望雲水茫茫。清飈颯颯。遂相與携手入舊庫之洲。躡躑而升支武廳。則黃門趙君莘賢已先渡。見予輩殊訝。既而聞述所遇。則又曰。是何奇也。予往返數矣。而未有若諸君所遇者。衆亦相與慰喜。以爲非因風之故。則誰使之一探此奇哉。凡以公事至。及暮而歸。則凡日光射水。晚霞相蕩。回視湖上諸宇。在蒼煙杳靄間。不啻蓬萊閬苑。然豈不信爲勝地哉。昔歐文忠公以金陵錢塘山川人物之盛。各爲一都會。錢塘莫美於西湖。金陵莫美於後湖。故遊冶之所趨也。我皇祖奮出江表。收天下版籍。建庫而儲之於此。特設科部官司之禁。非公遺不得至。則凡好遊者。雖慕幽遐瑰瑋之觀。無所可及。而吾儕今獲因公而至。而又探奇於無心之會。豈非至幸哉。

金陵諸水圖考。

陳沂

金陵在大江東南。自慈姥山至下蜀渡。古稱天塹巨浸。此江之境也。秦鑿淮。吳鑿青溪。運濟。楊吳鑿城濠。宋鑿護龍河。宋元鑿新河。國朝開御溝城濠。今諸水交錯互流。支脈靡辨。據經考之。自方山之岡壘。兩涯北流。西入通濟水門。南經武定鎮淮飲虹橋。又西出三山水門。沿石城以達於江者。秦淮之故道也。自太平城下由潮溝南流入大內。又西出竹橋。入濠而絕。又自舊內旁。周繞出淮青橋。與秦淮合者。青溪所存之一曲也。自斗門橋西北。經乾道太平諸橋。東連內橋。西連武衛橋者。運濟之故道也。

。自北門橋東南。至於大中橋。截於通濟城門。旁入秦淮。又自通濟城外。與秦淮分流。繞南經長干橋。至於三山水門外。與秦淮復合者。楊吳之城濠也。自昇平橋達於上元縣後。至虹橋。南接大市橋者。護龍河之遺跡也。自三山門外。達於草鞋夾。經江東橋。出大城港。與陰山運道合者。皆新開河也。東出青龍橋。西出白虎橋。至柏川橋入濠者。今大內之御河也。若城外落馬澗諸水。不能悉載焉。

息園記

東橋子築園居室之後。袤五十武。廣半損之。中取纖徑通步。餘盡蒔植。以延叢縛。修竹後挺。嘉木前列。周除芳卉美草。期四時可娛。子常曰。壘山鬱柳。負物性而損天趣。故絕意不爲。中亭曰愛本以奉先驗封公曰天乎。今無及矣。虛窗靜几。宜飲宜讀。西有謀道齋三楹。置諸孫讀書於中。佔畢可悅耳。作載酒亭。以待友問奇來憩者。東有小軒曰促膝。諸故人至。解帶密坐。談農圃醫藥之事。恆至移日相向爲緣率室。居則掩視納息。存吾元和。起則觀童子理圖史之帙。時寄雅抱。命之曰息園。其南乃有廣圃連數十頃。頗雜池沼屋廡其中。達於青溪。非盡顧氏有。按志當爲謝尚江總故宅。今廢爲墟。而齊民業之。闌闌間所絕無也。種榆蒲葦。掩映森蔚。風靜鳥鳴。音變巧慧。夏鶯好飛移往來。擇陰暫息。條爾逝去。鶯散立青蒼中。皎若積雪。時鷺起飛迴水上。久乃復下。居人多蒔蔬養魚。雜治生業。或是散居。皆有徑可往。吾園開戶向之。鶴取其勝。時與二三子曳履周遊。無異深林窮谷之趣。此又鄉鄰所以息我者。與夫息之義。止也生也。形貴止。神貴生。動而不止。形乃日敗。靜而不撓。神乃日生。一止一生。壽乃長久。然則息也者。實形養神之道具是矣。造化遺我以年。先人遺我以地。鄰里助我以勝。我顧糾纏外物。而不知形神之爲貴。殆莊生所謂例置之民乎。

修縣記

上元縣肇設於唐肅宗上元年間。其後名稱更易。與廢置統屬皆不一。而治所遷徙亦不常。其詳備載金

國子祭酒陳敬宗

陵新志。皆可考見。歷宋及元。歸於聖朝。洪武改元之初。新創縣治。屬應天府。迄今八十餘年。腐撻不勝其支矣。正統乙丑。衢州江山姜德政來令是邑。周視公宇。若廳若羣胥案牘之房。百物度闕之庫。餼糶儲蓄之倉。重門繚垣。旌善申明二亭。以及諸所官舍。或欹傾。或夷圯。或蠹朽。人之居止於其下。出入於其中者。咸有懼心。於是謀及僚佐。議捐己帑與公堂過取之金。鳩工集材。皆徹而新之。不敢專也。及奏於朝。蒙賜俞允。遂起事於是年四月一日。落成於丁卯十月八日。輪奐燁燁。聿新舊規。整飭軒敞。心目豁然。德政之有功於縣治大矣。其同寅貳令張德。判簿常延王慎。典史劉斌。喜公宇之有光也。乃相率請文勒石以志。夫縣治爲令丞簿施政之所。下民之所具瞻也。况京師爲萬方都會。所臨之民又皆選拔天下閭右豪俊。以天下之豪俊。都會於京師輦轂之下。都城宮闕之雄壯。甲第之華麗。聞見廣博。有下視卑陋之心。使其仰瞻於撓棟頹楹之前。奔走於旁風上雨之下。則肅敬之心。何由而興。慢易之念。從之而萌矣。非所謂臨民以莊之道也。德政明敏愷悌。公平仁恕。洞悉吏事。深卹民隱。下車無幾。坊廂田野。小民無老穉。翕然稱之。故茲經營繕修。民口有子來之助。新萬目之具瞻。聳九衢之壯觀。而聿睹成功於不動聲色之中。可謂難也已。昔明道程先生嘗主簿上元。以攝縣事。善政善教。人皆思之不忘。淳熙初劉忠肅公瑛。祠先生於學宮。朱晦菴記之。略曰。均田塞隄。及民之政爲多。脯龍折竿。教民之意亦備。其政教及於民如此。然當時登台鼎者。若丁謂王安石呂惠卿蔡京之徒。皆嘗知府事於茲矣。無一善見稱後世。先生名績。止於簿事。而其政教。加於台鼎之上。至今從祀孔子廟庭。嗟夫人之流芳百世。豈必計其班資之崇卑哉。德政一縣正也。蒞官甫及半載以得下民知。頌稱籍籍矣。使能力行弗懈克紹前修之志焉。則於縣治之繕修。豈不益有光哉。其名蓋將與茲文並傳於不朽無疑矣。德政昔嘗在弟子之列。與予相親最厚。故旣紀其事。復致其期勉之意者。亦君子愛人以德之道也。

明道先生祠記

國子祭酒吳節

宋明道先生。諱顥。字伯淳。河南人。嘉祐中主江甯上元簿。郡志載其惠政著聞者數事。曰初上元田稅不均。近府膏腴地。多爲豪家厚價薄其稅買之。小民苟一時之利。久則不勝其弊。先生爲令畫法。民不擾。而一邑大均。會令罷去。先生攝典劇邑。訟牒日不暇二百。處之有方。不閱月。民訟遂簡。江圩稻田。賴陂塘以溉。盛夏塘堤大決。非千夫計不可塞。法當言之府。府言於漕司。然後計功調役。非月餘不能集。先生曰。比如此則苗槁矣。民將何食。遂發民塞之。歲則大熟。江甯當水運之衝。舟卒病者。則留之爲營以處。歲不下數百人。至者輒死。先生察其由。蓋計留然後請於府給券乃得食。比有司文具。餓已數日矣。先生乃白漕司。給米貯營中。至者卽與之食。自是生全者大半。仁宗登遐。遺制官吏成服三日而除。及釋服之朝。先生進於府尹曰。三日除服違遺詔也。若朝而除之。止二日爾。尹怒。先生曰。公自除之。顥非至夜不敢釋也。一府相視。無敢除者。茅山有龍池產龍如蜥蜴。祥符中使取二龍至途中。奏云一龍飛空而去。鄉人嚴奉以爲神物。先生令捕而脯之。使人不惑。至邑之初。見人持竿竹以粘飛鳥者。因取其竿折之。教之使勿爲。及罷官。艤舟郊外。有數人共語曰。自主簿折竿。鄉民之子弟。不敢蓄禽鳥。此蓋善政存心之概。傳頌於人而不忘者。及考宋史止載茅山脯龍事。乃知當時國史採錄。或有未備。不若邑民思念深切。故錄之爲加詳也。然先生之賢。豈待史傳而後傳哉。剛健中正存乎中。純白光輝著於外。事君以至誠仁愛爲本。持己以主敬行恕爲要。其教人則由灑掃應對。以至於窮理盡性。其著述則表章學庸。傳註周易。以開性理之源。其道學之傳。孟子之後。一人而已。豈待史傳而後傳哉。上元舊有先生書院。廢弛已久。景泰初。三衢姜君德政爲令於茲。其治民制事。一以先生爲法。久之民大和會。遂經治隣宇。莫不煥然。念先生遺愛。不可泯也。乃卽故址爲祠。以祀先生。請於府尹馬公諒府丞陳公口與邑之僚咸以爲然。遂畚土於癸酉冬。迨甲戌秋季。而是祠以成。謂節恭與斯文。宜有紀述。於是爲書先生之政績。與是祠創構之由於右。俾邑民歲時瞻視焉。工畢落成。敬奠以詩曰

。相古聖賢。爲政以仁。仁行職修。無能卑尊。惟程先生。以大賢之學。不恤簿佐。來蒞上元。仁漸義洽。惠及飛鳥。詎曰黎民。由宋元迄今三百餘載。而譽望恆新。有茂宰忱慕啓迪。作祠繪像。用彰示乎人人。俾進禮榘者。宛瞻玉石。如彼祥雲。思先生之道德。邈不可及。謹書賢跡勒之瓊琰。與宇宙而俱存。

上元縣舊志序

按察副使沈庠

我聖祖高皇帝受天明命。奄有四海。天下既平。乃定鼎於南畿。首設郡邑。以囿羣黎。而應天實爲首郡。上元實爲首邑。迄今百五十餘年。禮樂制度。典章風化。赫然盛備。且天下藩郡州邑。莫不有志。以紀一方形勝人物風俗。而應天上元。天下首郡邑。而志尙未修舉。誠有司之缺典也。訪之前輩尹京兆者。往往常有意於此。屢興而屢止。竟弗克就。議者以爲應天在都城之內。朝廷宮闕宗社在焉。未敢輕爲言述。故遲遲至今。近歲毗陵白尹圻。嘉定龔尹弘。河陰許丞庭光。前後而來。皆以此事爲急務。而欲舉行。且以朝廷頒行大明一統志爲可依據。乃託鄉彥徐霖張宏陳沂管景輩五七人。設局於府庠後堂。編輯歲餘稿再脫。又各以轉陞去任。而卒不能成其美。今山西寇丞天叙來治應天。適朝廷有旨取應天府志。乃取昔日纂修將成之稿。仍託霖等重加修飾。成集進上。惟時平定。白尹思齊膺薦來宰上元。下車之初。聞府志旣成。乃不遑寧處。以景嘗與修志。遂延至公所。披搜前代圖史文冊。尋訪古今事蹟。編輯數月。將脫稿。適遇今上親率六師。用討不庭。駕留南都。百官有司奔馳奉迎。營辦軍需。夙夜無休息之時。而斯志又且停止餘十月。罪人斯得。王師奏凱。聖駕北上。始得休暇。乃取編輯前稿。重加訂正。命工繡梓。白尹以庠爲邑人。知事頗悉。徵予序諸首。予不能以老耄辭。乃取其已成之集而閱之。其類有十。一曰圖表。二曰疆域。三曰山川。四曰建置。五曰版籍。六曰祠宇。七曰宮室。八曰古蹟。九曰記錄。十曰撫遺。率遵程式。不敢加私智於其間。其用舍取與。亦皆遵府志已成之集而爲之。未嘗有

所更易。誠足以備一邑之所未備也。志旣成。予何敢置喙於其間。唯述志之已成未成之顛末如此。將俟操國史之柄者採焉。是爲序。正德辛巳春正月望日。

上元縣舊志後序

知縣白思齊

金陵今爲應天府。大京在焉。上元爲府首縣。正德戊寅思齊領部檄來知縣事。惶懼謏薄不堪。因而圖覓縣志。欲豫諳其風土民俗泊前令宦績可法者。博訪無所得。比至任。始知縣舊無志。適府有修志之舉。竊自喜曰。府志畢。縣志不易成乎。越明年庚辰。伏遇皇上南征逆藩。駐蹕金陵。有司以職事奔葡。倥偬無晷刻暇息。奚以鉛槧爲哉。及其渠魁受縛。六師凱旋。又有旨取郡邑之志。臣貳莫不歡呼。咸謂優武修文。聖君御世之道。天下其有幸矣。思齊尤私喜其縣今有志也。卽延府庠生管景。於邑諗知其雅博。故託焉。旬浹而志成。志成可喜也。又慮其公帑空竭。刻梓資無從出。遂倡同寅各捐俸薪以協贊乃成。志已刻可喜也。或者有言上元江寧並峙。京都事多互錯。宜慎書。毋徒作木之殃。思齊聞之猶豫。亟取成集。再加檢閱。其發凡舉例。悉遵一統志式。而地界因革。亦皆有據不謬。且知邑之官增品秩。民減賦租。皆我聖祖加惠赤縣而然。誠異典也。他如里社有學。卽三代小學之制。養濟院卽岐周惠鮮之仁。並歷歲遠廢弛。正思齊講求而未得者。今志悉著之。其爲有益於縣也。固不韙歟。正德辛巳春正月望日。

宋明道程先生祠堂記

行太僕卿前翰林侍講陳沂

明道程子。在宋嘉祐中嘗爲上元縣簿。故有書院久廢。皇明景泰縣令姜德政始建祠於縣治。而未有祀。嘉靖乙酉簿劉君熙載請於臺。始歲祀之。癸巳令石君淵之以埒於土地祠。遷之堂右。明年甲午丞何君儒謂近堂隲叱吏所聚。非所以稜神也。復初於舊宇而廣其制。告成。丞簿二君請予記之。沂考之宋史所載。程子爲簿。惟脯龍禁捕雀二事。癸酒吳公節記。又有均田租興水利聚營食三事焉。夫程子。聖賢之徒。

也。發於其心。見於其政。莫非聖人之道。爲薄之政。如孔子會計之當。牛羊之茁壯。豈足以盡其道哉。然跡其事而論之。脯龍以去不智。捕雀以去不仁。田租水利營食。又聚民之所欲者。道其盡於是矣。或謂天下崇祀孔廟。必俎豆程子。亦何俟於一邑之祠祀哉。於戲。上元被化之地也。吏之所師。民之所思。實係焉。丞簿二君之舉。又烏能已乎。且國朝百七十年於茲。而舉其事者纔兩見焉。則其賢不肖者何如哉。應天在宋爲江寧府。仁宗昇邸後。踐位爲大府。置尹。以上元江寧爲赤縣。南渡改爲建康。置留守。無甚供役。今爲高皇定鼎之都。雖遷都於北。而宮闕臺部在焉。其軍需餼廩供應旅食百費之煩。皆取之二縣。上元尤重者。其弊所謂無田之征。無漑之田。無食之民。日益告病。其視嘉祐則有甚焉者矣。二君之妥侑於祠祀者。豈不重有所感。而思所效法哉。然則如何。夫因訟以剔其弊。則征無不田矣。因時以治其防。則田無不漑矣。因豐以預其賑。則民無不食矣。卽其功於民者而行之。見於政可以得其心。發於心可以得其禮。不徒祠祀而已也。若惟襲取其美。以要其名。而實無取效慕焉。則非上元之民所望者也。二君知所尙復以此告之者。重斯舉也。逾年程君櫛至。益崇其禮。勸諸刻石。潘丞彥季簿奇章暢心皆有事於書口者。并記之。

表忠祠碑

闕名

今皇帝御曆改元。崇慶覃恩。詔雪靖難死事諸臣。俾郡邑吏置祠祀之。仍卹錄其後。詔下之日。薄海內外冠帶椎結皆舉手加額稱慶。以我皇祖神孫。其扶世教拔忠魂之心。蓋萬禩如一日也。予旣讀崇陽汪公所著表忠錄。法然久之。然不能無私臆焉。自古人臣不幸。當國家橫決變故。出其身抗大誼。排大難。脫有不濟。則維之以死。若龍逢比干。巡遠世傑。秀夫天祥。諸人是也。建文初纘大統。願命諸臣皆高皇帝一時簡付。苟務自兢兢。一遵成法。敦固懿親。以藩屏王室。諸王雖處尊屬列疆藩。然親承冊券。礪帶在盟。誰敢與亂。齊黃諸人庸見輕謀。啓釁階禍。湘齊周代岷五國逆節未萌。口垢屢摘。或徙或廢。或焚

死。或徵入之。尋又下口讓燕文皇神武英明非諸王比。靖難師陳。諸大臣口暇卻顧。移檄發兵。必欲加威以逞。而大將持貳。動遭敗駟。北兵日邇。務得齊黃。如暈錯故事。建文英斷不及漢景。而諸故諸臣又以譏焉決事。金川既入。始以誤國莫贖爲言。天威斯赫。誅夷尋加。根連株引。至不可勝數。推皇祖之心。豈獨以其迫抗抵觸。罔識天授已哉。要以二三故臣。首發難端。致勤師旅。故其時齊黃方練受禍最慘。帝之心有餘憾矣。方其舉義旗而南也。前軍所指。所嚮克捷。鐵鉉諸人竭其螳臂之力。以當車轍。而天命所屬。竟莫能沮。夫用命有顯戮。非湯武誓師之詞乎。革除諸人就執之日。堅盟初心。視死如歸。寧負順天應人之舉。而不敢忘叩馬之心。寧甘鼎鑊參夷之禍。而不敢效轡車之辱。一時被難死志多至百數十人。自紀載以來。信未兩見者也。嗟乎。流言興而周室危。未央清而代邸入。孟津濟而餓夫亡。洛邑營而頑民梗。彼度德以救時。與懷故而實力。其歸一也。惜也經生學士。不能發揚大誼。謂革除可以表年矣。而不知甲子濟師之日。固湯武革命之秋也。謂誅黨可以懲姦矣。而不知式罔表慕之舉。固聖王下車之度也。異日者陳瑛嘗請究餘黨矣。成祖否之曰。彼食其祿。罔自盡其心爾。又嘗謂大學士楊榮曰。使練子榮等在。朕固當用之。嗟哉悲乎。此其太公之心。含弘之量大矣。如天地之無不覆載也明矣。如日月之無不照臨也。去今百七十年。紀載忌諱。是非晦蝕。使主仁臣忠之分。無以暴著於時。此則任事者之罪也。萬曆二載夏。予承乏來撫南畿。太平郡推官劉按揭言留郡爲革除諸人效忠故地。核以爲宜遵明詔。建崇祠以彰顯我二祖儲養矜卹之恩。億千百年大小臣工。往來瞻顧。則思諸故臣殉國死綏之烈。與當時開國元勳諸人。所以翊贊鴻業。扶植世教。其成功駿口皆足掀揭宇宙。配天無極。予覽其言壯之。先是巡撫中丞張君佳胤。巡按御史向君程。謝君廷傑。以修舉祠祀事下有司議之。未報。予惟留郡內地。非支郡比。尋以嘗所臆說。請於政府江陵張公。公手報曰。褒錄特出上恩。建祠增祀。以祇遵明詔。則守臣事也。會今少司徒汪公以光祿卿來尹京兆。旣得報。喜曰。革除諸臣。

或死封疆。或死故城予。天子之守臣也。惟祀典神祇是司。明詔赫奕。曷其敢廢。於是議以嘗殉都城。咸如例列祀。使諸孤憤遺魂。猶獲血食茲地。豈惟彰顯一時之遭際。表俗勸忠。於是乎在。議既定。遂委輔上元令林大輔。江寧簿郭祺。擇地飭材。工役聿興。予與巡按御史鮑君希顏。唐君鍊詢謀僉同。各發贖金。以佐工作。提學御史李君輔。褚君鐵與觀風教。敦勸彌篤。未幾。京兆公晉官大理卿。已又晉今官。祠既訖工。今大京兆程君嗣功。少京兆陸君樹德。適來觀成。司徒公遣官來告曰。是舉也。於國家爲懿章。於天下後世爲公議。是不可以無紀。惟下執事圖之。予辭不獲。乃推本前說。俾林令刻之碑。庶幾來者因有考焉。萬曆四年七月既望。

表忠祠置羽祭田祭器記

知縣林大輔

聖天子龍飛之歲。發明詔。褒忠節。羣公烝烝然祇奉德意。乃以留都首善爲靖難諸賢死節之地。而廟祀弗修。神靈未妥。非所以揚休命。而訓來禩也。於是大京兆少泉汪公白其狀於兩臺。相地治城之東而建祠焉。輔不佞時承乏畿縣。實敦其役。旣以祠事時至其中。周覽殿廡之盛。仰而歎曰。物理廢興。良有時哉。諸賢忠義。湮滅有年。一旦幸值聖明。顯微闡幽。儼然俎豆。猗歟盛矣。然有祠無人。弗能守也。有守矣。歲月遞更。殘缺圯壤。其何以久屬。鄉民有好義而持田以獻者。輔更捐俸共置田四十餘畝。籍之祠中。以付奉祀道士施玄等。歲收其入。半以供守者之薪水。貯其半以備修葺之用。外翻門房四間。祭品什物種種咸庀。夫使能司其晨昏而肅焉。伺其圯漏而葺焉。卽所置雖微。斯祠亦可賴以不廢。又安知繼此而入者。不益將擴而增之乎。若乘時乾沒藉守之名。而冒祠之利。無論三尺神靈之謂何。爾奉祠者。寧不慄然懼哉。旣而撤去爲中丞衙官。其至益疎。恐其久而湮也。用舉其籍。勒之堅珉。俾後者有所據而考焉。若夫紀精忠之節。昭勸懲之義。則有名公鉅筆在。茲不敢復贅云。時萬曆六年冬陽月之望。南京都察院經歷前上元縣知縣莆田林大輔撰。田器數目。已勒碑陰。

京縣德政碑

南尚寶卿邑人許穀

南都爲我皇祖肇基定鼎之地。居人雖軍民相間。而諸凡供應。則悉取於民間之坊廂。故應天屬縣有八。在城則上元江甯。微辦獨稱繁劇。國初政淳俗簡亡論。卽成弘間。上下遵度。自常供正辦之外。閭閻頗稱無事。厥後恬熙既久。蠹弊橫生。吏緣爲奸。莫可窮詰。於是額外無名之徵。肆行坊民。財力有限。支持不前。鬻產破家者。蓋十室而九也。徃上官駐節。豈乏仁明。願沿襲既久。根株難拔。間有張施。率多可否。以此美意不行。積弊轉甚。天道周流。無往不返。今年諸公至止。率留心民瘼。譚及時弊。亟欲得其詳而盡改之。於是府庠文學生員趙善繼輩。相與議曰。民患孔棘久矣。今上官軫念若此。無乃剝復之幾乎。失此不言。後將誰拯。吾黨慮切家庭。初非鄉鄰之門。安得因循坐視。徒徵安靜之名。而忘父兄之難耶。乃條列弊端凡若干件。遂偕鄉宦舉監耆老。合辭徧請。時則大京兆沃洲呂公。蒞任浹旬。懷然在念。延訪既悉。贊決尤至。時則撫臺雙江方公代巡少嚴黃公停旆並至。協謀同情。其有專關諸司。勢難徑斷者。復與大京兆酌議。移文部院寺臺。一時諸公。覽之動心。各無茅盾。時則戶科給事中。麓池郭公繫念該科專職。恐遵行不口久而或渝。復特疏題請。悉荷俞旨。在邑剛有上元尹房君韞金丞程君民孚。先後承意奉行。惟恐不及。未久積弊頓革。惠政渙流。眞若一舉手之間。而出民於水火之中者。自今譚之。其積弊極大者。如光祿代運柴薪。如各衙門修理解宇。燕會賓客。新增應付。添取工食。牌票沓來。靡費尤不可紀。今皆查復舊規。各從簡便。毫髮不擾於坊民。其餘飛差濫役。凡非二邑舊額。而吏緣爲奸者。一一停革。詳在德政錄中。於是留京遠近。歡聲載路。且各舉手加額曰。吾黨小人。不圖復有今日。噫嘻。自非大人君子加意窮民。憫其疾苦。彼此合志。斷在必行。抑惡能薄福若是其速哉。旣而城中父老文學。復恐美政易湮。後將無考。欲列石傳遠。以記見屬。穀。坊中人也。卽不文。其何敢辭。竊謂國家設官置吏。本以安民。別蠹祛奸。乃所以安之也。矧茲根本重地。皇祖嘗曰。子孫

百世。無忘江左之民。又今上中興。屢布寬恤之令。有官守者。能不惕然於中。□□□□□□羣議難協。享有避忌。竟阻施行。□化宜□□乎。若有待□。今諸公俯採芻蕘。同□□□遂使民間受福如此。豈非稍屯拯溺一大機會哉。吾民之在今日。何其甚幸也。今諸公並陟顯位行矣。近聞繼政諸君。率同此念。凡舉一事。惟恐勞人。類多中心兼愛江甯令吳君福基。承李君憲。上元簿彭君夢祥。江甯簿梅君中立。壹志愛民。務承美意。坊民自常供正辦之外。比昔亦稱無事。執此不更。將底殷富。孰謂三代之風。不可復見乎。穀。淺陋無聞。聊叙改弦盛美。用代去思。若繼政續書。自有巨筆。穀踰伏在野。頗與吾黨父老。樂觀其終云。

羣公惠澤祠記

闕名

留都南門之外。善世橋之西北。有祠翼然。其額曰羣公惠澤祠。惠澤而祠德。報德也。羣臣爲撫院雙江方公也。代巡少巖黃公也。栗菴宋公也。戶部麓池郭公也。巡江恆所艾公也。京兆尹沃洲呂公也。通府望沙陶公也。上元尹待軒房公也。丞龍山程公也。江甯丞著山李公也。祠生祠也。神明之也。作之者誰。上元江寧之人也。夫召公流甘棠之詠。何武興去後之思。何今人相報之速也。而又如是其周邪。拯溺救焚。非一手足之力。出水火而登衽席。則報之宜無不盡者矣。蓋二縣於應天附郭。諸司轄焉。其賦役之繁。坊廂之困。固非一朝。邇年以來。徵派百出。逃亡日衆。存者凜凜然愁苦呻吟。殆不知有生人之樂矣。此何等時邪。天啓羣公。後先濟美。上下同德。一聞民瘼。靡不心傷。是故導之而使言。傾耳而垂聽。委曲而爲之處。由乎我者不移時而報罷。勢牽掣者移文以酌議。乃郭公以考績入京。則相親爲題。請悉獲俞旨。宋公駐節於茲。又虛心博訪。詳定條約。俾卽縣亭勒石。其詳具於惠政錄中。語其概則光祿之柴薪。九庫之夫役。歲免賠納者。各不啻千金矣。各衙門之修理與燕會。以及額外之應付。新增之工食。與諸雜辦。其所省又不知其幾矣。坊長總坊當頭革而爲顧役而取之者阻。作奸者消矣。徵派有

數。盈縮有權。力差有等。什物有紀。益之流移當鋪三百。則兩利而俱存矣。府有號簿。縣有循環。部院有稽查。戶科有奏繳。其防檢可謂密矣。是故昔之費也五六。今之費也二三。昔之勞也八九。今之勞也一二。昔之愁苦呻吟者。今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矣。民之感之。豈特既去之後哉。祠之所以作也。報之所以周也。祠在衢路之衝。外爲大門。門之內爲大堂。堂有三楹。堂之上堂之左堂之右設塑像及木主焉。堂之旁爲小廳。如堂之數。廳之後復爲二楹。守者居之朝。天宮道士也。祠垣皆以磚祠之。後有隙地畝餘。種以竹。竹且成林矣。夫是事也。始而建白者。鄉之大夫士與耆民凡百五十人焉。而趙生善繼爲之倡。旣而立之祠也。有金和等若干人焉。而趙生爲最力。今之調予爲記者。有諸友焉。亦趙生爲之先。趙生亦有勞哉。可書也。隆慶元年夏六月吉旦。

續建惠澤祠碑

李曉

應天爲天下首善之地。我聖祖定鼎之基也。設一府八縣。而附於郭者二。曰上元。曰江寧。若縣始爲坊。百餘民咸隸焉。旣而盈耗靡常。正統間遂於上元併爲坊者四十有四江寧併爲坊者三十有五。厥坊定爲十甲。坊長一人。甲首十人。以供勾攝而已。後以里甲告計。始建力徵銀。以備邑公費。甲每二載有半役。輪一季。先時戶蕃事簡。吏咸守官常。重名節。民不告勞。熙如皞如。嗣是浸淫徵需無厭。凡燕會瑣屑百種。皆以邑民多囊箠。取諸中而用之。計其浮費季幾有餘金。而邑與他費不與焉。民始噉然不堪命矣。先令苦應酬蝨午。乃思追趨逐嗜。每坊擇民之少裕者數戶。以總徵銀之出納。號曰買辦。名雖曰總。而實則欲浮費之不足者。責數戶以足之也。夫以十數戶之窮氓。供數十百大吏之冗費。是生者寡。而用者衆矣。民安得不瘠且亡邪。矧江南民無恆產。多逐末以謀朝夕者邪。且邑人素孱。畏威不健訟。是雖貧口樓裂痛至刺骨。亦惟向隅飲泣焉爾。棄鄉井離墟墓焉爾。甚則苦迫脅無聊。往往不欲其生焉爾。嗚乎。爲民父母。一何使之至此極邪。郡士白石趙子遭此家蕩析殆盡。且痛無能援其溺者。心獨傷之。

曰。爲下爲民。士之分也。予既沒溺於役甚矣。可忍視邑人之減頂與。乃率同志者陳諸當路。趙子舉此。每羣邪不滿。雖遭誣讒弗挫。時巡撫由丞方公。諫議郭公。代巡黃公。京兆呂公。惻然一爲經畫。民痛甫少蘇。居無何。夙弊仍薦臻矣。蓋大吏勢尊。而嚴邑吏分卑而偃。卽有恤民之念。亦未如之何也已矣。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而乃若是。豈誠忍乎哉。良以左右羣小。從與爲之蔽爾。使誠知民窮且困。取非其所當取。肯忽然邪。趙子重悲傷之。更欲赴愬。適通府陶公攝江寧篆。輒往陳之。公聞愀然曰。民至此乎。爰相與謀諸僚友。告諸京兆徐公。方圖興革。會代巡宋公攬轡按郡。謁先師升口甫已。卽以民瘼詢諸文學。時趙子盱衡誦言之。邑人亦往陳之。宋公深憫焉。志爲起瘼瘵。更役制。勒貞珉。垂可久。遂屬陶公以綜紀之。公乃籌諸旦夕。寢食幾廢。究民隱。剔奸蠹。遏弊端。幸諸大夫殊陋先吏之非。痛爲裁革。公創爲定畫。一曰審實編櫃銀以去無徵者。而公家得其實用。二曰定額設外櫃銀貯庫。以備公費。而坊民免其浪賠。三曰顧募應辦人役。以便集事。而吏胥公同支取。四曰輸人夫以應其役。使而囊乏者叙次發差。至於應用什物之類。貯於郡宇。屬之吏以候迎送。一不煩諸民。於凡費之公者節之。冗者裁之。自此法立。省民費者太半。而昔之鼠穴狐窟。率皆屏息。若坊民之先曰買辦借辦者者舉皆罷去。是何也。朱子曰。伐木而翦其枝葉。不若斧其根。壅水而捍其波流。不若塞其源。此固二公欲去坊。長者之微意也。非爰之深而慮之切。奚能至此邪。時有僉壬欲蠹之者。公亦弗恤。百年積弊。不崇朝而獲清。闔邑沉痾。不崇朝而頓釋。邑人如出膏火。登爽塏。室家俱欣欣然可口生之樂。百石子躍然颺言曰。吾志願矣。夫微二公及白石子。則吾邑人之荼毒。將不知何所極矣。爲吾民者。何幸會逢其適然邪。若吾邑之民。又將曷以爲報稱之地邪。夫是繹之始之者。羣公趙子之功也。終之者。陶公之功也。非羣公趙子。固無以爲陶公之始。非陶公將無以成羣公趙子之終。而其所以集始之終之之成。令民樂之而利之者。斯則宋公之功也。祭法曰。法祭於民則祀之。非此不在祀典。若數公之於民也。非

所謂法施者與。然則尸而祝之於不朽。固白石子及二三邑民報之之念。亦人心至公不易之理也。後之君子。其尙仰我聖祖建官爲民之至意。體我皇上望臣恤民之至仁。懷保庶鮮。俾邦之本也。日益以固。其尙思羣公經始之計。宋公陶公圖終之心。率由培植。俾政之善也。日益以行。則都人其寧惟永矣。予里居老矣。良爲民苦。仰屋竊歎者久。忽荷賢明惠政之新。幸吾民永綏之福口。趙子憂民之憂。恐歲久易湮。將漫漶莫考。爰不憚譎劣。詳述顛末。勒石樹諸祠。俾後之觀者。庶知之詳。有所感而興起焉。且令吾邑民世享德無忘其所自。宋公諱燾。登進士以丙寅歲。按應天屬郡河南商丘人也。陶公諱守訓。登鄉進士。任應天通府。廣西平樂人也。趙子諱善繼。號白石。事親孝且力學。爲郡弟子員。而念民之志。勤而不擯。上元人也。建於郡城善世橋南者。祠也。隆慶丁卯十一月十二日記之石者。江東鶴山李曉也。

上元縣德政碑記

雲南參政前翰林侍講邢一鳳

上元爲應天首屬。附京師。我太祖高皇帝爲根本重。蕪賦輕徭。愛養極至。洪武而下。迄於正德。吏不舞文民。無所擾。家給人足。神完而神固。蓋未有以病也。嘉靖中禩惟正之供。小破原額。而歲時科派。率至無常。吏胥緣以侵漁。坐食因之而日夥。神姦鬼祕。莫可致思。或者又從而信是使焉。故始以無藉而來者。今皆得以衣袂揮。啜梁肉。棲大廈。挈妖姬。廣置膏腴。而飛詭稅糧。俾吾終歲勤動之民。竭精力以應公家之求者什一。剝膚鎚髓以待彼不時之需者什九。日戚戚焉若三尸之伏肝。寢之糾肺。憔悴呻吟。罔不思所以療也。而何生之能樂。皇皇間得一人焉。諳其受病之原。予以對症之劑。不徇庸俗。滌臟濯腑而新之。如袁侯隴西者。蓋醫之罕觀也。當其時生意殆津津矣。而以他故去。未竟厥施。至今有餘思焉。王道易行。固如此。隆慶壬申秋大京兆晴江杜公來。首詢民瘼。令極諄切別駕西津趙君適署乃事而奉行。惟懇諭耆民陶詩吳遵道王大賢輩。悉遵咨訪。得其時弊之蠹政害民者二十件。與其

作弊欺負之徒罪惡貫盈者十四人。併上之。既又陳之大中丞巡撫岨嶧張公按御明臺向公。咸是其言。明臺公謂必見忌於奸人。而慮其爲之中口令悉治罪。務勒石以利無窮。意甚盛也。事下口推少峯周君。暨西津趙君。議以允合會主治乏人。而依遷城社者陰圖反中。乘墉叫呼。勘覆雖極詳明。而施行總仍舊貫。更生之良藥。幾爲斷腸之劑。民心又洶洶矣。賴大京兆遯川楊公持以獨斷。而力救之。得弗侈。未幾。而東瀛林侯率誠心愛民。務芟宿弊。據民謠允稱賢令矣。而遯川公。卽以是役懇責成之。侯則按其成贖。而周爰咨諏。協於克一。斷而行之。以圖厥終。至於今苛毒以融。元氣以滋。盎然得以永天命焉。非諸公之功而誰功。邑之貳曹子蓋臣。杜子子晉承委宣勞。若職允稱。可紀也。附紀之。竊謂民之始是役也。與其幾行而敗。敗而興。興而復成也。其病症之展轉。與夫藥力之瞑眩。始終三年。厥惟艱哉。繼而大京兆少泉汪公至銳情求治。剔蠱蘇疲。尤匯公意也。乃與遯川公。思其艱。樂其成。恐其久而或替。特檄林侯督刻是石。侯方祇奉成命。殫精竭思。首覈丁糧。以窮其源。次清飛詭。以息其波。明實科以定其止。據實徵以要其歸。其諸馬政羣糧長里批頭總書外差。皆害切腹心者。悉爲拔去。民間恆業。存可無廢。廢可期復。益莫大焉。餘件詳冊。附刊徧佈。使吏書不得增損侵漁。以病吾赤子。則來者觀是刻。可以稽醫案矣。噫。凡此皆民之情也。民之言也。因請記爲之次第云爾。若夫緬思諸公再造茲邑之盛心。仰體聖祖二百年前重本愛民之德意。護庭子於瀕死復甦之後。殆有甚於真元未鑿之先。固執已試之方。勿爲浮議之奪。客邪防之。惟恐其或之。元氣養之。務俾之益充。端有望於後之君子之重民命者。

上元尹東瀛林公生祠記

開封府判邑人楊璧

爲民牧者。施有德政以漸漬於民心。則民於其去也。恆感戴之。感戴之不已。又從而思慕之。思慕之不已。又從而爲之祠宇。以享祀之。所以口尊親之情於俎豆之間也。自兩漢來恆有之。上元之爲縣也。我

高祖龍興之所。當時實優假之。如漢之豐沛邑。然及後世有借徵之米。有代義之馬。且豐亭尚大。事充政重。加以吏胥承之舞弄。民益以困。日就逃移。民之逃移者衆。則地之荒蕪者廣。夫地不加闢。日以荒蕪。民不加多。日以逃移。子而字之。不有賴於父母之賢良乎。萬曆初年間。林公以外縣政最擢上元令。則固輕車熟路。又本之以仁民之心。以治斯民。其體愛之也。如慈母之於子。其優恤之也。如疾痛之切身。其周察之也。如明鏡之照物。凡有便於民者。雖芻蕘之言。必採擇焉。朝謀夕訪。往日宿弊。一舉而更張之。著爲畫一之法。於是民之有田者則有徵。其數可知也。有丁者。則有役。其程可考也。又恐其久而廢弛。乃上之京兆尹。疏之於朝廷。旣得明允。復勸之貞石。使永不易。自是居者安。行者止。去者復。而地之荒蕪者開易矣。敷政四載。撫按交薦。擢居臺院。民不忍其去。相聚而謀所以報之。乃擇善地於青龍山之陽。披草萊。鳩工力。建祠宇。祝而俎豆之。輿情之不吝已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若我公者。真可謂民之父母矣。子之於父母。不忍一日離其膝下。今茲之舉。其亦子之於其父母。瞻依於膝下者乎。古語曰。疾風暴雨。然後知夏屋之爲旃幪也。公之於斯民。旣屋而旃幪之矣。則爲之民者。不屋而尊親之。其何以爲報乎。其有此舉也宜矣。祠旣成。鄉民以璧亦公之子民。共沐公之德化。屬予言以爲記。予謂公之廟享。在丹陽鄉之民旣配舊尹程公并祀於土橋鎮矣。泉水鄉之民。又與京兆尹汪公共祀於三岡村矣。慈仁鄉之民。又與汪公共祀於燕子磯矣。長寧鄉之民。則獨祀之於棲霞山矣。今茲之舉。思之於旣去。復特奉而尊祀焉。其飽德而感戴之者。愈真切也。譬固知言之無文。不足以彰公之盛德。然鄉民之請旣不可辭。而我公之實。又不容泯。用直述以傳不朽云。公名大綱。字朝介。福建莆田人。壬子科鄉進士。今陞南京都察院經歷。頌曰。吁嗟林公。作我民牧。爲國撫民。爲民造福。曰仁且明。如育孤嬰。思於旣去。實爲民情。效彼畏壘。俎豆於此。若子事親。瞻之伊邇。龍山青青。彭水綠綠。百代而後。常相繼續。立德立功。可傳不朽。惟公之祠與之長久。萬曆八年孟冬之

吉。

金陵濬河賦有序

南京都水司郎中壽州張夢蟾

金陵歷代有河。國朝疏治。脈絡相貫。節被淖淖阨塞。巢舍占侵。河失其故矣。今議濬。復奉欽依劄行。職董其役。是舉也。倡始者給事中淮陽朱維藩也。申言者。御史襄強李自謙也。題覆而卒成之者。堂翁進賢。李公黼。新城張公櫟也。蟾特效蒞奏之勞爾。茲叙其顛末。故賦。

龍藏發源兮華廡隈。二源匯流兮天印厓。秦鑿鍾阜兮斷長隴。爲濱入江兮號秦淮。舟山東口兮湧青溪。孫吳建都兮鑿東渠。斬洩湖水兮口九曲。西連運漕兮向南瀾。僞吳治府兮爲金陵。南唐鑿濠兮城名昇。東盡白下兮北武勝。南接長干兮西石城。宋鑿護龍兮帶溪水。周繞虹橋兮潮溝遷。鷺洲西南兮徹大江。復開新河兮貫漕艤。我明定鼎兮今留都。留御河城濠兮廓規模。沿革歷代兮崇剏建。正支錯落兮景色殊。龍光水關兮上下浮。飲虹更新兮朱雀頭。武定文德兮豪雋瀟。通濟大中兮復成流。玄津竹橋兮御溝通。珍珠土橋兮湖水同。板橋通賢兮集監胃。直抵玄武兮正河終。東由淮青兮四象始。天津大市兮太平喜。斗門北向兮崇道連。鼎新武衛兮柵寨止。御河青龍兮右白虎。會同大通兮冠蓋樓。後有烏盤兮控柏川。支河入正兮引權槽。遍城水澆兮湖江深。百折口迴兮七十里。轉輸糧餉兮倉廩實。疏通地脈兮文運美。二百餘年兮生齒繁。架巢築室兮十口口。河失故道兮多口塞。霖雨氾漲兮水墊民。口欲議濬兮阻勢難。口卽報罷兮無專官。今選省臺兮嘉奏疏。奉口遵節兮縱大觀。正河口闊兮六丈多。議濬四丈兮分支河。重耗財用兮思國計。量塚民居兮致人和。荒度土功兮鈔石畫。民居拆除兮愧力拙。躬持竿丈兮定方中。沿河舊址兮依然別。派置七職兮直經營。文武參任兮各鳩悉力疏鑿兮兼挑運。懇懇三月兮報工成。帑金標給兮萬餘千。天假晴霽兮塊壤邊。羣工爭奮兮效勞績。恍如地鐵兮溢天鏹。長波浹濑兮虹斯騰。洪瀾蜿蜒兮雲斯蒸。呼吸百川兮逸勢激。吐納靈潮大內興。抽鹽利涉百貨起。風氣壯觀兮士舉。神泉四民兮盡

歡稱。皇澤衍溢兮億萬紀。

應天府學田記

南尚賚少卿麻城周弘翰

明興。經術振起。崇儒古文。隆重鑿序。至今彬盛也。夫大江而南。秣陵故稱佳麗。其文雅風流。卽盡澆洗梁陳之遺。而終莫掩王謝之美。乃今非經術弗進學校誠重。顧學校何以重也。隆棟摧於荒園。梅花雜於茂草。擁寒毳者日不暇給。乃有博士弟子。挾策窮年。青青者衿。坐而待困。則誰爲學校重也。管子曰。衣食足而後知禮節。而子輿氏亦曰。無恆產而有恆心。惟士爲然。嗟乎。蓋難言之矣。善乎學之有田也。其事近古。而利可久也。都御史邵公。大京兆揚公。皆文章鉅擘人。倫師表。以興起斯文爲己任。先後爲京兆各捐俸輕貲。置田如千畝。乃移檄郡縣。若民荒田附籍學宮又如千畝。於是乎應天府學之有田也。自兩公始也。夫應天故首善地。其士行淳漓。實爲東南倡。顧不重與。然予嘗論之。善爲農者與善爲士者。其致一也。語曰。力田不如逢年。則何不舍鋤耜而獨待時也。此其說爲士氣敝久矣。則莫若以田喻。田家力作。歲時胼胝。待日至而復刈之。籌糞盈於車。黍稷盈於器。乃始製村醪。擊瓦缶相勞苦。曾不敢衣妖飾。乘堅刺肥。侈然自肆。何者。其重本者不重末也。唯知重本者不重末。則爲士也幾矣。然傳不云乎。譬如農夫。是穰是獲。雖有饑饉。亦有豐年。夫士也持重本之心。而薄逢年之計。是今之良農。固良士也。寧直澆洗梁陳。不其重掩王謝乎。則兩公之植田疇。實植士行也。論因從子應嵩成進士備員留庠。而堅請於予。因稍稍撰次其說。而今後乃東南經術之盛也。自兩公始也。邵諱仲祿。字孟廉。四川夔州人。戊辰進士。楊公諱廷相。字君賢。福建晉江人甲戌進士。

條議上元縣事宜四款

前任知縣程三省

一定會計。照得錢糧之不容不會計者。謂法制未定。經用浩繁。不會計。則徵輸不均。徵輸不均。則小民告困。故立爲會計之法。而著之冊籍。俾民按籍遵守焉。非謂規制既定之後。年爲之計也。上元縣錢

糧先經欽差巡撫都御史汪判定。賦役書冊。勒之貞珉每石平米該納本色若干。折色若干。每丁石該條鞭銀若干。彼其時雖使五尺之童赴納。莫之或欺。法久寢移。時窮事變。每年稅糧條鞭。俱待會計而後定。然會計不常。遲速靡一。比及會計單下。則小民先已照舊上納。儻有加編。則重復增添。卽或稍減。徒爲里排積愆充私囊爾。且數多增益。無從覈實。蓋吏書非會計。則工費無取。就中或增一無名之徵。彼下吏小民。誰敢爲之辨虛實哉。合無查照原奉石刻書冊除見徵外。令後分毫不得增改。卽有不得不增者。須奉詳允明白。方行編入。年終不復會計。庶小民易於遵守。而積滑不得高下矣。

一均供應。照得太常光祿內府進貢等項銀兩。事干重典。非獨上江二縣當辦。卽直隸諸州亦皆應有之。乃近年以來。一一取足兩縣。加編銀千餘兩有零。查得前編賦役書冊。內開每石平米。止編二錢七分爲今則三錢二三分矣。江寧地稍肥饒。猶或可支。若上元則近城。膏腴田地。俱屬軍屯。僻遠山鄉。始爲民土。且低者濱江坍沒。高者瘠磽不堪。一概加編。何從措辦。卽如龍袍扛夫銀兩。每年編銀一百三十八兩。今且借支一百四十八兩。地項稱是。年復一年。何所底止。蓋外縣徵解不前。兩縣催督難緩。故因仍苟且。莫可究詰也。又有甚者齊庶人之喪禮銀兩。年年會編。侯伯之棺木廬典。取足兩縣。神京赤縣。獨不可均攤外郡乎。合查照賦役書冊除舊編外。凡近年新增者。均照外縣丁糧。一樣攤派。庶都之民。稍得蘇息。而於凌寢重地。裨益非小矣。

一改漕糧。照得兌運。乃惟正之供。漕糧實國儲攸繫。事體重大。上江二縣。難應獨免。但人臣謀國。惟擇便宜事。苟利民無嫌易轍。使外郡之糧。不運南都。則上江兌糧。無從抵補。仍舊可也。查得各糧米。歲運南倉者。不下百萬餘石。而上江之糧。復從北兌。無論常例有費。耗折有費。水次有費。以至淋尖踢斛等弊。刮盡民膏。卽過江蘆蓆楞木脚價之需。總計十分有六。儻以在京之糧。實在京之儲。前項皆可省也。若外郡糧米則不然。旣已運至南都。仍復搬至倉所。耗口不貲。兌運尤便。矧上元平米。

正副不過二萬有餘。以彼易此。甚覺輕便。亦何所禁而不爲之一轉移哉。先經大司農山西王公條奏事宜。會口及此。竟以事件餘多。概未議覆。今若擇其相當者。一更易之。亦萬世之利也。

一免重差。照得上江二縣條鞭銀兩。已奉明文。一則均派矣。每年仍有各衙門庫斗諸役工食。取之條鞭。差使則令親役。每一入直。則有常例。有買辦。有守候。無名之費。諸難枚舉。羣閩戶之老稚。傾室之積貲。僅足以償。間有庸騫愚朴不諳事體者。則顧募積猾。以充工費十倍。猶且嗷嗷稱苦。蓋名雖親役。實則積棍。包當騷擾甲戶。牽扯幫貼。彌月積歲。漫無休歇。至於吮盡膏脂不止也。且每一編差。夤緣請託。徧及要津。一失關防。祇足供吏胥之賄。免爾殷富。坐享膏腴。窮民甘受苦役。奈何正賦之外。復有重賦至此哉。第事干各衙門相沿成套。有司一議。口口受謗受累。莫敢誰何。非奉明文。難革夙蠹也。口無請乞曲爲調停。立爲經久長法。寧厚工食。仍行應役。庶小民免重役之苦。而閭閻霑法外之仁矣。

丁糧議

大名守姚汝循

國朝賦役二法。斷自聖祖宸衷。然亦監於唐宋以來制度。而損益之者也。大都有丁則有役。有田則有賦。卽唐租庸調法之遺意。雖三代盛時。不過如是。特繁簡輕重有不同爾。甚良法也。奈何時久則事增。事增則役繁。至巡撫周公文襄時。始創爲勸借之說。以糧補丁。然不通十之二三而已。至巡撫歐石江公時。事亦增。役亦繁。而人丁亦不能支矣。於是均有攤米與人丁均編。而賦役兩途。遂合而一。雖一時權宜救敝。不得不然。而實與祖宗創制之初意寔失盡矣。乃至今日編差。則人丁止居四分之一。而粮石反居四分之三。是本末倒置甚矣。夫議法不求其原。終非盡善。今雖無可奈何。而安可不示存羊之意耶。故首議丁粮。以俟將來議法者攷焉。餘見後議中。

庄議

前人

今夫一里十甲。一甲十排。一排十戶。此正法也。十戶之外。有奇零。則謂之奇零戶。至若寄庄戶。則人非版籍。徒以田產置在各里而得名者也。其人或爲流寓。或擊鄰封。此等通天下皆有。而惟南都爲最多。蓋南有三十六衛。及各衙門欽天監太醫院等役。又四方流寓之所萃聚。皆得置買田土。故視他方爲多。然此寄庄。皆富室。乃貧民之所依。可有而不可無也。何則。往昔田糧未均。一條鞭未行之時。有力差一事。往往破人之家。人皆以田爲大累。故富屋不肯買田。以致田地荒蕪。人民逃竄。錢糧拖欠。幾成敝縣矣。賴巡撫海公。均田糧。行一條鞭法。從此役無偏累。人始知有種田之利。而城中富室。始肯買田。鄉間貧民。始不肯輟棄其田矣。至今田不荒蕪。人不逃竄。錢糧不拖欠。而價日貴一日。口口口田之故也。蓋貧民種田。牛刀糞草。不時口口口不能濬而深。堤壩不能築而固。一遇水旱。則付之天年而已矣。今富室於此等。則力能豫爲。故非大水旱未有不收成者。況富室不能自種。必業於貧民。貧民雖棄產。而實與富室共其利。收一石則人分五斗。收十石則人分五石。又牛刀種子出於富室。而錢糧又辦於富室。時有水旱。則富室又假貸而濟之。貧民惟出力耕耘。坐享其成焉。故曰寄庄富室。乃貧民之所依。可有而不可無也。今議者動欲借口恤貧民。而遂抑寄庄。每至審編。凡寄庄則論田以報丁口。夫人戶當以版籍爲定。寄庄本自有籍。即有了。當附於本籍。而又因田以報丁。是一身而仁役矣。貧民既謝糧於富室。共享田中之利。而又因田去而脫其丁。是爲漏籍戶。有身而無庸矣。與祖宗時因田起賦因丁受役之意。不尤失之遠耶。恐議法者覽此。亦不可不加意也。

改兌議

前人

國家兩都。並建於是。糧運有南北。南糧皆出自湖廣江西浙江等處。至於上江兩縣。則口口過淮米而付軍免運。查得兩縣改兌正糧。上元止該三千六百七十石。江寧止該三千二百七十石。因兌與軍。於是有過江腳價船價蘆席鋪沽加耗等項。於是上元共該本色米四千八百五十餘石。又折色銀一百七十二兩。淮

米三百四十五石。江寧共該本色米四千三百一十餘石。折色銀一百五十三兩。淮米三百七石。幾增三分之一矣。若使將二縣之糧。盡改爲南糧。則加派可免。而官軍又可免役。一歲所省。亦不貲矣。或曰過淮有定數。改此則將何以補之。查得嘉靖庚申年分。因南糧不足供軍。蒙總督侍郎黃公奏將湖廣等處過淮糧。改爲南糧若干石。卷案尙存。惜乎當時議不及此。而兩縣又不以上聞。遂使良法美意。湮闕至今。今若將原改之數照舊。仍令過淮。而以兩縣運數抵之。豈不兩便乎。嗟乎。上江兩縣。乃國家根本重地。其口糧雖與各縣等。而雜役則倍之。蓋有內府及各衙門人役供應。皆取給兩縣。此他方之所無。而此方之所獨者。今既不能減免。而借此一轉移間。少蘇其困。豈非不費之惠乎。矧今諸司建白紛紛。若有利於生民廟堂。無不采而行之。顧未有議及於此者。儻不棄芻蕘以之轉聞焉。地方曷勝幸甚。

糧里議

前人

糧里二役。名爲重差。而實亦不同。糧長主收一年之錢糧。凡有力者皆可爲之。不必寄庄與土著也。若里長則祖宗以來版籍戶役。不惟寄庄不可頂替。卽別圖別里亦不可挪移。蓋其間有逃軍逃匠。一亂其版籍。則此等何由稽查。如果丁盡戶絕。只可先儘本甲及本圖。再不得已。惟有併里而已。又果丁雖存。而貧難無力。或里中米少。而寄庄米多。只可照米量行幫貼。況此役止於催辦錢糧勾攝公事。答應卯酉。原與糧長關係不同。少得津貼。且有樂從之者矣。顧近來有等奸頑。見別里別圖。或寄庄富厚。欺其良善。動輒告更里長。因而嚇詐取財官府。一爲准理。卽不與更。而得利已多矣。故當事者。宜知糧長可以照力僉編。而里長未可輕聽更生。則小民安生矣。

荒白米議

陳以代

夫曰荒白者何。虛田之稅也。曰虛田者何。濱江坍沒存其虛數故也。存之者何。國稅有數不可縮也。則減半而徵之。復爲之均攤於一邑之田共出之。是爲虛田之稅也。已有叢弊焉。叢弊者何夫江水之有噬

囑其常勢也。丁之者不得不鳴於公家。以均其稅而力弱者則不能鳴。力強者未必當鳴而鳴焉。即使縣官親勘之。猶不得實。是故有倖免者。有不得免者。夫邇年田數。視國初則有間矣。安在其不可減也。往昔吾不聞矣。頃年海院丈量魚鱗而籍之。誰得指東爲西。冒彼爲此。使當此時際其虛數。第舉國稅之防而均之見田之中。何不可者。而當時猶存其名。是後則漸增而未已也。諺曰三十年口口口年河西。言其長於彼。則消於此。長於此。則消於彼。常勢然也。今二百年來。但見其消。而不見其長。攤免者疊疊。而陞科者寥寥。則何爲其然也。往又聞廢造之歲。司委之官。以荒白爲豪家之餽。令其享無糧之田。而概縣爲之出稅。豪家亦受其私恩而不辭。則鄙夫者之爲之也。甚哉。荒白之難覈也。後有鳴者。宜致謹焉。

清軍議

前人

郡縣之不能無軍。殆徧寰宇。求其配所有定業軍常著伍子孫代替至今原籍之家。年遠無勾。而忘其本籍之有軍者。有之。此其幸者也。然軍罪本下死一等。役之苦者。莫甚於軍。則樂逃者亦莫甚於軍。每解一軍爲之買妻。爲之僉解。爲置路費。以一人之故。累及數十人者有之。乃解而輒逃。逃而復勾勾而復補。逃之本籍。猶可稽也。逃之他鄉。而本籍之詰捕者。不勝其擾。至以嚴急之故。復解一人者有之。此通弊也。又勾軍疎數。往往視時緩急。往隆慶中。嘗特差監察御史安清軍。而本縣勾軍一科。書手至一十有六人。事過而人不遺。蠶食無出。則每歲本縣。自召軍戶。清審一番。每一勾攝。候者彌旬。里胥索賚。無端廢業。後以父老應召陳利害。然後減去。至今軍解。必僉其戶丁。戶丁人乏。始及同甲。同甲人乏。始及同里止矣。而往者捨同里而僉諸概縣殷實之家。夫捨同里而僉別里。無理之甚。人得攀援辯釋。及得辯釋。而展轉數家廢業私囑者。又不知其幾矣。然後仍役同里之人。此亦一十六人者之爲之也。弊則往矣。陳之杜宿株也。

申革督糧常例碑

知縣葉士敦

應天府上元縣。爲乞革督糧積弊。以清本源。以善催科事。照得本縣民素刁疲。錢糧久負。卑縣視事十日。爲講求拖欠之故。有曰縣廳吏書索驅匿欠戶而不爲舉白者。有曰房保里排侵收入私囊而不爲輸納者。欠糧之弊。大都若爾。孰知有管糧官受賄而爲弊之本源乎。本縣一百五十里分爲七區。每區總糧長一人。副糧長五人。小糧長里各一人。每年總糧長與管糧官一十兩。副糧長與管糧官三五兩。小糧長與管糧官一兩。十數在官。什三在門書。什一早快。大約得六七百兩。號曰常例。是常例也。官有一見利而便昏者。卽如蠅之溺腥。或始勵操而終受者。卒如狸之探酒。夫官之於民。惟無私而後法行。法行而後民從之。今每歲數十百金無因至前。私之逞也。法焉在乎。且糧長之所以遺金於官者。何也。圖以緩比期也。圖以減比刑也。以銀錢出民之袖入官之手。兩無言而心契心。契則比不約而自緩。刑不命而自輕夫。緩比輕刑。民有所恃而無所憚。有恃與憚之心合糧之。年復一年。欠而屢欠。非此爲之源耶。夫本縣糧現完歲。本府票無停時。卑縣撫心。欠拖之稅。慙官職之難勝。攢眉閭里之難。恨催科之獨拙。今民不急於糧。而急於常例之派。官不先於公。而先於私遺之籌。是使負糧終不當問完也。區區非劣。不敢謂正身便足以率僚。稍解無私。卽可以伸法。伏乞詳覽。賜禁豎之糧廳。使後來者爲君子耶。自痛懲前官之非。卽小人耶。亦稍革利昏之弊。清一官而下之更書。又下之房保里排。勢將各爲倣倣。庶幾哉。法可漸行。民可從令久欠之糧。始可漸議催徵矣。謹此蒙欽差總理糧儲提督軍務巡撫都御史趙批。京邑小民。窮困已甚。而管糧官歲得常例數百金。無怪乎公賦愈逋。民愁轉深。知縣葉士敦目擊心憐。發此長歎。欲求行禁革。其志行才識。可謂出人頭地。仰應天府通行各處。立石嚴禁。以往員役。姑不追究。敢再違反者訪出。定行拿解正法。蒙巡撫南直隸監察御史龔批。管糧官惟索常例。以充苞苴。會無催科之慮。里排輩惟恃常例之入豁壑。慣起逋負之心。此官民相貓鼠。而錢糧所以不完也。據詳洞知

此弊。申詳禁革。眞清口之論哉。如議刊板。嚴革豎之糧廳。仍大書口口曉諭百姓。儻管糧官再有需索常例者。該口口白揭報或本院訪實。定行拿問重究。決不輕恕。蒙本府批。糧官索受常例。以致徵輸之法不行。新舊之逋日積。此地方首蠹所宜痛懲而嚴革者。該縣直陳其弊。豫防其後。眞正本清源之上畫也。如議嚴行。禁諭刊行本廳。以警將來。設有仍蹈前轍者。勿避嫌怨。據實申送。以憑查參等因奉此。遵依勒石。萬曆二十五年五月吉旦。按吾邑葉父母。眞古賢令之儔。卽此申詳一事。而省民財。完國私款。懸庭問訟。曾無自理。贖鐵呈礮解尸。爲之頭會路費坊甲丁銀。昔也過支。而今以其餘復置公產。試官供給。往多冒費。而今自監督。三分省一。諸德政不能盡書。故附記於此。

上元縣志後序

君子之愛民也深。故其垂澤也久。不僅一時之治平。而猶思有以遺諸其後。眞如父母之燕翼其子。而貽之孫謀。如是者莫良於誌夫。誌者識也。攷諸昔以俟諸後之謂也。維茲上元。爲陪京首邑。官府交錯。公私鞍掌。祈目肯平治。昔賢常難之。矧貽之後邪。我父母先生確菴程公。往令豐邑。嘗以治安之餘。重修邑志。迨今豐邑。世取爲則。暨遷是邑。則首詢邑乘。知其作於正德之季。自嘉靖以來。時易事更。厥故不斲。乃闕焉未載。卽有意續修。嘗以屬登。而當其時公罔未遑。而登亦未敢承也。暨三載攷績復任。則精明益口。法行自近。百廢俱興。弊孔悉社。而猶欲遺其畫一之意於方來。乃邑意成之。敦論於不肖。而登則不可辭矣。於是受同志文學盛君敏耕陳君桂林。二君博雅。足裨不肖謏陋。三卷以下。多二君之力。登司校勘而已。迨脫稿而程公內擢地官以去。遺貲以命劄劄。繼者梧藤孫父母先生。廉明慈厚。洵能與肯人協心底治。矧今司牧。自京兆以上。咸詢民瘼。爰竟刻之。刻成。登奉往諭。叙其後曰。凡志有三要焉。一曰紀政。二曰觀風。三曰攷藝。夫洪範食貨。大學理財。固政理所先也。操一陳

盈縮之數。以御出納之常。一有不察。中蠹而外竄。故爲政者。首謹於此。此程公本志也。至於采風昔詩。固司牧者常咨之爲化理之助。而宇內人士。齒及敝邑。動以東晉六朝目之。而來遊來歌者。尙拾其人感嘆之餘唾。夫以殷人舊染。至周維新。秦人樂戰。迨漢醇厚。均是民也。顧化之所漸如何耳。洪惟我聖祖定鼎於斯。聖神彈治。敦信黜浮。而郡人首願其化。故其遺民老成輩出。載在志中者可按覆也。剛是清談之風易而爲敦大。弈棋之勢。變而爲永安。今不曰豐邑之遺休。而曰六朝之故習。不曰卷阿之餘韻。而曰江左之流風。此非僕之所敢知也。且觀遂在齊。尙革佩刀之習。文翁治蜀。鬱爲文學之邦。彼一守宰。而猶若是。矧被聖神之漸摩者乎。第消長之機。惟在所口。所冀後之君子。撫我聖祖之遺黎。思我昭代之首化。長少協心。同登之治理。口克稱曰京邑翼翼。四方之極。是灌灌者之永言也。夫是灌灌者之永言也夫。萬曆二十有一季癸巳除肯十日。知河南新野縣事邑人李登撰。

上元縣志跋

萬曆癸巳冬。石城李君以所編上元志見貽。且謂予不容無言。予惟今之志郡邑者。豈不犁然具乎哉。顧志者識也。紀地方之沿革。俾後之人有可攷而識之也。假令志具矣。而空言是視。攷鏡罔聞。祇以飾聽睹而侈文具爾。奚益焉。維茲上元神京赤縣。湯沐比隆。豐邑化洽。實稱首。然俗久弊滋。時移政蠹。他姑勿論。卽如土田戶口。半耗往昔。而賦稅差徭。增且倍之。則志之不具。而稽之未審也。夫國初移富戶以實京師。今且瘠貧民以煩供億。根本重地。司土者寧口然視之乎。諦觀茲編。綜覆該博。討論精詳。而田賦一志。攷往古之定額。稽羣公之擘創。尤足鏡覽。儻當事者。按籍而備觀之戶口。昔何以繁。今何以耗。徭役昔何以簡。今何以增。樽節調停。較若畫一。則斯邑斯民。有厚幸矣。其他官司之淑慝。風俗之淳漓。人物之盛衰。則郡邑大觀。風敦響捷。感發興起。存乎其人。又奚俟予贅云。萬曆甲午春正元日戶部雲南清吏司主事。前知上元縣事富順程三省書於治粟公署。